

現代小說文庫第十三輯

吳稚暉書信選

上海更新出版社印行



吳稚暉書信集目錄

三三六一編於西曆



- | | | |
|----|--------------|-----|
| 一 |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 四三 |
| 二 | 為大同學潮事致陳德徵書 | 四八 |
| 三 | 寄汪精衛先生勸分共書 | 四八 |
| 四 | 答一般頌與罵者 | 五七 |
| 五 | 覆謝國馨書 | 五九 |
| 六 | 辯陳公博之誣致民國日報書 | 六三 |
| 七 | 致力子『個人的瞎三話四』 | 七二 |
| 八 | 致伏園 | 七八 |
| 九 | 致邵飄萍 | 八五 |
| 十 | 答一涵先生軍閥問題 | 九四 |
| 十一 | 致伏園柱石外之問題 | 一〇九 |

十二	致邵先生書	一二二
十三	答王吉占先生並質顏旨微先生書	一二八
十四	致李石曾問國事與做官書	一三五
十五	致邵飄萍先生辯正書	一四一
十六	致各記者論人心書	一五一
十七	答人書	一六四
十八	致林子超書	一七九
十九	復鄒魯書	一九六
二〇	致華林書	一九七
二一	答華林書	二〇九
二二	致邵飄萍書	二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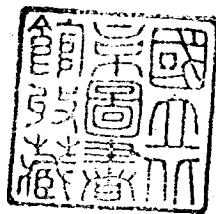
吳稚暉書信集

一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革命方法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

自先生發銑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續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格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止需兩年。此



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莫斯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他便丟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矜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略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曾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脰截足。前仆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善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

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 是根據名理的叫作「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眾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女郎面發頰。少年乃揶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即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為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 是本乎道德的叫作「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

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家之高尚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之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

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卽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爹爹。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卽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卽不滿馬格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賞贊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雞頭刀搥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曾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馬格斯牛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

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閩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之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閩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莫斯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為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為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女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庶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抗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牀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秘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

斑。

(甲) 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為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為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為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銓。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為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棘。止認共產又為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澈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甫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仲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

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

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間。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爲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即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即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尚有可說。』即共問

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數十數發。正疑怪間。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五允恭攜去。然此間炮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卽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衷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警戒。急急兒之情態。褲子不曾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其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為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C P萬萬不可分離。C P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即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為此言。誓以人格為担保。望先生勿為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為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C P為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C 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C P分子出多力。個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C P之有野心。先生試看C P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C P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尚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白。

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戴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C P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秘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C P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狼重大的運動」呢。C P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戴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一鷄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以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

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為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甯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說得更可笑。且絕不干C P之事。）二月海軍放礮。三月閘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閘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下。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尚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任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祕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一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乙) 他們的秘密證據

他們有所謂「區祕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未皆署名「朱紳祕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祕通信六頁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

(原稿橫寫左行。今改直寫。)

「區祕通信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罷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在活動分子大會中的報告摘要)

(一)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砲。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

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

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炮。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卻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曾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

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炮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伏暗處施放邊炮。以爲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誰不贊汪君是一小諸葛。獨這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爲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炮。居然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加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錯誤呢。因爲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爛污的空頭

砲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意吳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二)我們力量之表現。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扎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為布爾扎維克所有。抑為工部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C P發了命令。不錯。是C P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即列甯在「共產主義之幼推」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秘。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齋三。羣聚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

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忽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往不蔑視。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揚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做新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揚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二十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揚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怎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是旗先拉。然到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這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到七個軍艦一齊開砲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誑話是載在共

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勤工儉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尊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上頭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見你們便討厭。終不及他們斌媚。』我等也只好權且慚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C P勢力所籠罩。C P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票散發。C P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C P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麼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一語。卽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

爲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其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重大成績。以淫屠威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下不表。這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討論的。便是感情這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者言仁恕。即對革命者爲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爲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於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爲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

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三)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甲)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列甯說『C P 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為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燄。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有七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拖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為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以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

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藉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奸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甯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乙)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運動的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爲我們運動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的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既要政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沒有奪取政權之意。因爲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奪取政權。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說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

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與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兩天舉行。最為適宜。此為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候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為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為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以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獨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爲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到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板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則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家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挾民衆自家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量。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道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

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并勉力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倖。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去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還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區祕通信。還有兩段。因無關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踏破鐵鞋無覓處却在人家頑笑中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卽爲左派。又挾理論過高。曲高而和者寡。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卽所謂極端左派。所以左派。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安洽的之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於此。一則醉舞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卽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尚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列甯史達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一而不必意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尚爲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中目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嗾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

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為名教罪人。誰為斯文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為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為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人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毫。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覓覓。

他們所謂區秘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為「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前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為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派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為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勝利後。

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C P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C P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C P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⑤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助他們。因爲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

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上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C P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銜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為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銜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止待強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嗚乎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只剩兩條。否則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秘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為「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二)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等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C P 衝鋒時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七有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漸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令與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至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衛。而讓左派當衛。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尚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則立直了做夢。寐則睡倒了做夢。自覺氣順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之而不爲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年一月時。見C P朋友讀一報告訖。卽隨手扯碎。置於字籠。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籠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爲開會傳單一紙。區祕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兄

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

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費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并嚴守下列諸條件。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二。不准穿西裝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尉交通等候指示）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祕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

『區祕通信第七號』

最近中央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以為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

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一)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在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這種上層某人某人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二)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可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

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有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為準左派與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夠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爲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室礙的土地問題。便是停

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夠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與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薦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爲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爲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爲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

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為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為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為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為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有更×羣衆。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為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為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為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

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迷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C P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為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即早防閑。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
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為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

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并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至於怎樣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量。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 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C P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抗。才能夠減輕他們覺得C P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

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的鏈鎖。」即是幫助左派設的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治綱與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俱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

聯席會議。C P 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C P 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為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尚沒有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口口尚未反共之「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左派分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口。口以打擊。朱紳祕書處一月三號】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者。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秘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尚為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可如螟蛉為螺贏所負。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則為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所最注意者則為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為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即農為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於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即所謂「并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手工業工人

知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祕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之工具而已。

共產黨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所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的分。子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迨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

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尤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曾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羣衆。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祕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止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還未死者。亦止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祕訣。借着批評之曰。「放

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目曰。「（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綫。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當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夠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為國民黨左派。定當為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擱。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一九二七年五月）

二 爲大同學潮事致陳德徵書

陳先生執事。一

以粟陸不能多承教爲憾。茲啓者。大同大學胡敦復君。以辨學過認真。致與近日學潮不合。事誠有之。然其每年招生廣告。板起了面孔。說明不投合者。不必入校。弟與精衛子民等。皆贊同之。因其學課實良好也。若以胡敦復爲學閥。與黃任之合傳通緝。非但全

學界不服。卽弟亦不服。彼欲於滔滔橫流之日。運動讀書。多見其不知量。且所讀者亦洋八股耳。而且不擇手段。且欲倚章士釗。因女大抵制女師大。尤爲不知量。然節取其誠意。正欲爲讀書運動。初無別意。所以胡敦復仍不失其爲書生之胡敦復。弟等所以不左袒之者。因今日國中之所謂學校。皆可關門。卽或學課良好。亦不過製造科員科長。或製造革命健者。赤化分子如是而已。關門亦好。開課亦好。惟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含報復。恐不免尚有C Y分子在內。側聞近有復課運動。起而反對者。將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並聲言黨部將作其後盾。弟意先生必爲之噴飯。夫擁護胡敦復而爲復課運動。其愚亦不可及。若并如是之復課運動。而必罪至通緝。且誣黨部有如是與會。爲此等狂且之後盾。而爲鼓舞青年乎。策勵學生乎。真可發一大噓矣。萬望先生致意同人。聽其羊咬死狗。狗咬死羊。聽之可也。因什麼學校。什麼先生。還值得過問乎。若黨部代人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代人通緝胡敦復。如是之滑稽。則萬萬不可也。知先生亦必莞爾而笑。故拉雜奉聞。聊博軒渠。敬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十六。五。廿三。

陳先生執事。

前爲大同復課運動中。有一友人之女。聽信謠言。懼怕通緝。弟承先生素見愛。故敢作私人通問。或使中得先生一言。亦可以代爲解釋。弟固知絕對無其事。不過漫述之耳。不料爲該女生。抄付報端。遂引起他們學界之是非。昨得二區五分部來函責以「不應滑稽滿紙。不負責任。以大同一部分事。甚而至於詆全國學校。全國學生無餘地。瓦解一國教育。」責我滑稽不負責任。亦或有之。惟說我「瓦解一國教育。」乃更滑稽了。瓦解一國教育。罪名到底誰屬。亦許什麼人都分明了罷。至於做教員的。情願生生世世。不再投胎做教員。學校亦無一不與漢口商店一樣。止好關門。還待我來瓦解麼。所以我們來用滑稽調。居了一個不負責任的罪名。還敢負什麼責任呢。至於兄弟曾說。「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含報復。恐有C Y的分子在內。」至今也莫能釋我之疑。因爲二區分部之書剛到。鈕惕生先生正送一張滿江紅給我觀看。內中無非罵我們是蔣介石的附屬品。意在言外。顯出蔣介石是個軍閥。應有人做他的爪牙。出諸共產黨之口。原不足奇。可怪的二區五分部是黨中人。應曉得我與蔣各居什麼地方。爲什麼他們也恭維我「又爲蔣

總司令所倚畀。」不是無心的孤憤流露了出來麼。我到不能不提我的記憶力。繕起四月十四的舊報來一看。我們共看三種報。申報民國日報都尋不出什麼記載。尋到時事新報。便載着如下。「二區五分部。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二區五分部。昨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南站大同大學第三教室。開第九次黨員大會。出席者四十餘人。由常務××主席。（一）執行會員×××同志報告。現在革命趨勢。一面因要打倒帝國主義。一面更要使革命絕對的左傾。而打倒一切右傾的反動份子……」這位絕對左傾先生。並在當時的十天。前。在大同講台上。喊過打倒蔣介石。就是這個二區五分部。至今還是這幾個人。他們也曾於繳械時。把槍枝不送警察署。而送總工會。並且清黨以後。有好幾個學生進了黨。剛剛接到先生們所在的市黨部之通知書。必定同日還接了別一市黨部的通知書。就是學生總會。也有兩個。同日通知。這種歷史。出在四月十三四以後。也算鐵中錚錚。手段敏捷的了。所以我們止是滑稽不負責任。任憑羊狗互咬也就完了。從前兄弟把什麼煤山七怪。都尊做左派。使先生們憤慨。其事尚在目前。左派固可寶貴。無奈有藏在左派裏寄生虫。公然借左派開了門破壞一切。弟輩事事左袒。釀成今日局。

面。應責備我輩者。尚有過於先生等者乎。現在這種趨勢。沒有一處不發。現些少。我們若提起責任來。責無旁貸。定請這種絕對左傾的先生們。避嫌疑些才好。至於弟代胡敦復君辯護。不應竟抬舉他學閥。恐失出入。同一可以失了判斷的尊嚴。更有我們黨部。誤據一種報告。又以朱少屏更爲學閥。爲反動分子。似乎更屬滑稽。朱少屏固無人不相識者。說起反動分子。他氏元時陳英士先生爲他是革命健者。特天天去看他疾病。至於學閥。他辛苦的招待千百學生出洋。實是一個學僕。難道猪怕長肉。人怕出名。大家知道了他的姓名。在軍師軍閥。在學師學閥。如此簡單麼。惡名可以隨便相加。惡名也必定成爲毫無價值了。所以我說大同學潮。恐有CY分子在內。也不曾肯說定有CY分子在內。恐有者。無異言實際雖非。或行爲略同。果其曾喊打倒蔣介石。又愛絕對左傾。果其要他繳械。他還繳到總工會去。剛收一新黨員。而伏在隱僻處的上海特別市。已得報告。這種先生們。似乎在這個時候。也應該同我勸胡敦復一樣。勸他們一同到校外去歇歇才好。是否有當。我們還是講我們個人之話。拉雜貢獻先生。並請各同志也俯加注意。再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十六。五。二六。

三 寄汪精衛先生勸分共書

精衛先生執事。

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再奉書於執事。如以私交言。將出不遜之言。自應求先生恕其冒犯。倘以公義言。則言之激直。有不敢不盡其詞者。今有慈父殞於郊。忽以變殭屍聞。每夜常出殺人。行路裹足。則剖棺而視。白毛氈氈然。遍於體。非復慈父狀態。爲之子者。其哀痛何如。又有愛子。隔日尚趨庭溫語。依依然。忽明日由塾歸來。怒其目。擲書包。趨厨下。奪菜刀。執之。逐殺家人。不得已。檻於書房。又日夜叫囂。伺隙則破柙出。較劇盜爲猛。非復愛子。爲之父者。其哀痛又何如。我輩愛先生。敬禮則如父。期望則如子。而先生今日狀態。已變成屍殭及瘋漢。我等哭笑皆不可。痛苦極矣。弟等之所以有此言者。以前不必論。卽自今年四月一日相見而後。至於今日。先生之離奇怪誕。真使人莫明其妙。如先生果已歸化共產黨。不過借國民黨爲一種見容之面具。是則先生已服膺陳獨秀而爲之第二矣。先生居武漢三閱月。代共產黨恣意破壞國民黨。亦固其所。又如先生果如淺人之

所測。不過好為領袖。貪聯共之策。植勢可深厚。故至於山窮水盡。又必詭言反共。而不忘倒蔣。是二者而果信。則先生僅僅變為殭屍。原亦可言不瘋。

但最近一週前。七月十八漢口中央日報發表所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宣言。詞氣之間。有所謂共產黨「決議案之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似乎主席團中的先生。絕非立在共產黨方面。而又灼知利用共產黨之不可能。然而何以又其勢洶洶。如欲率領張發奎之共黨軍。願為流寇。圖擾浙閩兩粵。為最後之奮鬥。難道目覩共產黨禍湘禍鄂禍贛。慘痛不忍正視。正欲率此醜類。再禍鄰境。再禍鄰邦乎。汪精衛復何面目詆謀昔日之禍粵者。彼輩止楚弓楚得。以爭私利而已。而汪精衛乃率赤帝醜類。費國劇盜。再據海疆。以便海參威之勾通。是先生將為吳三桂猶不食其肉之舉動。豈非由失心而瘋。且厲氣所積。又變為僵屍耶。

今且先載七月十八的中央日報政委主席團之報告於左。

其言曰。「本黨於今年三月開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尤為本黨對共產黨之誠意的表現。自有此次決議以後。本黨政治委

員會主席團。便邀集共產黨諸負責同志。開聯席會議。或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開會時間往往延至四五小時。對於國內外一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政委主席團以為如此辦法。必能使容共政策。得更大的效果。」

「不幸六月初旬。政委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決議案。這議決的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這一位負責同志的姓名。此時不能宣布。所可聲明的。這一位負責同志。不是以秘密形式。而是以開誠形式。來與本黨商榷。惟共產黨方面。立即將這一位負責同志驅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洩漏秘密。共產黨既然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豈不是一種具文。此不能不令政委主席團大為失望的。今祇將這議決案的內容摘要宣布如左。

(一) 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命令沒收土地。

(政委案) 這種主張。對與不對。姑且勿論。但這決不是本黨的主張。民生主義。屢說明「耕者有其田」的惡義。但是同時說明「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國

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總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說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再三叮囑。要求這種主張之實現。必須農民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決。如今他們却主張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豈不是與本黨的主張大相違背。倘使共產黨方面在聯席會議上提出這種主張。與本黨商榷。甚至爭論。甚至決裂。尚不失為相見以誠。光明正大。然共產黨方面絕不提出這種主張。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後。共產黨方面也承認農民運動的幼稚與錯誤。也承認應加以制裁。却不道湖南農民運動所以如此幼稚與錯誤。完全是不受本黨上級機關之指導弄出來的。而這却是共產黨方面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如今却又以本黨制裁農民運動之幼稚與錯誤為藉口。而說本黨不要民衆了。

(二) 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了。

(政委案)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知中央執行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如今却將新的來代替舊的。這豈不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

員會的組織。豈不是根本的破壞中國國民黨。

(三)國民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政委案)這種主張。更是荒謬。其破壞本黨之陰謀。可謂盡情暴露。

(四)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政委案)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建設共產軍。本黨自實行總理容共政策以來。在武裝同志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每每對武裝同志演說。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無可分析。這是本黨員同志所諄諄知道的。如今他們却偏要分出誰是共產黨員。誰是非共產黨員。要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來消滅非共產黨員的軍隊。所謂工農分子。其名則美。既經挑選。其必為共產分子。不言可知。這種主張。如果實行。則國民革命軍與共產軍戰爭。必不可免。這真所謂大亂之道。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處罰的反

動官軍。

（政委案。）這種主張不值一笑。在共產黨看來。知名的國民黨員。不過是共產黨的劍子手。

「政委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既不願輕率的放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為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正當審慎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對於本黨。厚誣醜詆。無所不至。並鄭重申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這是共產黨員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國民政府是本黨執行命令之論最高機關。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乃偏說遠出國民政府以後。仍在國民黨。於理上實為矛盾。且國民革命及各級政府機關。都屬於國民政府統系。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本黨既發見了共產黨方面危害本黨生命的議決案。又發見了共產黨方面退出

國民政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謂破壞無餘。然本黨仍體念總理遺囑。對於共產黨力求容忍。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七月十五日通過決議案原文。與共產黨七月十三日宣言。兩相比較。誰是極意保持革命聯合戰線。誰是任意誣過他人。藉端攻擊。讀者必能一覽無遺的。

精衛先生。吳稚暉讀完右邊所載之宣言。最為難過。從頂門麻起。麻到脚底。肉麻得耐不得者。就是「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又就是「既不願輕率的棄破革命聯合戰線。」為什麼爲了這三句話。肉要麻到這般田地。就是把列甯的恨世認做革命。尤其是把鮑羅廷那班賊強盜。算做革命黨。更十分叫耳朵吃虧。把陳獨秀李立三那班惡徒。也算做革命黨。同他們絕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還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何物共產黨。有如此魔力。能叫白面書生的汪精衛傾倒如此。汪精衛不知如何中了風着了魔。如醉如狂。並香臭黑白。一切顛倒。竟放任那班惡徒縱惡了三年。中山先生的容共。批示在鄧澤如先生的呈文下。批得清清楚楚。止爲他們要借共產搗亂。妨害國民革命。所以收容到國民黨裏來。叫他們服從三民主義。停止他們錯認的共產政策。精衛先生。你發什麼

瘋。要同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結合革命的聯合戰線來呢。

所以先生在武漢綜合演講之詞。訂成一小冊。不久尚有此間報界的忠厚長者。同你對牛彈琴。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辨論起來。他還諷示我應當辯駁。豈知還在一個月前。便大澈大悟。覺得先生不過癡人說夢。何必化了氣力。我們反來對策做史論。徒然叫那班共產黨的惡徒。坐在旁邊好笑呢。因為主義政策共產黨的實際。那裏有這麼一回事。我對旁人早說。汪精衛先生替共產黨辯護。若共產黨果有一毫實際。果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常樸通的跪在地上。受共產黨的洗禮。其去馬格斯牛格斯更十萬八千里。共產黨我在一個月前尚信他們有合於張溥泉先生品題的。叫做強盜主義。我也曾經賞贊他。稱他為有訓練有組織的李自成張獻忠主義。然而一個月以來。我却大大以為不然。那裏夠得上強盜。更那裏夠得上李自成張獻忠。強盜李張。都被共產黨笑為英雄氣概的一種。他們還嫌強盜方法太老實。共產黨者。簡直是一個寡廉鮮恥。萬惡千刀的毛賊。如是而已。請以一事作證。自從反共以來。曾聞有捉到共產黨。臨死戟指痛罵。慷慨就死者乎。無不叩頭乞命。聲淚俱下。以求倖免。此非彼等之卑鄙。

乃是彼等之策略。苟僥幸得釋。而搗亂如故。所以凡稍有一知半解。具些少的人根人氣者。決不會成共產黨。凡成共產黨者。決然再沒有一毫人根人氣。能轉移其賊性。何以使其為共產黨。即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真話。第二以能驅人為第一種道德。所以他們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無產階級有產階級。什麼革命戰線革命方法。都不啻若自其口出。我輩最好惟掩耳不領教。猶之乎你替賄選議員去談國利民福。真算你的倒霉。汪先生還要替他們去結革命聯合戰線。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我連帶想到了那個麀頭鼠目的陳獨秀。肉麻呀。真正肉麻。

先生若說我言之太過。我自然也原諒那班赤俄。他們止是遙遠的革命。綿互了一百五十年。終不成功。眼見一票一票的人送到西伯利亞去死。所以積忿成恨。積恨成厲。送變為什麼當也不肯上。止要能達洩忿目的。什麼手段都肯用。因為什麼手段都肯用。所以什麼說鬼話用騙術。都算做最高革命方法。至於共產主義。無產專政云云。都是說鬼話。用騙術的材料。你看莫斯科。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火車站待合室的內外。那專政的。止是幾個說得鬼話更像。用得騙術更辣的共產黨。所以蘇俄也居然要冒充世界

革命黨。且倒慢些瞎說。何況要同他結革命聯合戰線。至於中國的共產黨。更是不堪。他們並無什麼怨恨。簡直閉了眼睛一想。都是造假鈔票的詹大悲。痞棍的李立三。無行文人的陳獨秀。一班頂髒骯的拉板。成起來的糞堆罷了。

精衛先生呀。你何以至死不悟。還要率了死臭的小共產黨張發奎等去搗亂父母之邦呢。你到底何時因天狗星經過你的睡床。你才變了殭屍。你飲了什麼狂泉。就失心的發了瘋。我細細追原的原諒你。因為你在北京看顧總理的疾病。太勞苦了。互兩三月沒有好睡。陳頌平先生批評上海店夥。對客沒有好聲口。止為睡眠不足。肝火一旺。容易失去常度。何況你是數月不得好睡。嗣後亦且果曾激發肝病。先生至今的如醉如狂。大約是肝火太旺。果然止是如此。願你在廬山為長時間的休養。我們哭笑俱不可。痛苦萬狀。話太激直。望你多多見諒。弟吳敬恆頓首。七月二十六日。蔡李兩先生亦寄聲候候你。

四 答一般頌與罵者

我從來不曾打過私人電報。那肉麻的快郵代電。更根本反對了。何以現在要未能

免俗。聊復爾爾。頑起快郵代電來呢。是何故呢。因爲一個總政治部主任名義一出。太麻煩了。有罵你趁風打劫。獵得高官者。有頌我榮膺主任。願給工作者。所以匿名信呀。八行書呀。紛至沓來。若一概不覆。便罵我官氣十足。若封封要復。連覺也睡不成。（我那裏請得起代筆先生。）殊不知內容全不是那回事。我這回萬不得已代中國共產黨朋友設想。勸他們不要直向民死主義的錯路上猛走。趕快偃旗息鼓。讓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出頭。他們一定不肯認錯。必以爲我反對他們。我若躲了起來。又要說我怕死。所以我只好站到中央監察委員會所。來表示挺身而出。他們逼住了要作戰。我也只好抵抗。我有一枝秃筆。整備天天來筆戰。赤裸裸的我。還是一個昏庸的冬烘老朽。自量還能見得我舊朋友之面。故爾商量學務職務政務黨務。或訴述冤枉。或邀鳴不平。慚愧得很。抽不出工夫代人分憂。倘使欠覆了這件。有慢了來容。請大度的容恕我罷。至於總政治部。本來亦不過總司令部裏一個附屬機關。被那位鄧演達老先生一個主任。吹得大而無當。幾乎連政府他都可以包括在內。現在南京同志。沒有人要攬這大權。沒有人願尸這惡名。於是揣摩反對黨的心理。必把我看作同鄧演達一樣的凶很。拏我姓名。暫且填在這

主任的名義上。在還是亂嘈嘈的時節。苦我不着。把這不祥頭銜。同那遊街的紙高帽子一樣。戴在我頭上。開開頑笑罷了。待這總政治部整理好了。他的真面目顯出了。不久自然另有真正主任。現在滑稽的叫做主任。就是那麼一回事。我與總政治部。止有代表着。瞎說幾句話的關係。或者送點稿子去。聽候采登采登的關係。別無俸祿呀。公事呀。責任呀。一切的官樣關係。我至今還不曾認識戶部街的面。因此請父老兄弟諸姊妹。有關涉總政治部的公文信件。自然寄去戶部街。若寄給我的私人函件。切勿寄戶部街。免得別人代轉麻煩。敬此火急奉聞。吳敬恆叩元。

五 覆謝國馨書

奉賜書。知枉臨。失迓。至歉。先生在三民導報上之大著。早已有友人見寄。循讀甚佩。先生所責之言。至當。惟弟之執筆。過於拉雜。且太不拘束。所以往來曲折。形似矛盾。其實舉責之處。弟已早同尊首。自己懺及。而且弟與汪先生交誼至深。彼自粵臨滬。弟與李君石曾。懇說達數晝夜。彼亦未嘗不原諒。惟形勢已成。不能迅速變更。於是弟等救目前之

急。不得不狂吠醜詆。俾失其信用。庶近禍可免。否則不惟廣州慘事急成。卽上海方面亦必躍躍欲動。欲救燃眉之火。不能計及一切。明知黨之失汪先生。喪失亦大。然汪先生以近日之態度。出而當國。一方面固防廢有力。而一方面則引禍亦大。弟亦已在報上說過。弟曾答李先生。何以當漢口初到時。不力闢特委之成。使汪先生得安於位。張靜江先生卽言。「我等當時不爲之地。實有錯誤。然亦知今日廣州之禍。不早發於南京。」此言亦非曲解。則李先生又在報上言之矣。汪先生之反共。彼深信之。然其前後左右足以引共。至於與親爲共黨工具引起之禍。結果必同。故若汪先生能去海外一年。澈底考慮。欲方法必左。而又必不引共。能得兩美之策。然後當國。豈非今日小挫。他日且將大成。於黨國未始無大益也。列甯共黨之主義。可采甚多。政策亦尚有可取。（或卽汪先生與先生等所稱善。）至於方法。已十有六七皆不可取。而手段則更不善。只有背倚北冰洋。左據萬里之睽隔。右處拿破崙喪師六十萬之形式。才能一試。然而成立十年。尚終日如戒嚴世界。若欲推行他國。或止有外蒙可成。餘則西試六七國。東來中土。皆至凶終隙末。盡可知矣。彼之惡勢力。十有八九。尚能爲流寇式之情狀。演浩劫於中國。延長三五年。此由於

人心腐敗。民窮財盡。一部二十四史。已演過數十百回。然弟敢繼言。彼必無成。（弟將就木。先生則必親見。）徒爲人驅除。幸則中國一莫索里尼出。不幸則瓜分。若謂世界將由彼之法術。社會革命可成。則必無其事。弟非言帝國主義之國家。永有能瓜分我之力量。彼亦必遭自己人民之革命。然其方式。必較蘇俄改良千萬倍。現在他們亦日日革命。然當彼內憂未成之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彼之遊魂餘毒。尚足瓜分我。使我屈服。或數十年。或至百年。斷有其事也。所以我們若能不左不右。嚴格止用中山先生主義行之。共禍可免。瓜分之禍亦愈可免。故先生高論。弟欲與商者有二。（一）弟欲以黨權交給武裝同志。先生罵我放狗屁。我覺若去上下文而言。自應俯首無詞。然弟乃沉痛滑稽詞。欲以愧武人耳。此條已在明日民國日報上略有辨正。然此不過解先生之疑。弟意若單純的果欲託黨權於武人。真是放狗屁。吾兩人之意正同也。（二）先生所謂民主集權。與李先生所謂分治合作。弟止皆贊其精神。而不全贊其方法。言民主集權者。甘乃光先生最力。然甘先生所贊成者乃俄國法。正卽梁啓超理想之開明專制而已。與誤用了李先生之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相同。同有一病。世上真正民主集權。惟有一英國。真正分治合

作。惟有一美國。此皆盎格魯撒遜民族。天生一「民主」（即所謂台先生）之根性。故各由歷史演成兩局。初若相反。其實相等。其餘民族。太都有極深演之專制頭腦。例如德國一種鴉頓血系。便遺傳了專制頭腦。然專制不深。故演成了正宗之開明專制。即梁啓超所夢想者。若蘇俄。則世界第一專制頭腦。彼倡民主集權。直以民主爲招牌。與從前帝皇以保民爲招牌。同得一願與心違。事與願違之結果。所以蘇俄之民主集權。實則集權而已。民主之氣味。絲毫不存在也。我們中國人以專制頭腦與自由精神相反的兩性結合而成之民族。用中山先生之民主集權。剛剛恰合。若學英學德學俄。皆必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故不幸而共產黨亦有新人物之招牌。中山先生不得已而容納之。有他之手面。當可矯正。在其徒黨。則止有爲彼利用。彼又必欲整個輸入。絕不容有一毫修正。削足適履。屢蹙穿上。足已不得行矣。所以無論甘乃光式之民主集權。是蘇俄的。不是孫文的。就使不管孫文。甘乃光亦必最後不容於共產黨。何也。甘尚不肯整個容納。而欲以甘法修正之也。所以甘乃光等之法。自以爲左。實則徒然引共。必無成就而已。此所以民主集權之說。弟未嘗不表贊同。恐目前新流行之所謂民主集權。若極恭維之。亦不過開明專制。

而已。除了德國。而欲使他民族爲之。必徒有其名。其結果必甚可笑也。在報上聞令兄之喪。甚爲惻愴。當此亂世。往往哲人易亡。惡人獨壽。望勿過悲。弟已宣言不到黨部。此來止爲個人有未了之私事。與蔡子民先生亦有關係。故坐其便車同來。決非赴會也。非六號卽七號。寒舍有事。必回上海。已與人訂有編書之事。必無暇過問。己所不能而且妨害別人之事。本擬走候而明早又需赴近鄉探親。先生又扶柩西上。恐不獲晤談。亦不及修禮致唁。敬極。蒙獎飾之處。愧悚萬分。復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一月三日夜。

六 辯陳公博之誣致民國日報書

大記者執筆。

我本不說話了。但關涉到我自己的。不能不回答別人幾句。免得對方說如何一句不答。無異默認。故寫呈以下幾行。請求采登。不勝感泐。

今天得到陳公博先生從廣州打來一個無線電。其文曰：（銜略）『報載先生謂此次廣州共逆突變。爲汪先生之苦肉計。瘡痍如此。先生尚復以共產誣汪先生。犧牲千

萬財產。及千百人之生命。出此苦肉計。昏瞽如先生。或優爲之。几屬國民黨真正黨員。不獨不忍爲。抑不忍言。滬上來人謂先生陰受任潮萬元。故亂發謔語。先生春秋已高。何苦爲萬元說話。弟等深惜之。公博口口印』（二字電碼不明）

前因他說我生疽補褲。彼時他正強有力。所以他把對罵的態度。出來硬抗。現在他自知錯了。於是把萬元的臭糞來污穢了。要使我的說話無價值。利他們的進行。這位陳先生。真是個門角裏諸葛亮。但來人何人。何不舉姓名出來。既稱陰受。何以數目又清清楚楚。這真是陳公博的亂發謔語。什麼任潮不任潮。雖然由汪夫人介紹他的女兒。做過我的學生。但我與他家。慶弔也不會通過。這回到了上海。止在善鐘路拉都路當衆見過幾面。又本月四號。我與張李兩先生。同去南園。尋他及李宗仁先生。說明外間挑撥的法子甚多。此次只好痛剿張黃。以外都應讓步。五號李濟深何應欽白崇禧楊樹莊陳銘樞李宗仁方聲濤七位先生具名。約有十許人商議。我因張黃變後。白先生還沒有見過。也要把昨日對兩李的話。同樣的去致意他。又好久未見陳先生。聞說他將去討伐張黃。也要勸他速行。所以也就到場。剛剛李石曾先生來說。他們要延會兩天。商量一切。我自然

也屢說了許多話。六日又有帖來。我函復不去。七日是譚延闓何應欽伍朝樞吳鐵城李石曾朱培德孫科李濟琛張人傑蔡元培李宗仁十一位先生出名。請在南園吃晚餐。我是午後到張靜江先生家。與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商定檢舉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三人。不任出席。李石曾先生簽名時。聲明「我信汪先生尚不是共產黨工具。不過他喜歡的甲乙丙丁。一個利害過一個。共產黨即連鎖的存在。引到共產黨猖獗。則必有之結果。故諸君所料結果。我亦料之。」適陳果夫先生亦來。他說。「我心上贊同。不必簽名。」檢舉之稿既定。因我說過八日不到會。知七日晚上赴宴者甚多。擬去席上發表意見。遂附李石曾先生車子而去。此宴之後。九日李宗仁孫哲生蔡子民三先生曾來我家。李先生定要叫甘乃光諸人亦不到會。當時以爲十二月十五將正式開會。粵委多數必將政府討伐張黃令議銷。我說。「讓他到會好了。果然將政府討伐令議銷。反正這回蔣總司令主張用兵。亦甚堅決。我們止管我們去打好了。」李亦就首肯了。自此以後。直到今天十八。沒有見過半個廣東人的面孔。前天晚上在張靜江先生家。約了蔣先生李石曾先生李任潮先生談話。任潮先生已經上了滬甯火車。沒有到。十七我也登過報。不見一人。所

以那筆萬元的款子。沒有機會在他的袖子管裏陰授過來。我也無從陰受。或者我春秋已高。他有冥洋萬元。到陰間給我受罷。老實我們江蘇人還沒有如此卑劣。罵了他們廣西人。不見十面。肯受他區區萬元。替別人做文章。賣朋友。被他廣西人暗笑麼。那就敢回覆你。小子春秋已高。從一個刻酷小人。兢兢於忌憚。修鍊到還沒有做過鄙陋的事。我們的生活簡單。用不到許多臭銅錢來維持。我不願給廣西人倒來穿破了袴子。我來開一筆賬給你。報告與黨中的銀錢交涉。

民元前一年冬間。中山先生在倫敦動身回國。屬我同石瑛先生隨後就走。各給船費六十磅是受了。

元年。中山先生辭退總統後。請胡展堂先生函贈我一千元。也受了。

十三年。由謝惠生先生傳中山先生的命。給我監察委員薪水三百元。公費八十元。我因未監未察。退交謝先生。

十四年春間。在北京幫什麼政治會議。二三四的三個月。由汪精衛先生每月給我二百元。說是孫總理給的。也受了。

十五年冬間。充什麼特派委員。跟鈕惕生先生活動。却因湊款到法巡捕房贖一個姓梅的共產黨。我反貼出二百元。

十六年四月反共後。蔣總司令因我與李石曾先生不就何職。無錢使用。借我們各二千元。使慢慢零用。李先生即將這四千元。給幾個人辦報去了。好在我們坐白車。白吃丁園招待處的茶飯。沒有什麼零用。

五月因我掛名總政治部主任。（實在我至今也不曾曉得總政治部在戶部街何段。大門南向抑北向。）送來月薪五百元。馬上退還了。

蔣先生知道了。從五月起。仍叫人借給我家中三百元一月。直借到十月。我家中都受了。

十一月底。又送這借款三百元來。我因已得一個書局的校閱錢。不敢再累朋友。就作書壁謝了。

六七兩個月。我到中央黨部去開會。會計處邀住了。每月交給我三百元的監察委員公費。一共六百元。我想這是兼任了三年監察委員。不可沒黨中的恩典。也就受

了。

如此。反共以來。實得洋二千四百元。家中七個月房錢家用。用去了一大半。八月回家後。我又買照相鏡頭等四百元。剩下五六百元。正計劃開一個貧民便宜放大照相鋪。不料廣州事起。忙打筆墨官司。又與共產黨結下大仇。匿名信紛來。只好躲到別處。希望編點書出來騙幾文罷。一順便聲明一句。我要編的。是物質文明的小孩書。不是寫以前那種狗屁東西。三四年內曾有什麼吳稚暉論著文集等。也來災梨禍棗。我是一概不知。目前竟有朋友來問我。乞取什麼文集。這是一件吳稚暉難受的事。因為每遇一個風潮。就有曹錕呀。吳佩孚呀。一種投機的刊物。紛紛出來。現在的情形相同。叫我去謝別人罷。我也不配謝。叫我去罵別人罷。別人總算抬舉你。怎麼好去罵。只索別人有紙張糟塌。由他去罷了。

我若早要萬元。莊言之。三月裏共產黨不是舉我做江蘇省務委員主席。登報揚名過的麼。我委蛇伴食。每月薪水六百元。公費八百元。八個月來。早萬元矣。陽受不好。却要陰受麼。諧言之。陳公博是什麼麼魔。不是做了什麼地方的財政官。被人傳說吞款幾十

萬也登報揚名過的麼。好像就是同現在槍斃的詹大悲。先後發見的贓罪。當共產黨盛時。沒有人追究罷了。我吳稚暉「春秋已高。」飯也要比你多吃過兩碗。難道我願鷄偷狗竊。止希罕萬元。所以有位住在長浜路的常州同鄉。他告訴我的親戚。「我在南京得到二三十萬元。」才算看得起我。萬元萬元。輪得到你來小覷我們窮措大。算正「叫化無棒。受了狗的氣。」

以上是我的答復。以下是他們的事實。

他說我的萬元。是說了汪先生把共亂做苦肉計得來的。這真是陳公博造謠也不曾會造。我極攻汪先生是受了共產黨指使。乃是在共亂以前。共亂後。要我完全相信他們沒有陰謀。至今是不敢說。因為民國元年。袁世凱就在北京弄過這種把戲。是汪先生親身受過的。有人說袁的初心。也不過借來駭駭汪精衛蔡子民鈕惕生一班請他下南京的人。不料焚燒市場。搶殺通城。鬧得那末大。所以你們自己明明知道共產黨是危險的。將起事了。爲什麼小題大做。爲了反對特委要弄兵。還急急乎要北江西江。削平廣東。至廣州空虛。難道趕了李任潮。還不夠示威。來算要挾特委麼。又爲什麼。把許多有名人

物。如鄧演達等。函召的函召。放進的放進。你們起初。也不料要「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生命。」無意識的放任。放任。是終批評得公道罷。苦肉計三個字。乃是我「兩個舊電報」文裏引的李任潮語。我自然不能否認李先生的話。我却不曾十分肯定。旋因汪先生說了「殺盡共產黨」的良心話。我們就把苦肉計姑且閣過。把你們輕舉妄動。定你們的罪名。你們也早已自効。政府也不過照此查辦。李任潮要趕走汪精衛。不已趕得正當當。汪亦只好跑了。難道還出萬元。來買吳稚暉贊同苦肉計。才有力量趕汪麼。就是你們算在那裏平亂。然自己犧牲了別人千萬財產。千百生命。還有面皮留在廣州麼。你看上海總商會詰問你們的疑點三個。你們有面皮回答麼。難道也是李任潮又出萬元去賣出來的麼。你打電誣我萬元的意思。無非以為坐定了苦肉計。你們就不得不滾蛋。若不是苦肉計。就將功贖罪。儼然可以輪功封建廣州。李任潮無奈你們何矣。殊不知你們平空弄兵。釀亂殃民。儘管事後把禍亂平下。若是不要有國法。就可以讓你們仍在廣州。然那個敢開這口。那個就與你們同謀。因為千萬財產。千百生命。並不是損失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的。止損失無辜的廣州人。無名的共產黨。難道你沒有從前聽見

汪先生說過。「共產黨把什麼人都可以做他們的工具。黨中最重要的人。用得着他做工具時。也就把他犧牲了。」曾有這種的駭人說話。留在心裏。我們會馬上放心麼。我們即使暫把你們不算共產黨。李任潮也已有十足的理由。趕你們出去。他要白化什麼萬元。再來買成你們苦肉計呢。況我得了他萬元。爲什麼共亂以後。反因爲汪先生說了幾句良心話。就權認他不是共產黨工具呢。豈不失了萬元的預約代價麼。

你若說他一到上海。已給我萬元。那麼我們上了你們的當了。很很罵你們與共產黨勾結。驚覺了你們。必能促你們加緊防共。若至今廣州晏然。我就是你們一個「曲突徙薪」的功臣。在李任潮方面。是個一無價值的幫忙了。萬元恐還要索回八千罷。可憐你們自己不爭氣。竟被我如神仙般的料着。據你幻想。也是我萬元的財運亨通了。我知道汪先生包庇了你們這班小人。也夠他一生受用。尤其是你陳公博。一個貪贖無厭的小人。什麼惡主意。什麼無賴口吻。都使得出。所以張向華已服從了蔣總司令命令。願出北伐。惟有你。還想盡方法。維持延捱。圖在廣東刮地皮。施陰謀。但恐你愈弄愈拙。共產黨恐怕也少不了你。你有面皮的。今後也立志如汪先生。殺盡了共產黨。我吳稚暉便任你

千刀萬剮。出你的氣。你若急急乎想盡無賴方法。要掉槍花的進行。你腦壳就會撞破的。我同你拆過字了。比小糊塗終要靈驗百倍。

七 致力子個人的瞎三話四

▲上

力子先生。

我自己對不住自己的嘴。常常想瞎三話四。倘然你能在什麼報角上面。賜他登登。我是感激不盡。這是社外個人言論。又是信口開河。閑講白嚼的意味多。錯誤必然不少。你是我的老朋友。頂頂不客氣的隨時糾正。什麼朋友或非朋友。值得高興指點錯誤。也歡迎他們隨便賜教。我亦可以不厭求詳的自己申明。又算不了筆墨官司。就是我們朋友此糾彼辨。預先談開是各抒所見。更寬不上什麼左右黨爭執。這或者備了我的瞎三話四。可以得先生們糾正不少。否則藏在我的肚子裏。你料我早已不會有那種誤點了。不曉得。我肚子裏竟有。如我一類的人。我們黨裏也就

很不是少數罷。那也何妨借我做一個神農嘗百草時節的水晶肚皮。常常當西洋景看看呢。自然我請先生糾正。祇望在大端的錯誤。至於小小錯誤。如我的刺刺不休。可以諸病百出。要像蒙師改小學生的作文那種糾正。當然不能。所以先生們懶於糾正的區處。當然不能算做默許。皆我個人負責。祇是我個人的瞎三話四罷了。人家問。你不是新近到別處去躲開了一陣。很厭世似的麼。我說躲起來是有的。厭世二字是在吳稚暉的「悟學」字典上是找不出來的。我在廣州歸來。有所「感悟」覺得我的預備中學功課三四年。到六十四歲去進比國勞工大學是為正理。要預備那中學的鳥功課。在我的蠢笨本已不易。加以六十歲學打拳。三四條算學做下來。幾十個外國生字記下去。腦子痛。眼花轉止好自由自便的閑跑跑。尋忘機朋友講講笑話了。哪裏還能幫人家去盡公益。替窮朋友畫策館地。做種種不相干的應酬呢。所以借廣州去一躺。我自己同窰姐兒一樣。恣一個浴。謝絕一切乃是實在。頭一天從廣州回來。就有我的表兄問我。結果如何。我大笑。我到香港。便有陳方的一班人以為我是孫方叫我去做說客的了。當然就不肯賤賣。到廣州。便有孫方的一班人以為我是替陳方去求和的。當

然搭起架子。其實我是游汕尾。看韶關。回來再有人來找我。我就可以說即日要上奉天。容易拒絕了麻煩。我好同英法字典代數詳解。密切地在小屋裏周旋罷了。講起實在。得罪了朋友不少。摸着良心。真對不起人。但是我把老頭兒要作四十年前的少年用。許多朋友聽到了我的自行供招。當然都能一笑見諒的了。所不懂的。為什麼現在又有閑工夫瞎三話四呢。那是休養的好消遣方法。這頂容易明白了。我們同朋友去閑談天。嚼到嘴酸。還是有興味的不肯歇。真也不倦。若是會親。同尊客應酬。不消半點鐘。便腰酸背折。一天不快。這是人人有一樣的同情。（極少數有官僚根性的或在例外。）不是我瞎說罷。因此有了題目要我做文章。那是要了我的命了。若說瞎三話四便搖筆即來。寫了幾多張。連算題也容易看懂了。生字也自然記得了。所以瞎三話四是有功夫的。朋友偶然在路上相遇。立談笑話半天。也是有功夫的。若是約了日子會面。就討厭了。會議。更討厭了。至於演講。簡直太麻煩了。到廣州去講和。精衛先生說。和不成也沒法呀。要緊的請你去充當軍官學校的政治部長。天天演講一點。介石先生說。你明天就來。海濱先生說。後天廣大也望你去講一講。曾女士說。執信學校二十一開會。我終究對汪先生說。我再不

願做那蜜姐兒的勾當。今天夏年忽然四面一湊。把我做了兩個月的道人。充做人家學校及團體的點綴品。吾鄉死了人。必要請一個道人念着領路壽生經。乃是出喪不可少的點綴品。現在學校及團體開會。演說人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很望此種形式的點綴。稍能衰息。一弄得天天臭汗淋漓。病了半月。既說像道人。為什麼又講是蜜姐呢。就是揣摩當日座客心理。說得又投機。又大方。便彩聲四起。倘要一味本着良心說話。便很容易做黃仁先生第二。即不打絲。東也嘶。西也嘶。必定得到惡結果。一黃仁先生不肯做蜜姐。便做了犧牲。但這件事。我一面為黃先生揮涕。一面我也大胆的要為對方原諒。當十月十日盧何未定。所稱國民大會。本是到胡同裏替恩相好做壽。大家祇注意於「大先生」有氣骨。不屑屈伏在大少爺威權之下。「尖先生」太爛污。如何如何。道德皆在嫖經上而已。大家看當日的盧何。當然是大先生齊變元始終做尖先生。在那種情況上論是非。說不到造牌坊問題。黃先生是一個無邪氣的青年。走到胡同裏。去講造牌坊。自然凶多吉少了。對方因掃興而起不識時務之爭。定然有的。若造根本反對造牌坊。一定未必相罵無好果。也是有的。存心打煞人。更是未必。現在全中國正就是北京的八大

胡同。上海的清和坊。有造牌坊志願的人。在胡同口搭台。你演你的造牌坊。他也沒法。并且他聽慣了一定慢慢感化了。若趁他們堂會。闖進去演講。就大生問題了。例如現在北京馮玉祥家。也正在那裏做當差。倘要進去和興。也講到「敲竹槓」。勿「恣浴」。就算危言危行了。講造牌坊是一定遭到沒興的。所以精衛先生說。（我不相信演講可以盡廢。）我說。（你搭你的台是可以的。到人家台上去。不做窰姐者幾希。）我既反對演講。我却又瞎三話四。就是想學「小熱昏」。在胡同口打鬢。插幾句造牌坊的笑話。或者聽的就是烏龜。也可以掀開了嘴笑。我因此永戒演講。狼情願瞎三話四。

▲下

我的瞎三話四。已蒙力子先生。賜登了。我望的糾正。便又蒙克明先生隨卽糾正了。都使我欣謝的。我對於黃仁先生的揮涕。實是有誠意的。止要用一個反證。都可以證明我的語意。例如今天時事新報上曹慕管先生的「爲吳佩孚呼寃」。記者先生的新聞標題曰。「吳佩孚竟慘敗矣。」曰呼曰慘。若叫朱晦菴用解釋論語上「億」字的調頭。來解釋這兩個字。惟有曰。「呼。傷痛聲。慘。尤其是傷痛聲。」他們是有誠意的麼。我敢代

爲正對曰。過幾年。我不敢斷定。在下筆時。是有誠意的。然則我之態度。必曰「爲吳佩孚失笑。」又必曰哈哈。吳佩孚完矣。安有對黃仁先生的揮涕。會假的麼。但是克明先生也不曾疑我假。他祇指點出。「死是比較嚴肅的事。若以開玩笑態度去替黃先生揮涕。還是不揮的好。」這真抱歉極了。經克明先生點清了。我實在對黃先生不住。但可以原諒的。昨天的瞎三話四。是描寫我的拒絕窰姐式演講。黃先生是在我說話中拉扯到的。不曾提防得太輕褻。一輕褻是實在。開玩笑則可用揮涕的真假。證明白不是的。好在前面真假已論過。今不再道歉。一無異黃先生在我筆頭下。又做一回犧牲了。幸蒙克明先生指示。何使我加以說明。對黃先生的敬禮格外顯露點。我再感謝克明先生。

但是克明先生不但使我對黃先生有說明歉忱的機會。而且指出了我昨天說話有兩個漏洞。

(一) 似乎阻止別人到危險地方去宣傳。

(二) 似乎爲龜兔八蛋的勾當。都可以相對贊同。

倘若如此。我的錯誤。更比較大了。這是真要瞎三話四。不敢含糊了結的呀。容我明

後天細細請教。今天是有兩個算式。不曾弄清楚。若百忙中瞎答的幾句。放心不安的再會。

八 致伏園

▲恐不「赤」染血成之歟。
伏園先生。

黃龐紀念。已舉行了四次。忿恨的訴說。悲哀的述說。已費了全國報紙的紙幅不少。一月十七日。真成了一個最悲慘的日子了。自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湖南出了一個黃龐的慘事。到第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江蘇又出了同樣的慘事。問問同胞。記念黃龐的。也值得再曉得江蘇江陰縣。有一位上海大學的教員周剛直先生。於現在的一月十七日。又在江陰城心市橋頭。三刀割下了他的腦袋。掛在江陰縣的照壁上。若是值得曉得。那就又要苦先生的副刊。登載幾句報告與小評。好比近來丁曉先君等。為劉華先生。要求先生登他們的「人權保障宣言」一樣。想先生必定義形於色的應允的。如是讓我先

來觀縷的報告。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到柳亞子君於十二月八日發的快信。言「有上海大學教員江陰周剛直先生。因在鄉間結會被紳士誣做『赤化』。拘押在江陰縣內。三知事待他還好。你能向當道說說。放了他出來麼。因爲他已定元旦結婚。」我接了這個信心。想快信過了二十天始來。今天去元旦。止有四天。那裏找到這麼一個閩人。會急電叫江蘇的當道。馬上放他出來做親呢。好在他乃新人物。看做親還算什麼事呢。竟就把這件事鬧過了。到一月初五六。乃有周先生的本家。來問起這件事。我說。我請于右任先生向陳陶遺說着罷。陳老先生知道我是最廓落的黨人。我去說。或者反使令兄不便。但是那兩天于先生老不聞。到十五那天。鈕惕生先生剛在北京。我想。我同鈕先生兩個人。寫封信給陳老先生。口氣是說。「你在前清。也是過來人。天天鬧革命黨。殺人拿人。真就逼成了革命。若現在庸人自擾的。動輒誣陷不悅於己的。坐以囹圄吞棗的赤化名詞。算做罪狀。興起大獄。實是不祥得狠。恐怕好肉上。天天咒他生瘡。真會坐起瘡來。不是江蘇那種文弱地方的福氣呀。」鈕先生一笑。簽了一個名。候周先生的本家看了才發。所以是一

月十七上午。方才掛號寄去。那知掛號的時候。江陰正在那裏掛頭了。十九日周先生的本家還來說。現在周先生已移居優待室。想不久可以放罷。孰知二十四那一天。見申報專電。言周剛直被殺。先還不信。明日又見申報無錫新聞內。詳述其事。接連無錫寄來的「錫詳」。言之更詳。今據以報告如左。

周侃號剛直。住在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交界的顧山鎮。算是江陰人。父周仲甫。本鄉小學教員。家貧。十三歲的周剛直。便習裁衣。因他父親想。比教員容易吃飯。他十五歲時。在族長第二高小教員周景風家做衣服。感觸讀書。「可以頭殺。」是我滑稽代想的。一天便不做工。讀書去了。景風嘉其志。令附高小讀書。且代担學費。三年畢業。成績極佳。徐送於無錫第三師範。發憤勤學。孜孜不倦。試輒第一。畢業後。在宜興周鐵橋高等小學當教員。當了一陣。又赴日本留學。返國後。在徐州甲種師範為主任教員。又到川沙師範當教員。去年于右任招他為上海大學教員。今春忽想「到民間去。」（地方自治者聽之。「到民間去」便是到冥間去。）「整理故鄉。好以新思想傳佈鄰里。此其獲禍之大原因。在江陰辦有「星光雜誌」。狠攻擊當地省議員紳士（不得罪於巨室。能讀古

書者。占了便宜了。」紳士們恨之刺骨。周先生忽把他做裁縫時的苦處想出來。表同情於一般苦人。那顧山有的苦人。便是佃戶。於是發起了一個佃戶自救會。據周先生的宣言「要謀農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然而紳士們却好題目到了。報復的機會來了。佃戶是農。可以拉到「勞農。」所以說他赤化。是不冤枉罷。佃戶怎麼能自救呢。誣他抗租。那就像兩個男女在街上走。說他們要行淫。理由狼充足的。因有既有淫具。如何不想行淫呢。把抗租的題目說起來。却打了大帥的一記按心拳頭。大帥若不辨抗租。老實做紳就不納錢糧了。所以三縣的紳士。合而密控。說有一百三十幾起之多。那筆墨現成。公民某某一百七十六人叩。公民某某三百四十八人叩。一百三十張呈子。在一張烟榻上。可以辦得好的。於是周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便捉到官裏去。審訊數次。直認組織佃戶自救會。王知事却曉得。這不過是文字獄。上面又無嚴厲命令。且晉省時。面奉陳省長叮囑。對周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後釋放。所以年底便把他移禁悔過室。惟周父請當地紳董保釋。猶不答應。而常熟江陰兩縣紳士。尤其是某某兩個省議員。却必欲死之一再向孫傳芳說。若鬧抗租風潮。有關歲收。於是亂世人民。何來「人權保障。」藉口「軍

法。」什麼小小腦袋。值幾個小制錢兒呢。（錫報說。「常熟風聲尤大。」蘇州常熟鄉紳在前清不完價錢糧。專靠處治佃戶。賣男鬻女的錢。一個不饒。到了臘月向盡。終是每天血肉橫飛。幾十個肩着木枷。鎖在玄妙觀城隍廟前。以便大少爺能好像林妹妹式的姑娘一般。袖了白銅小手爐。享所大肉湯團縐紗銀鈔的幸福。想來民國時代。抗糧既不能。佃戶又不能像從前處治。正用得着立一個紳士自救團。倒是倒逆施。立起佃戶自救會來。真是什麼該死該死的舉動。有曾樸剛做政務廳長。有季通剛做省議員。倘在識者。應早知周先生的頭上。死神一定降臨了。）於是一月十六日孫大帥的「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的命令。到了江陰縣署了。

命令是一月十六夜間九時到的。王知事深夜十二時許。即傳通班法警及偵緝隊等整備。十七晨六時許。法警至悔過室捉人。周尚在睡夢中。對他說。縣長叫你出去問話。周言爲何如此之早。曰有省委在此。捉你到南京去。出至警所門前。周見羣警環立。自知不妙。到縣。王知事升坐公位。命將周如法綁網。標明斬條。由刑事書記邢錫培宣讀罪狀。（想四年前長沙縣裏對黃鷹。有此排場。又想二十年前紹興縣裏對秋瑾。也有此排場。）

押赴城心市橋。汪知事亦乘轎赴刑場監斬。劊子手黃錦標乘前行。警隊荷鎗擁周步行在後。到橋下南街。強使跪下。當就刑時。因套頭老虎結脫去。重新再結。周毫無懼色。向左右法警問曰。用何刑。刀殺乎。槍斃乎。警假言用絞。周曰。可否槍斃。又大聲謂衆曰。「我非爲個人打算。爲平民打算罷了。我的死。爲平民而死。我有什麼怕呢。」方說完。黃劊子手的鋼刀已下。第一刀斬在算盤珠上。頭顱落其半。再一刀。頭皮還連着未脫。第三刀。頭方落下。血如潮湧。頸項斷絕時。有血線三條直標而上。劊子手的臂上都鮮血淋漓。（赤化了。）於是將赤色的一顆頭。拋入小木籠。掛向縣公署的照壁上。一具無頭的赤色屍首。丟在橋堦上。自早至暮。看者人山人海。晚間還沒有收。就候家屬來。他的兄弟周惕。（他的名字便謹慎小心。想可以一世「白活」了。）方在蘇州工專讀書。要請張桐大律師出庭辯護。及聞劊子手已經赤化的消息。就痛哭至江陰收屍。（想暫時先收半個。）

無錫第三師範同學會。聞周剛直被殺。即開會議決辦法三條。（一）將剛直罪狀及辯駁經過。請官廳詳細宣布。以昭衆信。而維公法。（二）我今將江陰縣宣布的代答曰。「奉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孫令開。當此軍事粗定之際。該周剛直一名。竟敢託詞鼓吹。

意圖擾亂治安。潛謀不軌。（意圖……潛謀……有十個字。宣布得比莫須有「詳細」多了罷。）應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即所謂以昭衆信。）以昭炯戒。」（炯戒就是公法的代名詞。）（二）開會追悼。布剛直詳傳。（三）籌集剛直父母養老金。及乃弟周惕就學費。至本國大學畢業爲度。（也算同學各拿自己小小的產。與周家共一下。）

以上報告畢。應該批評幾句麼。大帥爲財政起見。若縱容抗租。鬧一個抗糧。自然關係太大。大帥殺個把人。還值得批評麼。但我想大帥也不一定殺殺人。即開了教員起來。佃戶早已駭昏。何至於有礙收入呢。然而紳士却落得殺雞懼猴。可以一勞永逸。難道大帥象一顆人頭。是摘蒼蠅小腦袋一般。不趁便請他頑一下洩洩寡氣麼。所以紳士的心理。也用不着批評。至於人權呀。公法呀。我更不敢說。一說出來。紳士們定要笑之以鼻。舉出幾條反證來問我。你們的人權何在。公法何在。現在老是這麼一套。五鼠鬧東京。鬧到發昏。都大家諄諄有詞。何必把那種高翰林的教養門話頭。一唱三嘆呢。我要批評的。爲什麼我們江蘇紳士。殺雞都怕看的。竟也會把一個三十多歲「雪白滾胖」的教書先

生。叫他在市街上。頸項裏三條血線標出來。算做好看呢。因為他們是忿極了。一是切路的利害。二是被他罵得太豈有此理。所以我醜良的紳士們。便不恤「惡化」。那末。請你們反過來想。還有人替他開追悼會。就沒有表同情於他的了麼。一是佃戶實在比起紳士來。那個該死。二是被你們實在殺得太豈有此理。他罵你便殺。你殺他。他便怎麼樣。紳士不怕「惡化」。佃戶倒怕「赤化」。麼。這種濫殺人。固然不必直接激起赤化來。然醜醜深了。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還會殺成一個陸水漂。洗心革面。不會染成赤化麼。蘇俄爲什麼如此刻酷。便是俄羅斯革命的時間最長。（亘百年未成。）待革命黨最酷。故反動便利害。所以赤化本是三百年以後之事。但血是染得成。個會快呀。紳士是應該 Gentle 的罷。似乎少狼巴巴爲妙呀。我願以後替黃龐二先生開一月十七日的年會者。添一個周先生在內。叫人看得血痕會分明點。大家好小心些。

九 致邵飄萍

所謂赤化問題

飄洋先生。

我又要來煩擾您。雖然是一個小小問題。但能夠致意時人一下。不至於「逼上梁山」。真鬧出無邊無沿的大破裂。先生也必定願意捐些報角出來。采登幾行的。那就是時髦人鬧的「赤化」問題。赤化就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三百年以後的事。猶之手還有比他再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雖現在無政府主義家共產主義家。確是有的。既講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人家稱他為無政府黨共產黨。原無不可。為什麼三百年與三千年的事。現在就要講起主義來呢。那麼可以很簡單回復的。三百年後與共產。斷無二百九十九年絕不提。到了三百年的元旦。共產會一跳便出的。因此三千年後的無政府。也不是二千九百九十九年內一字不提。也在三千年的元旦一跳而出的。所以說到共產黨。自從馬克思出世。世上原有這個東西。近來又增多了一點。也是實在的。但是共產政策。却連俄國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也不曾預備施行的。因此若是空談主義的理論。在較自由的國家。若英若法共產黨都是自由在街上跑。法國並且在國會裏有共產黨少數議席。這是常在我們報紙上載到的。然而把共產黨名目禁止的。

如在美國。日本也是確的。我們既與蘇俄訂約。不准傳布共產。乃不喜歡共產黨。也應該的了。因此中山先生力勸中國共產黨。不要做共產工作。拿他們的心思才力。來做國民黨工作。省得好像列甯初意本要行似共產非共產的政策。後來因「此路不通。」縮到新經濟政策。不如自始就先行一種切合國情的政策。叫做三民五權。就無欲前再退之弊。共產黨覺悟。故皆投入國民黨。是中山先生雖亦贊成三百年後的共產。却阻止目前的共產。把國民黨來消失共產黨的。那裏有共產黨改為國民黨的道理呢。所以國民黨有少數分子。聽悠悠之口。生無謂的恐慌。要逐出共產黨。以便買頑固黨的好感。其實乃與國家大不利。彼中間分子。又惡新黨逐新黨。故許共產黨為友。請他明白仍做共產工作。這不是國民革命之外。又鬧一個共產革命。這將成什麼景象。這斷斷不是中山先生苦心要阻止共產工作之本意。不嫌得罪共產黨。設個明白的比例。譬如中山先生是天主堂的童貞姑娘。開一個濟良所。叫妓女來入所。那是化妓呢。還是妓化呢。若恐怕別人造謠妓化。必定要趕出妓女。讓他們去接客。那是什麼理呢。雖妓女在濟良所裏。偶有點妓形妓狀。不如童貞姑娘那樣自然。那也一時免不了小麻煩。那就要你童貞女自命講

道何用呢。童貞女却先恐怖妓化。圖謀傾覆天主堂。再進一步。亂措妓化。傾陷一切良家婦女。現在赤化的口號。已做成了裁賊誣貞之口號。凡不悅於己者。腐敗反對的開明的。使用赤化武器。做謀賊害命的武器。新近蒙貴報來登的江陰襲爾周剛直。便是一件極可駭人的冤獄。諸如此類的奇難。若一天多一天。便要逼上梁山了。不但很可笑的張作霖與李景林。無所洩忿於馮玉祥。也用赤化中傷他。為的是馮煥章也許用了個俄國顧問。但馮煥章連日本人也接交。那又是帝化了。況且張作霖除偷用日本軍隊。別一問題外。他不是官寃堂皇實用日本顧問不少。馮煥章若還個禮。說他是帝化張作霖不但做遼東王。簡直要想做中國天皇。張作霖不是也要笑倒了嗎。用個外國顧問。便要塗說到化了那一國。這真「七嘴八搭」。所以不但馮煥章之為馮煥章。去赤化萬里。一凡是新人物。却又另一觀察。不是最近現代評論高一涵先生答我。他說軍閥靠不住。恐怕到頭還是軍閥。隱約即注射馮先生。那末新的人疑心他到頭還是軍閥。舊東西倒恭維他赤化。這不是相差太遠嗎。據我的觀察。恭維馮先生赤化。自然太高。若說他畢竟是個軍閥。我不相信。所以還要對現代評論討論討論。今不靡說。一即現在的廣東政府也絕對不

曾赤化。所以連一個宗教信徒。質直易良的徐季龍。他始終是一個國民黨員。因為開了幾次熱烈的會。也就說他是赤化。不惟大同晚報中美晚報。似乎都是有所爲而爲的。忽然把赤化對徐季龍大放攻訐。就是一般頑固黨。也鬧個不休。昨日我在一個喜事人家。遇見農商部的秦瑞珩先生。他便說徐先生赤化。我說那裏有這件事呢。他說徐季龍還不赤化。更誰赤化呢。我也止可一笑而罷。現在要說大同晚報。何以攻訐徐季龍。他口裏不是說一向同徐先生相熟。他心中難道不知道。但爲着外交部。要替外交部代俄專洩。愈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並且他平日却是反對赤化。但我願意勸他注意。他助日反俄出兵。這理由很正大。就是我沒有他們那種簡單。也止能說日俄儘可以到中國地面上來比武。不能那一國利用。乃大同晚報竟登一個突兀的新聞。幸虧大家不會注意。不然未免過了說話的界。道德上。法律上都有些責任吧。他說。「俄白黨相援助中國。」中有云。「遇必要時。在山東之白黨五千五百人。亦可撥往滿洲。」下接云。「蘇俄既能利用我國流氓爲其走狗。在國內擾亂。則我國自用白黨。防其侵略。亦公理上。所當然也。」觀此話語。足見山東調白俄。是大同晚報的主張。山東白俄。却正是助攻國民軍的敵人。何以

大同晚報在國民軍方面的報紙。能主張調送滿洲。這不是法律上生了問題嗎。人家用幾個外國顧問。尚大造謠言。張宗昌張作霖竟用外國軍隊。大同晚報乃贊成之。這不是道德上生了問題嗎。

打赤俄。堂堂中國。要打時。難道便無軍隊。反引出白俄去助打。預備敗嗎。赤俄之貴言將愈高。預備勝嗎。白俄復了帝國。於中俄外交又如何。若說帝國主義者究勝於蘇俄。這難道大同晚報之真意已露。該被新人物罵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嗎。不是道德上又生了問題嗎。所以不煩着爲幫助幾個外交部員的子弟。要小題大作倒如此。至於中美晚報。不是一向知道外交部裏奸細很多。他們造的謠言。什麼赤化呀。敢死隊呀。一切空中樓閣。如何中美晚報會相信呢。徐季龍的做俄專校長。再三而後可。就是我亦受過俄專學生之託。叫我助請的。就是撥交教育部。徐先生還說是王正廷推死人過界。一錢莫名。教育部如何承受呢。幸虧徐先生是俄國賠款委員。或者可希望有些設法。中美晚報的記者。應當想徐謙若是已然赤化。則何不早在賠款內。請撥大宗款項。立大規模的中俄大學。做大規模赤化。何以謀一經費無着。校址無着的俄專。還自己做了賠款委員。

止能小有希望。就可見俄人立赤化學校之興會。既已不高。徐先生赤化程度。亦未免太淺。說穿以後。真可謂噴飯之笑謠也。中美晚報如此高明。何以會登自己反對者所造之笑謠呢。有人說他。或者別有用意。中美晚報助國民軍反對張吳。實是可感。他聞乎反對赤化。亦合情理。乃於反對徐季龍赤化之新聞中。夾着幾句談。「徐爲人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日前已開一會議。決定一應付之法。不久即可實行。」這未免近乎挑撥。所以中美晚報當初反對赤化。卽有疑心美國帝國主義家。用苦肉計來揚甲排乙。我說這未免神經過敏。美國人反對赤化。乃是他的本色。赤化又不干我們事。乃知他們正與張作霖李景林一般見解。把赤化同國民軍用八股家做搭題方法。拉在一起。他不過高明一點。知道國民軍是不赤化了。他畢竟把赤化和國民黨拉在一起。圖窮匕首見。似乎要借赤化來中傷國民軍。以便挑撥。國民黨反正百孔千瘡。受拉扯便拉扯罷。可惜他中傷國民黨。先把徐季龍給開刀。便叫有識者大不信。又說他極陰險。徐先生毛病。止是太坦直。誰也知道。不是馮煥章爲了委員制。表示過。說他與徐先生乃道義之交。可是政見時有不同。因徐先生太坦直。不理會時勢。太坦直與極陰險。豈非剛剛一個反對嗎。

批評批到反面去了。豈不令人好笑。徐先生行動如赤子。對國家有赤心。這種中國式的赤化。我們代他承認的。至於時髦的外國式的赤化。剛剛徐先生是教士。是國民黨準右派。定說不上。猶之乎國民軍裏。天天還在那裏祈禱。唱讚美歌。張李倒說他赤化。只是引人鼻笑罷了。若說徐先生時常出入於俄款委員會。便是赤化證據。那末王正廷。劉之龍。孔容之諸位先生。出入於中俄會議處。也赤化了。連曹錕同加拉罕訂約。曹錕也赤化了。若說損壞國民軍名譽。這正所謂「子實秦人。」你看了銀面。只知是銀。豈知正有立你對方者。只知是金。正在那裏說美國人捧國民軍。國民軍與帝國主義又接妥了。也作同樣論調。說徐季龍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豈知國民軍仍是國民軍。都付諸一笑罷了。馮煥章別無長處。就是他自己。你毀他。他不怕。你捧他。他不喜。他常唱上海新舞臺的戲。叫做「看不出。」所以在中美晚報的意思。以為我描寫了他陰險。國民軍就要開會議對付了。這正同大同晚報在又一方面作理論。說國民軍派大刀隊保護徐謙。一樣好笑。不是五六年前。馮煥章方在河南時。全國的人。因為他有教會關係說他是美化嗎。後來因為他得罪了英美所捧的吳佩孚。英美教士大半謾罵他。才曉得他的

美化。全不是那回事。那末你想赤化他。又想美化他。止沒有認清馮煥章。至於徐謙。自然清清楚楚。簡簡單單的一個國民黨。然而外面不知道他的人。也因了教士的緣故。曾有同樣稱他美化之一時。現在又因了國民黨用了鮑羅庭加倫。徐是國民黨。又說他赤化了。豈知國民黨用鮑加。與現在執政政府外交部及某署某校。用洋顧問洋教員一樣。並不曾與張作霖張宗昌徑用白俄軍隊一樣。況且在國民黨的歷史。用過日本宮崎行藏等。用過你們美國人呼謨特等。何以並不曾日化美化。若說俄國人特別不同。或鮑加自身或有共產黨。那末。我要請教。你是美國人。難道古德諾是保皇黨。他不是儼然共和國的共和黨嗎。他為什麼能夠幫了袁世凱。來做帝制的工作呢。可見你們洋先生。也活動的利害的。「匠作主人磨。」又是洋先生權利義務。分得極清的好處。所以現在鮑羅廷加倫。止幫廣東政府做中山先生的工作。無絲毫共產意味。這是有事實證明的。若說鮑羅庭加倫。他久後終要拿出共產的本像來。那末照這主觀的預言。我說中美晚報現在為什麼竭力幫忙國民軍。定是假的。久後必要那出古德諾的脾氣來。對馮煥章勸進。這種酒後預言。中美晚報心服嗎。馮煥章一回兒作烈甯。一回兒又做袁世凱了。真是孫悟空

了。用久後作莫須有的論調。中美晚報才無心的損害人家名譽呢。然而放心。他們定不來開會對付的。現在你幫我們反對張吳的公道。不但國民軍相當嘉許你。便是我們國民黨也誠心的贊揚你。美國與中國。若是我們都有覺悟。應該十分親善。因為我們是東方兩大共和國。所以第一勸你們不要排斥我們人民入境。第二不要助帝國主義。來破壞我們共和。常用中美晚報反對張吳的態度。美國真不愧共和先進了。現在卑鄙的國人虛構赤化。要掀我們的大慘劇來。正在進行。明達的洋先生。切勿來火上澆油。我們並沒有赤化。赤化是三十年以後的事。飄萍先生呀。您自然點頭稱是。那末求你再糟蹋報幅一下。功德無量。弟吳敬恆頓首——十五。二。四——

十 答一涵先生軍閥問題

▲上

我在京報上致邵飄萍先生書。因軍閥問題。給高一涵先生開了一個頑笑。實在大不敬得狠。蒙高先生素見愛。又鄭重指導。他說我「主張之爭。一定不會讓人。」這那裏

敢一味頑強呢。況且我得了高先生此番的請教。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不過各人所含的曲折甚多。說得愈詳細。能夠愈相諒。我甚願再把曲折來嘗試的一說。或者能顯出我的無所爭。高先生亦相對首肯也。

「尚德不尚力。」雖八股家陳言。而亦實有至理。幾乎無可反對。惟尚力則斷斷不可。而去力。似世界人類尚未達此不期。「窮兵黷武。」又八股家反對野心家之惡謚。當然一致排斥。惟窮且黷。其不合自不待言。若兵與武。因懲於窮黷。謂應連帶議廢。似又未免簡單。數年以來。一般輿論反對武力統一。一若力主「非攻弭兵」之說。即可奪武力統一家之魄。而立戡其野心。其實所得之效果。似乎相反。

(一) 徒喪平民捍衛國家。堅強革命之勇氣。舊則夢想敦詩說禮。新則盡命修詞。談玄皆墮落之反響。

(二) 武人之品格驟卑。其進身也。無非選自乞丐。乞丐得暴力。遂轉變為強盜。強盜擁富厚。又轉變為閹閹。安得不師師相勸。軍閥愈罵愈多。

(三) 凡動干戈。無論其為革命。為軍閥。一例不利於衆口。其懦者因取憎而氣落。

其強者因蒙詬而酸化。遂形成并無革命黨。惟有軍閥。

現在經高先生說明。以為蔣介石可以算「軍而非閥」。於是却讀現代評論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也覺得原無「有軍即閥」之意。惟求高先生原諒。大作雖無「有軍即閥」之意。即亦并無「軍可非閥」之詞。加以現代評論之空氣。在我感覺。終是「非攻弭兵」之論調較多。以為高先生不在例外。故疑高先生所指平民革命。即是「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此由於我之胸中。早有成見。逆胤高先生是「有軍即閥」。故遂未求其言外尚有「非閥之軍」。可供平民革命之用也。那就實在抱歉極了。今由高先生明白置答。一則曰。「革命要依靠武力。這句話誰不能否認」。再則曰。「您以為蔣介石是成了軍閥後。纔被民黨同化過來的呢。還是他先有了革命思想。然後再去訓練軍隊。以求達到革命目的呢。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他的思想學問人格。能同蔣介石比嗎」。三則曰。「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說到切實透澈如此。我們是絕對同意。所以上面說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

既並無不合。宜乎我可無言。此豈尚有所謂「不讓」者在耶。非也。乘便亦將我之曲折。略加分析。使高先生有時再下教。可以愈知其癥結之所在耳。我之依賴高先生所指之「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自然多於「我們相依賴的那一位。」猶之昔日依賴中山先生。自然多於吳佩孚。然何以「當蔡子民先生們打電報。叫孫中山先生退位。好讓吳佩孚出來試試的時候。」我與高先生皆「贊成這個主張。」我個人有兩義。

(一) 中山先生當時沒法一試。雖有位。等於無位。故暫且退了。讓給具有可試的力量。所謂吳佩孚者。試去。倘試得好。為國家起見。儘可勸中山先生預套段執政之調頭曰。「成不必我。」

(二) 心中却甚疑吳佩孚未必試不好之時。中山先生復起而試之。似乎與論倒將加起好感。

原也不曾挾了一個「非袁莫屬」之意態。全信任吳佩孚為必定成功。高先生至今尚曰「試試。」可見高先生當時對吳之態度。亦與兄弟大同小異。現在儘可不必十

分懊悔。並且再進一層着想。以當時情勢而論。一則我們不捧他。未必即能反對他。二則他的成閥。於我們的捧不捧。似無多大關係。三則我們也未必能馬上轉助中山先生。積極抵制。那末。我們有什麼值得懊悔呢。

現在「蔣介石」。卽情勢大異於當日之中山先生。故兄弟近來。旣並不願勸其「退位」。而且心中完全的依賴他去試試。但於先生所謂「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也讓他在我們蔣介石力不及的地方。姑且試試者。一。還是有倘試得好。「成不必我」之見。二。你不放他試。他亦要試。惟多了我們的「想依賴」三字。甚覺我們的蛇足耳。

然至此。突然又將向高先生開頑笑。似乎到底不讓。其實仍不過借以顯其曲折。並非真開頑笑。所謂借以顯其曲折者。何謂也。則高先生於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中。實有「有軍即閥」之意。雖高先生隱微之地。確有「非閥之軍」。乃懸於理想中。非今日以前。已實有其人。所謂「蔣介石」者。「不過彼善於此」之軍閥。今日以前。實是「有軍即閥」。則高先生於無心流露中。已明言之矣。曰。「吳先生數現在的軍閥——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那末。

高先生雖欲爲心所較愛重者諱。而亦無可諱。蔣介石「第一第二第三」止是軍閥而已矣。雖蔣介石而不敢贊同其試。無論依賴過軍閥而有悔心之人。與自始卽不願依賴軍閥之人。似乎所在皆是。此或者「被白狗咬到了。見白羊都怕。」乃人之情。然時人此種精神。無異暗示人以喪氣。——因「有軍卽閥。」「思想學問人格。」較高亦無所用。——又暗示人以比較。因等是軍閥。「思想學問人格。」較高亦無所用。——又暗示人以比較。同等是軍閥。「思想學問人格。」能儼然許人以不能「同化。」則將想張作霖之思想學問人格。能同「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的比嗎。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吳佩孚的思想學問人格「早晚市價不同。也一定能同那一位的比嗎。——」於是分了三階級。其上者。另有理想中指不可之人物。連蔣介石雖有恕詞。仍是不敢一試。其次者。還是有奶就是娘。「無牛尋黃狗」得蔣介石而不但使之試。而且爲之吹。其尤其次者。娘所不能招呼之處。見洋鐵罐疑是鷹牌牛奶。也聊揀「一位」試試。此三者。雖有程度之差。原無根本之別。不過五十步之於百步。其上者。不敢再試。「想」待一不知誰何者。而後商量「依賴。」其次與尤次者。不過還是急於要試。故降格又降格的瞎試。

如是而已。蓋因「非攻弭兵」乃是小民呼籲之狀態。並無平民強制之精神。所謂平民。合而崇拜之。似乎風雲雷雨。都可由他出賣。若折而觀之。又要破空開頑笑。章行嚴先生。卽能代表其新同志。發仰天之大笑。龍龍總總。包包括括。止有四種。一「執筆」者。二「磨墨」者。三執筆人目中之「不讀書」者。四磨墨人目中之「能開會」者。此外卽一無所有。有則多至三百九十兆。他止要吃飯睡覺。他可憐被搶被拉。而且被殺。他的「有奶就是娘」。更甚於我。譽之可稱曰良民。藐之可稱曰小民。無罪而戲判之。可稱曰「昏百姓」。於是乎高一涵先生不忍糟塌平民革命之好聽名詞。勿任輕薄。亦只好保留。吳稚暉急躁。還想「鑿孔栽鬍子」。遂多了「想依賴」三字之蛇足。終之「無民不平」。有軍閥。大有商榷之餘地。高先生警告出身平民。與出身軍閥。應當嚴別。我俱能一齊領略。止於緩商。並無不讓。因話頭太多。再在下一期下篇貢獻。

▲下

這個問題上篇完結了。本想把下篇一起寫下。因為要領小學生往溫泉一帶去旅

行。不能不暫闕。中間已有了一涵先生自己的「吳馮的勝負」時評。登在現代評論六十二期。又有王吉占先生的「軍閥是個什麼東西」。登二月二十日京報。若把最近高王兩先生的融合意思起來。我的下篇。本可以不寫。因為上篇的意思。要商量是否「有軍即闕」。或者有否「非闕之軍」。下篇即欲貢獻能否「化闕爲軍」。然這三個問題。兩先生差不多已經說得十分明白。尤其是王先生把軍閥看做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準制度。真是一篇有數的吉祥大文章。從此軍閥有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或者尋得出實現民治的中華民國的一條路。較之完全詛咒。及完全依賴。沒有頭路可尋。心中愈快得多了。否則一言軍閥。僅把日本的薩摩長門。做個意影。望他開明一點。固是驢頭不對馬嘴。或又以爲完全可恃空洞的民意去滅絕他。亦是畫餅充飢。不免有些太理想。軍閥是我們歷史上每換朝代。無不發生的故物。王先生所謂「軍閥的發生。或者因爲是前一代的秩序維持力。已經崩解。而未來的秩序。尚未成立。中間應該有此一段過渡的政相。如周末的戰國。漢末的三國。晉末的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國。宋末的南宋遼金元……」這本人人意中所有。但身當其間的人。不願意親見這麼一回事。所以好像章行嚴先生

等太重了隨俗思想。把十四年的我象。看得疾首蹙額。不在前途的根本。上救濟。却想消極的倒退了挽回起來。所以亂亦曾貢獻以歷史上改革時候的紛亂年期。十四年算不了什麼。但把天演學理的「複演」揣測起來。終是前長後短。或者繼續的紛亂。不見得再要十四年。這就在此亂象中的人物。救濟的得法不得法。為時間的長短罷了。王先生目光如炬。他告訴我們最緊要的數語。決不可滑過。他指示今日的軍閥。與戰國等不同之點。以為「就是今日以前的過渡政相。是一姓一家的嬗變中間的產物。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因為有這一個特別的異點。才發生軍閥人格上的產物思想問題。並且這個問題。是我們討論軍閥的人。唯一應當注意。而絕對不可忽略的。王先生所謂「一姓一家的嬗變。君主民主的嬗變。」我們最要記得十分清楚。這就是中華民國到底能否實現的問題。所以討論軍閥人格上的道德問題。固屬必要的條件。而思想問題。猶為特要的命脈。

我胡亂的先來同王先生補充一個先例。例如從前雖則都是一姓一家的嬗變。然周末的戰國。又有一個封建郡縣的嬗變。故思想的緊要。可以得個前例。每一制度的崩

壞。大部由於「軍閥」的自爲政。封建制度的崩壞。不始於戰國。而始於春秋。幸虧孔二先生等獎勵齊桓晉文的尊周室。乃勉強維持。到了戰國。就一壞而不可收拾。所以子與氏老實不客氣。竟想「化閥爲軍」。把保民而王的野心。至齊至梁。不擇人而貢獻。孟先生心中。自然更無一周室。但他的所遇非其人。雖亦當時一邱之貉。無可如何之事。而他的思想。今日事後追求。却亦未免有點時代錯誤。因爲他的胸中。橫亘了一個封建井田制度。所心摹力追的。便是湯武的革命。齊宣王梁惠王能否做得成湯武。固是一個問題。而當時的時世。果否再用大軍閥。分配了小軍閥。可以相安無事。乃最是一個大問題。所以終戰國之世。止有勸軍閥行仁義的書生。在道德上補苴補苴。最多是政客策士。縱橫離合。在勢力的簸弄簸弄。略有說到新制度的。止有商鞅毅然改阡陌。荀子主張法後王。他的學生李斯便做了改變郡縣的中心人物。或者秦始皇遂仗這一點新思想。適應乎時世。竟撲滅了衆軍閥。開起二千年皇帝的局面。就這個前例看起來。就要問皇帝制度。在現在是否已經崩壞了。應當過去麼。還是以後的天下可以共和其面目。皇帝其實在。能把這種軍閥來統一中國的呢。那就王先生所謂「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

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大家決不可不十分注意的了。

我來向高先生討論他的小問題。字眼上應當先有個明白的說明。我所謂「閥」便是王先生說的。「（一）據有一定的防地。（二）自由練兵斂財。及處分一切民政。（三）個人地位。均以實力為保證。……即是一個小侯國。一我所謂「軍」。即是王先生所謂新黨軍閥之「軍。」能打倒舊黨軍閥之軍。又是變了民治制度時之「國軍。」（我是深信無政府主義者。然若說三千年內可以廢軍。我不敢請教這種玄想。）如此。現在有軍的。皆可為閥。我在王先生的條件上。可以承認。乃就是高先生隨便說蔣介石是軍閥之一。也算不錯。至於在期望上。權認蔣軍為「非閥之軍。」並及「那一位。」亦望他化閥為軍。我同高先生鬧的。似乎亦可成立。至於凡有軍閥。絕對不能依賴。乃還是「被白狗咬了。見白羊也怕」的過舉。

現在且說到答復的正文。就是對於那一位。如何可於不同於昔年之吳佩孚。且分兩端。一是政治行為上的道德。王先生放在第二位的。一是有無民治思想。王先生要第一先決的。第一先決的。固最是重大。但僅僅放在第二位的。也未可絕不理會。故先講那

一位的政治行為上的道德。又分爲一屬於自身的。一屬於對民的。

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其飲食起居的小節。其取與然諾的細行。比之於吳佩孚。當然加謹。這是大家承認的。然這是在政治道德上不大足重。進而論其心術。吳佩孚是疏而傲。那一位是密而狠。其不利於衆口。卽在於屢次有人入其彀中。然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狠與不狠。不可但執其原因。亦當問其結果。若問結果。未來的不能料。至於已往的。似乎他的每一反動。無不向明。彼若以爲彼作可憐之態時。聊學周公的恐懼居東。及一旦得隙。毅然而誅管察。我們亦不能十分否認他。因爲若是郭松齡反了。張作霖。林白水以爲「人紀絕矣」。此種道德。似乎只好在張丹斧的晶報上。徐佛蘇的黃報上講。到了中華民國。似乎講不通罷。至於狠與不狠。於個人的來歷。亦不可不研究。往往孤臣孽子的困心橫慮。便足養成其慎密而悍狠。那一位的出身。純粹是一個兵丁。有位姓王的。告訴鈕惕生先生。他說。「他當兵丁時。一天升了正目。該管的十個兵。不願隸屬於他。他再三磋磨。才許一試。他就同十個兵同起甘苦來。人家有病。看護他。有急。濟助他。等到升排長時。調到他處。那十個兵。弄到要跟他走。他與陸某的關係。是當他的營長並

無甥舅瓜葛。惟陸曾介紹其子的內姨。做他的前妻。他始而不肯娶。強而後可。又不卽同宿。陸勸之。彼使人持布疋與羊裘。謂新婦曰。能代吾父製皮袍者。真乃吾家婦。其妻竟於三日內成之。乃同居。彼爲營長時。部下四連長倒有三個不規則。其一卽彼之內兄。彼禁食鴉片。其內兄偏要當面吸食。餘則今日之某某兩督辦者。亦不免細行不謹。彼皆用水磨工夫。轉變至今日。皆手不釋卷。彼進耶教。乃於溧州響應革命失敗後。亡命保定。乃自以爲革新。那一位的起原如此。乃是小本經營出來的。不是智計並用。如何能豹變虎變。自致於有爲之地呢。所以他的很。乃是個人的地位不同。很的結果。有無墮落。方成一問題。卽使我們相信了他。果然我們自己腐敗。將來被他很到了自己身上來。這亦但怪我們自己。不能怪他。惟他若很來很去。連中華民國也上了他的當。那就他很過了頭。西洋景從此戳穿了。我們現在沒有捉着他墮落的歷史。終不能逆臆他。斷定他很得太過。若相當的很。難道沒有人作爲一種成事者。有本領的表顯麼。若吳佩孚那種啖四川小軍閥互鬥。派「老洋人」去擾亂贛粵。亦就人家崇拜他的條件。這種勾當。那一位却又不做大。所以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最受人嫌疑的。說穿了。也並不輸於吳佩孚。我們

似乎凡可恕吳佩孚者。未嘗不能恕他。

再講他一位屬於對氏的道德。乃就把高先生「吳馮的勝負」時評內說的。不可不比較一下了。高先生說。「把他們所佔據的地方。先行整理起來。做一番建設的真工夫。然後再說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那纔可以將就將就。不然。好像前幾年的吳佩孚。天天高談統一。却天天讓土匪在他的軍營附近橫行。一概不營。這樣的統一。要他何用呢。閻錫山建設的怎樣。我們且不必批評。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廣東政府建設的怎樣。我們也犯不着指摘。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看高先生這一段恕詞。除了廣東政府小的建設。似乎現在止屬於制度的。這關涉思想的大問題。留到後面再說。再至於閻錫山的小建設。即這段所謂行政道德上之對氏的。講起對氏來。我也不菲薄閻錫山。然相信更比閻錫山進一步的。便是這一位。那一位雖沒有在制度弄玄虛。標榜什麼省憲之類。或者亦是時間尚來不及。至於他的能勸民。絕土匪。整理地方。孜孜不倦。我許他。將是民國以來第一人。我私人的重視他。一條是勸民。是他已能的。一條是開發大工業。是我希望他的。（這條別於京報副刊答張申甫先生。）吳佩孚雖未嘗無勸民之心。

然他的虛矯。尚阻了他。未有實證。這高先生也早早的短他了。

現在說到王先生最先決的問題。便是中華民國應行的民治制度。蔣介石已是被王先生許可的了。吳佩孚已被王先生否認的了。到底那一位如何呢。我止好先設一反證。我說。民治制度。不必理想的。就是恰好的。大家相信吳佩孚能行麼。乃當然不能呀。大家相信張作霖能行麼。那當然不能呀。倘問趙恆惕能行麼。便需有條件的。斷他不能了。於是問到那一位。亦一定不得直下斷語。須附以條件才可。若必附以條件。始可斷其不能。使自然有商量餘地了。我姑且不為先吹。說他如何現在他的軍中遍傳三民主義。如何他口裏常說民意政治。我覺趙恆惕已是一塊漆板。把他的似是而非的民治制度。已經漆成。揩拭不得。那一位尚是一塊石盤。還可拭了他的。寫上希望的。然我們的依賴。也並不完全依賴他。可以不必再三研究。我且把王先生的最緊要一段說話。作為普遍的警告。亦就連蔣介石同那一位。同告在內。王先生曰。「至於評評今日的軍閥。斷定他前途的成功失敗。我的方法。是將普通政治行為上的道德。放在第二位。第一個先決問題。就要問此軍閥代表人。有無民治思想。若是一個軍閥。完全不能了解現代民治思想為

何物。就今在今軍閥制度之下具體的政治設施。較為優秀。總只算對現代思想開倒車。早晚必退回失敗的結穴點。大家若明瞭以地球上四分一失勢民族的舊思想。反抗全球四分三得勢民族新思想之困難。便可知我這種判行。不是毫無根據的武斷。」這一段話。真是一字一珠。我相信那一位。還不是教不會新把戲的老狗。想他一定看得懂。這也是我的依賴中的一奢望。王先生雖不是個仙人。然失敗與成功。決逃不了。無論蔣介石無論那一位。所以選擇者。還是由他自己。止有軍閥上了他自己當。我們又不跟我去做軍閥走狗。上什麼當呢。

十一 致伏園柱石外之問題

伏園先生

您的柱石問題。贊否雖不一。但在我覺得最爽快的。還是劉半農先生明告先生。「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個柱石來。請挖我眼睛。」並且先生亦說「應該服膺劉博士的態度。」然先生還是逐漸的開頑笑。直要開到二月

二十八爲止。只無非是湊報料的好法子。但可憐磚頭瓦片。影蹤也全無。一些糞土。時常在報屁股後頭騰臭。在理。糞土受你這樣的擡舉。自然應該暗暗的臭得意。惟「自屎覺臭」的宿糞。也有覺着已經人皆掩鼻而過。還止管騰臭在人前。有些肉麻的難過。然而主筆先生的性僻與威權。還有恩典。也無從諫諍。無從不感激涕零。也只索罷了。余小子雖厚顏。本不應對糞場的評價先生們。糞在廁中躍出。駭然而爲不祥之討論。但張申府先生有數語。則關係較大。不能不一答。張先生本是老朋友。算是我們兩個人在海王村公園碰見了。談一個說笑的閒天罷了。現在要談的。就是張先生說。「我對於吳先生的捧馮煥章。則也實在不敢贊同。但我却不假定馮先生一定不行。只要能有個表示。我很容易的也能與吳先生同意。這個表示很不難。只要他能與徐季龍差不多言行都一致。我相信不但我。一定有許多人。就把他與蔣介石一樣看待。成個北馮南蔣了。蔣先生亦何嘗不是先是軍人。後是革命者呢。」張先生說我捧馮煥章。就是高一涵先生在現代評論上說「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拿我們這麼的一個窮措大。偶爾向督辦大人們表個好感。曰捧。曰依賴。也安可辯護呢。但捧與依賴的動機。也微可分別。就高明一點

的說。便是爲國家而捧。這就是張先生希望實現「北馮南蔣」。高先生也問「依賴的那一位。能同蔣介石比嗎。」就低路得不堪的說。高先生曾有暗示於無政府主義等的人們。曰。「平民要有仇不能報。學學失意的軍閥們。借刀殺人。讓我們從旁邊看得一個痛快。那我們也可以不說話。」這兩極端的高低兩層。那低一層的。高先生不說話了。我們也不說話了。那冠冕堂皇的一層。預備在現代評論第六十四期「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的一篇內討論。今對張先生談天。不再複說。所以北馮南蔣的問題。在張先生爲要。今反攔起。因爲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張先生心中要問的。對高先生說不到。恰好同張先生一說。就是我的「捧馮煥章」。於不高不低之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動機。在這個動機上。說我是捧。也值得一捧。那種爲了高明呀。低路呀。說我們去捧人。我們心中是不服的。

講這個問題。不能不先講幾句閒話。大丈夫不能旋乾轉坤。倒要想著書立說。這是司馬遷割了烏。柳宗元充了軍的辦法。所以章行嚴先生臭得意的頑抗。梁家義先生苦肉計的挽回。不能不綳眉一笑罷了。張先生知己。說我「文章實在作的不好。」我不進

血污池。就幸而文章做的不好。並且沒有本領著書立說。落得大言炎炎。說我不曾著書立說。我放出來的屁。曾經災梨禍棗的。前有兩三種小譯稿及兒童小說。這都是要開火。倉換三大元一千字寫的。當時在上海。每被人家侮辱。明明他們開校會。叫我們去充做亡人靈前道士一樣。在會場台上做點綴品的。他們偏要介紹。說這就是著某書某書的。那一麻。就從腳底麻起。只好低了頭。由他們頑笑。近來又有什麼文存。什麼論著。明明是。做吳佩孚張作霖小傳的一班投機書賈。出戲法射利的。也止能讓他們遺臭。尤其可笑的。就是在中華新報充當編輯時。到了夜深。那位做報屁股的陳白虛先生。要我湊點材料。我就立一個名目。叫做脍盒客座談話。每日亂寫一段。於是過了半年。泰東圖書局就把他剪下來。算做一本書。因為內中有些留學的話頭。倒也銷得不少。（我是止得着十部書的利益）忽然在民國十二年夏天。我住在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的時節。有位南京政府時代的老朋友馬伯援先生。對我說。「馮檢閱使要同你見見面。你不肯去。他亦可來。他反正着了灰布袍子到處跑的。」我駭屁滾尿流。難道要拿辦我嗎。他說。並沒有別緣故。就是前年我到西安。在他署裏。看見他的桌上。有你做的一本談話。凡有關涉

做工的地方。他都用紅筆圈起來。現在他還想同你談談工業。我聽了。也沒有一個地洞好鑽進去。我懂什麼工業。可以替人家來談。我說。你是老朋友。實不相欺。我非騙子。怎敢把工業兩個字去攀附閩人。回來一見面。戳穿了。豈非自討沒趣呢。至於我所理想的工業。我們瞞了馮先生罵他一句。若去對他鼓吹。正同對牛彈琴了。我在現在的中國。以耳爲目的判斷。能夠小規模切實幹的。有兩個。一個是馮玉祥。一個是閩錫山。馮先生軍中的做工。他在信陽州時。有他的代表任佑民先生。在廣州長堤議員招待處。對我興高采烈。詳細細細的談過的。我很點頭。但他們那種曾國藩式的勞動。在走第一步的時節。一定是這要麼幹的。然而恐怕他們挾了十八世紀的頭腦。把這種家庭工藝。沾沾自喜。算做治國平天下的大經濟。閉口閉口。輒曰「卑之無甚高論。及吾身而不敢開擴也。開擴則待吾子孫。」那就時勢不肯等他們。我們垂亡的國。也得不到他們什麼好處了。因爲能力如海波一樣。必要同到一水平線上。方才能均衡相抵。否則長江口低了好一層。吳淞口的海濤。豈有不直貫進來的呢。閩先生的沾沾自喜。已現面盎背的了。恐怕馮先生也一定是同樣的人物。我亦心敬之。但未必即相獻什麼言。所以屢次有人約往太原。我

想無參觀之必要。懶着好罷。所以對馮先生如有所陳述。自然我去。現在無所說。請您說他已經走了罷。馮先生說道「也好。但馮先生不是你猜想的那麼簡單。」後來包志拯先生也同樣的慙慙一見。我也同樣的一篇大道理對他說笑。直到十三年年年底。徐季龍先生領我們到梅壇寺拜謁馮軍的幾位大將。他們指與從官等。皆說這便是做談話的某人。彷彿就像說道。這是做三字經的。做神童詩的一樣的叫耳朵裏怡然首肯。我雖慚汗那種所謂談話。交了意外的幸運。真正太可笑。但他們那種愛重工業。倒似乎有點特別。於是連馮先生。也不敢止把閻錫山待他。就在那年年底。又到天泰山去識荆了馮先生一回。（至今也沒有見過第二面。）精神意態之間。料定他夠得上生活在二十世紀。目前他還不能企圖大工業。乃是步驟上應守的程序。他固然決不像章行嚴先生代表之新官僚一樣。輾轉固蔽於消極經綸。迂謬自足。就比之於一切新人物。所謂洋八股黨人。與科學工藝融合神雜者。亦大有逕庭。那所謂大規模之「工業化」。異日能為有力之主張者。似乎今日以前之所遇。止有一人。即張先生所說被捧的馮煥章是已。

今日以前。馮煥章於大規模之工業。曾否有什麼計畫。或有什麼表示。則應之曰。以

吾所知。毫不曾有。惟我一相情願。覺彼終有一日之可能。值得一捧。如是而已。倘竟辜我所望。乃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一個夠得上一捧。並非我的捧錯。捧錯者。把科學工藝捧錯了中國人。非捧錯了馮煥章。當郭茂宸先生敗亡之日。我忽有一個深刻的了悟。爲什麼一有外國人在背後。便北倉的戰壕。頑強到如是。而大凌河的馬隊。好像泰山壓頂的天兵。並且四面傳說。什麼帝國主義的紅毛鬼從中作祟。某人便如何如何的堅實。赤化的洋先生。如何指導。使某地某地的忽然振作。這難道是外國人與中國人。先天上便有異同。那說完了。我們還是先到苗山裏去尋一個無洞的桃源。在那裏去教詩說禮。孝弟力田。章行嚴先生的「反本」幸福。「立本」了。三百年再說。或者一立本。台先生不期而向榮。吳佩孚的古文觀止。徐樹錚的古文詞類纂通注的遺稿裏。能跳出賽先生來。這就是叫退隱深山。修真鍊道。我們再來門法寶的辦法。若說他還不過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我們忘不了自立與自衛。那細考起來。與其說他是個外國人利害。無甯把小孩子也曉得的。說他戰壕的曲線來得美。馬兵後頭的大炮來得多。紅毛鬼洋先生輸運軍械的輪船來得大。如是而已。嗚乎。噫嘻。這還不想關了洋八股學堂。節省下什麼費用。先在

北京用絕可笑的數目二千萬元。做一個開辦費。絕可笑的三百萬元一年。做常年費。開一個科工中學校於天安門左右。做一個落伍楚王。表示崇拜怒蛙的意思嗎。這本早想放幾個屁。對被我所捧的大小人物。使之聞之。後來聽着那索薪的悲慘。如是可憐。不要放大炮。煞風景。遂調和丹田。忍住了。直到今天。畢竟好像連珠的洩了出來。但要申明。這種做廣告的科工中學。中國人若夠得上捧。終有一天早早開的。却並非運動叫我來辦。而且我也不必因為張先生知我辦學堂必糟。（張先生是我知己。往後有餘興再說。）我做那做搭題也做不上的推辭。而且我更無意推薦我之所知。如晨報副刊西徵先生說的「學工農於中外者。」（西徵先生本文之意。責備得深切著明。我們止慚愧。決無再討論。且他說明砍竹。熱望砍竹。大過於我。我亦要捧他。非如章先生氣極了。連砍竹也解得大錯特錯了。坐他認定我胸中曾僭竊過。要想冒充他。償我的頭銜革命黨。以為竹是台先生。不知我的竹。止指賽先生。）今日以前。中國人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若已有半個人。配辦那所理想的科工中學。也學劉先生說。請挖我眼睛。他們儼然尸洋八股大學的教鞭。真叫做無牛鼠耕田耳。章先生亦說「止植鉛字數千。搗廊大克一具。習勞自

給焉耳。若夫遠軼都料匠。近跨工程師。則猶有待。」彼自知今之學工學農於中外。所謂部料匠工程師也者。其去植鉛字攜廓大克。不能以寸。望其習勞自給。較洋入股止能送入官場。使鐵飯碗多其途耳。若如今之妄人。輒言「在中外習工農者如是之多。工農未曾有毫末之改良。」真所謂操豚蹄而祝滿車。多見其癡愚焉耳。更有傷心人把口捧賽先生幾句的。或有工學博士農學博士頭銜的。便要算做半根柱石。一根柱石。那是中國柱石林立。不必「作室盡制」。就在「柱石林」裏安居樂業好了。所以回到正文。一旦譬如就是馮煥章。竟有創辦那中學的意思。固然決不是我去承辦。也沒有什麼學工中外者。可進貢於他薦他承辦。日本工科大學校長。在十年以前。還是一位洋先生。似乎中國不在例外。然諸公勿因教會的洋先生。及現在洋入股學校的洋先生。（我所謂洋入股學校者。若就廣義說。連貴國的理科大學工科大學農科大學也在內。）就批評洋先生也不過爾爾。因為照我想來。若現有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連商請一個洋校長。還止能選到袁世凱端方所請的一般人物來。那就更糟了。

談起糟字。張先生說我辦學堂糟。其實我的辦事。無一不糟。不但學堂而已。是張先

生所說學堂。若指里昂海外大學。或里昂中法大學。那個學堂。根本就不是一個學堂。是一個寄宿舍。他的說明書。是我疑的。說得明明白白。「現在止是一個寄宿舍。爲什麼名目要冒充大學呢。就是他上課是在里昂城裏法國自己大學。是他特許連結的。若法國自己的里昂大學。在海外還算得上一個有名大學。那就影射在炮台裏住宿的地方。也得一個大學名目。不算假得過分。」至於一個寄宿舍。是也糟不到什麼地方去的。況且與吳稚暉不生多大的交涉。三四年來。說起他的成績來。比尋常官費留學。一樣好。特別廉。現在什麼博士藝術家。有十個八個在北京。他們決不願意因吳稚暉是個糟人。就連帶請他們共担糟名。我所以要特別聲明的。可是吳稚暉將來若真正有學堂叫他辦。乃是必糟的。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冤枉他。

尤其爲那個里昂學堂。帶出校長問題。寄宿舍爲什麼要校長。是極可笑的事。況且吳稚暉在上海愛國學社時節。便宣言以後不做校長。嗣後止有滑稽的担任過兩次名目。一就是商務國語師範校長。這是一個講習會。假造名目唱戲似的把戲。一是藝術大學校長。是強奸的被朋友們如登報不好意思登報聲明罷了。至於說到里昂中法大學。

就是那個寄宿舍。我固然不做什麼校長。然起初也想寄宿在那裏。計畫我的編譯局事。那知我陪伴了學生到那裏。法國正在那裏送一百五十個勤工儉學生回國。我勸雙方都不肯聽。我便相約仍回我的倫敦。後來因經手交代事件。却耽遲了兩個半月。民國十年的除夕。我便由柏林到達了倫敦家裏了。到了十一年四月。那寄宿舍裏與洋鬼子衝突。一再去勸相罵。又旅行到了那炮臺。其時陳西滢先生也作客在那裏。我們同是寓公。爲什麼他認定我是校長呢。校長房間。我曾設麼。校長薪水。我始終曾領半文麼。他因爲要把何然何先生李丹李先生七八個人同我鬧膳宿免費的事。算是校長與學生的風潮。引到北京來。算我是學生罵校長的先輩。好替楊蔭榆章行嚴諸位先生解嘲。這真看得起我。所以我也未曾反答。現在甲寅三十號。又與他唱起雙簧來。並且關涉一個郭先生名譽的事。所以我不能不在此處附答幾句。陳先生在閒話裏曾說。「孤桐先生又接着說。其或己與己派爲官爲父爲教習。其中所留和調升降之地。雖亦有之。不甚惜也。這幾句。顯得他還沒有認得清楚吳先生。三年以前。吳先生在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一部分。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吳先生同副校長褚民誼先生。都受很大的污辱。那時學

生們所列吳先生的罪狀。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的罪狀相比。還兇得多。大約三年前京滬各報。還留下紀念吧。吳先生那時很生氣。很失望。同褚先生離開了里昂。這是他自己的經驗。我那時在里昂目睹一切。這段記載的論調。可以說是吳稚暉暗示出來的。因為他說管閑事也學我。不過我止惡毒。他是文豪。又尖酸罷了。但是污辱怎麼樣大。罪狀怎麼相比還兇。幸虧還有三年前的京滬各報。我們不去實地比較了。但不幸目睹的吳稚暉。却馬上生氣失望。離開了里昂。不曾再三不肯走。而且用老媽子反拉學生走了。比起來不一樣。他終算還維持了他自己的鐵律。不會「言行不相顧」。可是反正是個閒話。可以不在話下罷。況且他們那麼樣的尊敬我。拉我做所有「污辱校長」的老資格。豈不應當敬領謝謝的呢。

但是陳先生做了外簧。使手躲脚得十分有勁。章行嚴先生做了他的內簧。應弦合節的喊起來。却喊得手不應脚。應該吃打扇子柄了。他在甲寅三十號說。「有學生某。愚自始不知其名。指愚大罵。……而吳先生及褚民誼。與其他校中人士。俱聳於勢。不如所出。學生興盡自去。愚始得畢講無事。愚私詢。知某生為陳競存黨也。時惟學生多全。校費

從出。號貴族。故跋扈如此。愚私心自計。不審吳先生平日馭貴族何術者。後數月。全校果夥。遂先生布詞醜詆。與北京生詈惡。殆不相下。……通伯昨作閒話。取證先生之言行不相願。尚記此一節。哈哈。你看外簧僅把幾個指頭一伸。表示有「學生一部分」。內簧却喊「全校果夥逐」。外簧止把口指指。手搖搖。表示沒飯吃。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內簧偏說一時惟學生多金。……馭貴族何術。外簧並不曾把指頭向鼻子指着。止把手指在空中一指一指。表示「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內簧偏喊「與北京學生詈惡」。這個雙簧。真唱得蹩脚。但這是無關緊要。大家不過說說笑笑罷了。其較有關係者。甲寅第一號章先生說。「鈕惕生爲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侮辱。吳先生爲愚言及。故重惜之。」我因他記得不詳細。便在去年九月七日京報副刊的廣說輯篇內。明告先生曰。「卽在里昂。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忽於講演席上。訾謗先生的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卽言人各有政見。清白如鈕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侮辱之。是直凡爲異己。卽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章先生後又作「疏解輯義」。言吳稚暉作廣說話。則那段說話。不能不見。且侮辱鈕惕生之言。除了

在那天演講台上說過。更何處能與章先生講到此話。且當時在場者。現在北京。至少有十個。不是親見余的起責郭君。章先生始得畢其詞耶。把「俱懾於勢。不知所出」八字。攙小銅錢。欲顯吳稚暉之倒楣。似乎章先生素行。不曾見過他如此。即以形容吳稚暉。也太不像了。這定是章先生近來氣昏了。信口胡謔罷。且「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明明出於我的文內。章先生又記憶不清。曰私詢所得。其實那位郭先生。連到並不是陳競存黨徒。因為有位饒超華先生。見了京報副刊。函告郭先生。郭先生馬上分辨。說他「生平未得見陳競存一面。更說不上黨徒」。我還未有機會。替他辨正。在此就並為郭先生道歉。且告章先生。你們要我跟着陪綁。我是覺着極榮幸的。但不要射冷箭。造假證。而且所為穿布袍。不坐洋車。替我大標榜。我近來偏穿得狐裘煌煌。在琉璃廠裏把洋車大坐特坐。但這種毛細的事。浪費筆墨。得罪得很。抱歉得很。

十二 致邵先生書

馮煥章之出處問題

飄洋先生。

最近已有兩次發表各人意見。糟蹋大報。現在因為張家口張督辦等通電挽回馮煥章先生出山。帶問到我。我是不能簡單發言的。所以不能復電。只好寫一封信。貢獻我的鄙見。目前張作霖吳佩孚四面八方搗亂形勢。嚴重極了。似乎國家的否泰。民帝的消長。都在最近要大見分曉。這不是講個人出處問題的時候。我本了這種愚見。陳說於諸公。恐不能普遍告語。所以還求大報采登一下。可望凡諸公致意的人。也得是正。其書云。

警衛司令部李督辦賜鑒。並請飭轉張督辦鹿司令劉都統劉京兆尹均鑒。拜讀賜電。感觸萬端。馮煥章這回的高蹈。本來很自然的。從前馬伏波將軍所謂「凡人當使貧賤也」。他自始就不樂享用富貴的生活。什麼位置。他還希罕佔有什麼。況且他有一個人最澈底了解人物。他看了民國以來。所謂巍巍然。爭富貴。不愛國的朋友。好比袁世凱呀。馮國璋呀。徐世昌呀。曹錕呀。就是徒鋪餽的黎元洪呀。還不夠麼。且爭了銘旌上的最高頭銜。又積些為子孫作老牛的金錢。他們將來千秋萬歲後的騰輿如何。目前他們的子孫墮落如何。馮先生已經上將督辦。不得已而屈就了。難道真想更退一步。要嘗一嘗

那最高最低的風味嗎。當然做夢也不做的。那麼所謂上將督辦。亦不過辦事上名目的便利。呼牛呼馬。漫應之而已。所以鳳凰已翔於九天之表。人猶求之於籬籬之下。所要馮將軍要巍巍然。我們也趕快來巍巍然。於是馮先生淡微笑。在百忙中辭去一切職務。而且願意出國去清淨一下。好讓張作霖不要太忙。吳佩孚還小隱小隱。所有一切敵人與朋友。頭腦都清冷靜一點。他本把那上將督辦。看做胡同口化子所叫的大人老爺尊號一樣。趕快掩耳的丟了更好。所以我說他的高蹈是很自然的。但是做官不做官是一件事。救國不救國又是一件事。把做官一類諷示張作霖一類人物是對了。因為若從張作霖一類人物的頭髮數到脚跟。尋不出絲毫救國觀念。真同雄鷄生卵一樣。可是吳佩孚並不一致。他却救其所謂救國。其所為國他也盡可。並不為巍巍然。還是搗亂到底。所以在做官不做官上。他可以一點也沒有感覺。惟救國不救國。他有他的。馮先生有馮先生的。若讓吳佩孚救國。一定亡國。因為不是他有意。他的智識手段限制了他。他是得了亡國大夫傳統法寶。經這法寶的手。國是非亡不可的。如滿清餘孽之亡滿清。北洋人物之亡袁世凱。安福系之必亡段祺瑞。皆是他們的小試。所以馮先生若忘不了救國。是不能

不出來與吳佩孚併個死活的。用不着爲了幾個爭做官的蛆虫。拿個人的人格來矯正他們。這種是我們書生的勾當。不是大將的風範。馮先生是國家的柱石。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敢瞎恭惟。目下還沒有那種三頭六臂的人物。馬上可以把中國完全得救。我個人崇拜馮先生與諸公的。便是勤於民事。不肯瞎求統一。倘得你們來看好了。爲禍不足爲禍有餘的中央。不讓任何野心家利用了。肆其促進滅亡的大惡。一面經你們北方了休養生息。教育是教育。實業是實業。安居是安居。行有一些年月。庶幾平方有恢復的氣力。可以進行。所以這個局面。是不可不爭持的。馮先生是不能高蹈的。現在一般官僚臭味的士夫。帝國主義的走狗。憑空造了赤化問題。一面爲張吳爭勝。一面爲英日佔地。想中傷你們愛國的勢力。你們本可以退讓到一隅去的。可是張吳勝利。馬上帝國主義的外人。又必定助張倒吳。吳還只殼虛矯亡國。張乃恭順賣國。所以連造作赤化。替張吳奮鬥的。若還有一線天良。將來也懊悔不及的。故爾此番張吳果勝利。吳必遂卽倒敗。張乃愈凶悍周密。中華民國就此斷送在他手裏。亦未可定。你們要局促於

一隅也。恐局促不來的。所以復活的張作霖吳佩孚不過飲鴆止渴。開了眼睛上當。求逞其野心而已。二先生似乎來幫了諸公。就在此時戕止了他們的兇鋒爲好。

還有一層。我們年來的愛國運動。欲廢止不平等條約。乃是自救的一種可憐哀求。各國明白正義的。不像從前以爲該當忍受。因此他們那種傳統思想的侵略來。沒有法子好直接拒絕。就打到橫裏去。暗示一個赤化問題。鬧得落花流水。皂白不分。凡說抵抗帝國主義。便算赤化。於是激成大亂。幾個變化。必定變成國際戰爭。將來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受了大戰後惡影響。必定也要懊悔的。若讓張作霖吳佩孚得勢。必釀成大戰而有餘。不如馮先生出來。同諸公叫這些外國野心家受些不便利。使他們看了你們。不是劈雷暴雨亂瞎爭的。不是孝子順孫能出賣的。他們自然有相當緩和了。你看何以堂堂洪憲皇帝。反訂二十一條。區區五卅學生。便粉飾的來開國會法權會呢。這種當仁不讓。馮先生也不忍高蹈的罷。

便是馮先生現在不干涉。是應該的。可是隨便太放任。儘可以害了段先生。一個剛愎。肯任過的老人。現在的中央。完全只是爲了有外國人在東交民巷。敷衍來賓的。決沒

有什麼改組的必要。惟那種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人。都應當請他們遠嫌一點。不要叫段先生爲他們受過。這是不必客氣的。這也非馮先生親自勸勸不可。馮先生愛護段先生。君子愛人以德。一當始終叫他安全。勸他到了這個地步。惟一心反對張吳。乃爲正當。同患難。同進退。也不枉他肯留這過去的兩三月。否則一心還想張作霖來也許好點。吳佩孚來也許更好點。則回想當年親自爭刃的吳張。豈不自己要失笑嗎。所以馮先生不干政。是要始終一貫的。若不出來明明白白自墾求段先生幫忙。段先生定要說他是不知我們葫蘆裏賣什麼藥。反自送走頭無路了。以上是在救國方面。不能高蹈的小理由。至於他的出國。我是本來很替他不安的。他要從庫倫去莫司科。在他不過好奇心勝。去看看倒底人家赤化如何。然而如章炳麟之徒。造謠有餘了。他們必說馮先生是押在莫司科。然後俄國放手來助諸公打仗。卽不然。亦說如胡漢民一般。因馮煥章更靠不住。所以暗暗騙到俄國去軟監的。所以馮先生出國是止謗。乃竟可以反攻造謠。至於過俄去德。恐另有謠言。言經俄人介紹。去購大批軍火。倘然去西歐美洲。乃是身體上的危險更大。那種帝國主義的侵略家。他誤會了馮先生必定劇烈愛國。他們要暗算起來。也說

不定。有那卑鄙的行爲。至於不出國。能夠免得掉絡繹請教的麻煩嗎。做和尚因爲怕麻煩。豈知做了和尚。煩鬧更多。這乃是從來不可逃的事實呀。

這是不恭敬得很。我所供獻的區區微意。明知不足當諸公一喙。更不堪爲馮先生見也。「棟折榱崩。僞將壓焉。」本此古語。聊候芻采。敬叩崇安。弟吳敬恆頓首。——十五三。二——

十三 答王吉占先生並質顏旨微先生書

中國政治改造從何處下手問題之附言

叫我不懂政治爲何物的。忽要在政治改造問題上附言起來。不是笑話麼。現在要在北京民國日報的增刊上附說幾句。若不就國家大事。說些像煞有價事的話。也不好交卷。其實中國的政治。如何改造。改造起來。如何下手。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等。早已詳細說明。如何還有我來附說的餘地呢。可是在方法上開一筆細帳的時節。未免把人看棋子一樣。止要下得好就是了。在棋子本身。乃是不生問題的。實際

講起人來。就沒有棋子那末的好講話。他古怪得很。明明把他當白子下的。等到落得盤上。眼睛一花。變了黑子啦。當他黑子下。剛剛又是白子。因此任你賢人政治哩。代議政治哩。武力統一哩。聯省自治哩。幾利古魯。吉粟各陸哩。儘管這個人說得天花亂墜。換一個人來聽。却看做立直了做夢。然在說話的方面。反替他們開了一個方便的門。反正說得好而遇到。是應該讓他說。就是亂說幾句。也正能儘由他去說。幾幾乎沒有說得不對的。但是沒有辦得到的。如此。「把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作個劈頭的金鐘罩。把人罩住了。居然我也附言了。

那「政治從何處下手」九個字。是顏旨微先生在益世報上替社論出的題目。這一個問題的發生。乃是從王吉占先生論國民會議。經我再同顏先生論。又經王先生復論。便如顏先生所說。已完全變了政治改造從何處下手之問題矣。終之在我看來。國民會議。原想改造政治。但改造政治。是否即靠國民會議。倘然不靠國民會議。將靠什麼東西。於是從何處下手之說乃起。其實從何處下手者。即言仰仗何種兩脚的動物罷了。就我們的論點範圍內數起動物的種類來。約如下面所舉的幾種。一是失勢的軍閥。借虛名

高控在北京的動物。一是得勢的軍閥。占有省分或地面的動物。一是號稱政客的動物。一是變相的軍閥小政客。為患鄉里的動物。又是最大多數賢愚雜揉。所謂國民的動物。

那失勢的軍閥。借虛名高控在北京的動物。顏王兩先生都不願意從他們身上去下手。王先生疑心我還有迷信。要在他們身上打出法寶來。所以要囑我在北京試驗三年。其實我是已經試驗過三十年了。我在三十年前。早已不信任他們了。我住北京。因為空氣於胃病有益。不是試驗他們來的。

那得勢的軍閥。占有省分或地面的動物。顏先生與我。不能信任他們。與不能信任高控北京的動物等。王先生雖然不見得相信他們。與高控北京的動物有什麼異同。但喜他們剛剛不大不小。容易着手。便想從他們身上下手。

那稱政客的動物。顏先生的不信任他們。雖質量數量未必剛剛同我一樣。然大致是不希望他們有什麼滿意的改造。王先生也因他們地位在不大不小之間。凡改良。似乎當從此改良。有選擇。似乎也當從此選擇。直截說起來。便好像可由王先生下分請他們。由他們占有省分或地面的軍閥下手。造一個政治出來。這是我要附言的中心點。現

在暫且擱下。等說完各種動物再說。

那變相的小軍閥小政客。為患鄉里的動物。當然顏王兩先生與我同意。都認他為要不得。

那最大多數賢愚雜揉。所謂國民的動作。王先生認為緩不濟急。無從在他們身上下手。顏先生是認為將來必要從他們身上下手。才把政治真正的改造。惟現在無法利用。僅有把他們訓練了二十五年。也算是下手的第一步。我自然相信應在他們身上下手的。也知道他們未經訓練。恐怕利用不來。然要訓練了二十五年再說。那末這二十五年中怎樣支持呢。而且合了北京。各省的。大大小小的軍閥林林總總的政客。袒住了為患鄉里的小軍閥小政客。雖一日也訓練不成。如何會讓你有二十五年之久。一方面是政治瀆亂。一方面是教育清明呢。教育者。不過政治的一端。倘使此路可以完全通行。僅管講實業的。專發達了二十五年實業再說。民治的。專講究二十五年民治再說。湊起來便是一個最好的國家。無如這種局部的話。當然對局部的人應說的。而幫他們各種局部真正進行無阻。還有什麼「有損無益」的政治。

那末。綜括我們一個小論壇而言。顏先生與我。終算曾有下手處。王先生則僅將北京縮小。要在一省或一道下手。下手的人物。還是用現在的政客。幫助了現在的軍閥。不大不小。輕巧的進行。然而我先從不吉利處着想。那種可白可黑的棋子。要把他下成八段九段的國手。王先生一定上當。年來軍閥固可惡。而不知政客尤可恨。盡是那班政客。不得志於北京。因而流毒於各省。各軍閥的張鷟。無非政客所教導而成。管仲晏子蘇秦張儀。是春秋戰國的原動力。孔丘的相魯。孟軻適齊。皆不得已而小試。其「王無」「定一」之空想。未嘗願讓商鞅才去開成李斯之局。吳稚暉並不作統一夢者。但覺必定要把整個的中國。去割成了魯與齊才。各自分頭去作孔丘孟軻。未免膠柱鼓瑟。而且孔丘不曾王魯。孟軻不曾王齊。雖有智慧。仍不如商鞅之勢力。所以無變今之軍閥。無變今之政客。雖馬上於善後會議中。欽定了聯省自治。還是今日之天下。今日北京政府之命令。何嘗能出吉兆胡同。若聯省自治四字。作一別種解釋。可算今日已經實行。每人占一省自己治自己的私囊。牽聯了甲省。反對了丙省。這個解釋。懸之國門。能增省一字。將立于千金。我輩若再不大不小。揚兩扇之。豈不上當。

然又從實際方面着想。除了王先生那麼方法。也沒有最好道路可尋。我不大贊成王先生必要弄到不大不小。才好布政施治。我是因為他已經變成不大不小。望那占有不大不小者。一定要有政有治。才自己站得着。同時國家也便催成一個好景像。我在民國十二年張紹曾當國。剛巧吳佩孚初把武力統一鬧起很熱鬧的開場鑼鼓時代。也還想南北調和統一。我便對接近馮煥章先生的朋友包志拯先生說（曾請包先生轉達）我說：「吳佩孚請老洋人實行積極的圖謀統一。統一以後。他到底怎樣治國呢。若照他現在的態度。一方面積極在川粵用兵。又一方面洛陽城裏還有土匪的揭帖。終有點說不圓滿麼。所以現在不必說什麼南北調和。頂好大家答應停戰五年。各自把所據的地方。土匪是消滅了。道路是道路。實業是實業。教育是教育。財政是財政。軍紀是軍紀。顯出你將來統一了國家。亦復如是。這才有個建設政治的證據。倘然大家如此。五年之後。各問我們打仗是爲什麼。若說爲的是地盤。那種狗屁的回答。他們竟說得出。那就非大不能小了。我們縱有不大不小的計劃。他也毫不領略。若說爲的是我能治國。他不能。那就明明彼此都整理得很好。已顯出彼此有能力。便可以一笑而解。果然一定要你死我活。

打一個勝負。休聚養生了五年。大家兵精糧足。打起來也像個局面。不要像現在領了烏合之衆。各自打那土匪的竭仗。連打仗也貽笑世界。」這雖然是一句笑話。似乎也無背王先生之旨。我已實做其蹙脚政客。正向着不大不小的軍閥說話。我又對陳競存先生說。「我勸你先把廣東成了模範省。做個實際的自治。我在民國六年。也曾希望過唐瑛廣先生在此。我以為說起自治來。我們終覺得閻督辦治山西還是不夠。實際上山西沒有土匪。廣東雲南還有。山西不種鴉片烟。廣東雲南不能說不種。種種比較。我的烏託邦。終在虛無縹緲中。別人早已承乏了得人好感。自治雖不澈底。還有些治的氣味。先生（指陳）不在這一方面着想。標了聯省之名。聯趙恆惕猶可說。也真聯到陳光遠。李厚基。豈不糟麼。」因為以後的中華民國。還不省省自治。算做什麼民國呢。省自為政。要無礙於整個國家。聯字是不消說得。必要做到的。但是。治是第一要緊。早已形成不大不小。他們了解不大不小。趕緊圖治。本是對的。若必要先固定了不大不小。才能施治。恐怕据此不大不小的局面。度德量力。知道自己吞不了全國的。當肩飛色舞的贊成。那種王先生鼓舞的政客。他在北京助總統執政為惡的。他依然在不大不小之處。助督辦司令為

惡。這是現在的不大不小處之狀態早已如此。王先生又將何以道之。語意未達十分之八。卽先生亦曾將方法詳告。吾知我們接近之點必定至多。吾今惟辨明吾在北京試驗則此意。——十四年三月八日——

十四 致李石曾問國事與做官書

石曾先生。

讀報載一滑稽新聞。說馮煥章君要你做教育總長。你自然付之一笑。但申報專電說有朋友建言。「爲教育之故。可以勉強。」那朋友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國中那種洋八股的大學教育。就停止三十年。亦算得什麼呢。不識字可以做工經商。讀了洋八股。非做政客官僚不可。教育部是製造高等流氓的策源地。比海陸軍部還要要不得。我們所希望科學工藝教育。能到教育部去講。這種枝贅機關。請一個穩健分子。如范靜生君等。暫且安鎮了便算了。此後教育。應當如何進行。話頭太長。另外再講罷。

國事是我們應該過問的國事。一路先生都在暗地無役不盡力。大約現在還是那

種狀態。此次馮君出而發難。雖不見得有八方滿意的改革。但我相信在他的範圍以內。必能自小小改良。先生就近日應去起匡正工夫。匡正得一點。是一點。很緊要的。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

不問國事。那是吾民的大劣點。一問國事。使同做官連起來。又是吾民的大謬點。必
要倡出一種做官是萬不得已。祇去吃苦的風氣出來才好。還用先生向來的薄官主義。
勸醒一個是一個。因為儘有許多人不做官。要做官的終嫌太多。人家每說好人不
做官的都是惡人。這也是一種普通謬誤。有是好人不肯做官。官人者却存心要官。好
強而後官。必多好官。若官人者祇需惡人。偶用一二好人攙雜其間。無法去做他們的廣
告品而已。受連帶吐罵則有之。決不能做好事出來。那種以官為生的口頭好人。無非就
是政客。政客的禍人家國實比丘八。還要利害。我今不必舉劣的。且舉一個較高明的為
例。例如我們江蘇的張季直君。他注意在實業。不肯做官。偶做亦必強而後可。似乎已合
了我的條件。然他丈夫愛憐少子。恐一旦山陵崩。長安君無以自託於南通。就急火煮米
飯的又使其子弟為卿。鑽管競進。令人駭嘆。他老以大名流資格。直做了一本鑽狗洞的

獵官教科書。教訓國人。敗壞官方之罪。他還不居首麼。他老一生清名的矯僞。也夠掃地於身後了罷。此次江浙戰爭。有人在報上攻他。「祇是爲了他的大少爺。交換省長的條件。就促成了大慘劇。嘉定地方二百里之內的片瓦不存。死者被姦者以巨萬計。都爲張先生兄弟。及身見佳子弟開府建節罷了。」話雖過大。也何嘗有人能替他辨護得十分乾淨呢。其實。那位觀音菩薩賜他的甯馨兒。若導之以正。做科學工藝家很夠。做草頭實業家也夠。到了相當時節。有了父親的資望。卽強而後可。就出任回把總長督辦。必很夠很夠。何必掘苗助長。用李彥青式的手段。做那昏聩糊塗的舉動。病國害民。使老牛必不齒於真清流呢。這便是存心借官自肥。不曾有一點爲國做官的意味罷了。大家摸摸良心。若是爲國做官。官還怕沒有好人。要急急自己去做官麼。先生素來教訓我們不要做官。他們是很感激的。我發這許多議論。那是留你不住筆。多說了幾句野話罷了。正主是因爲那條滑稽新聞。知道先生在暗中盡力國事。我也有幾個急要貢獻。請先生裁擇。

(一) 勸馮煥章君放胆的本了他心上要做的做。他並沒有什麼系的深刻色采。不必管什麼本系不本系。我自然勸他不多更張。亂殺人。然「打蛇不死一定是個害。

「曹錕君必要請他到天津去。與黎徐兩君同度安閑歲月。（吳佩孚未出洋。且把三爺軟禁在居仁堂。惟總統不總統的名號趕緊廢除。）」「吳巡帥」必要請他到英國去。與徐樹錚君同看看。同談談。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尚可以做二十世紀的政典麼。

（二）頗有人追論馮君的驅黎。那是應有的青善。但我以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逆取順守。當然可換新希望。不必責人無已。所以中山先生亦電慰他。而且我個人感覺。去年我親在北京看見。並以馮君驅黎為是。張紹曾君的內閣。夾了我們許多朋友在內。也未免鬧得太糟。黎黃陂也無法對付。馮君用辣手替他解決。在這第一步。比起今年來。可以一樣叫好。惟第二步接了賄選。太不成話。所以第一步也連帶受罵。但是馮君並不曾替他買票。或者他也料到曹錕太不做人。去年又無法倒吳。祇好隱忍啞口着。同擔惡名。君子可欺以其方。我們到今天。應有此相當諒解。

假使定要依責善無已者之言。謂馮君去年舉曹。今年倒曹。未免出爾反爾。若馮君從而欲有所委蛇。仍戴曹而進行。豈不大謬。其實即使去年真曾舉曹。今年看了不對。亦何妨倒曹。何況去年並不曾幫同行賄。助他丟人。今日何嫌何疑。必要有所委蛇呢。

請先生告馮君。照今天這樣變化。乃進化的變動。無妨再多幾個。百尺竿頭。到底能再進一步。至魯者將終有至道的一天。不要像袁世凱吳佩孚一樣。最後想給人家當上。便不免自上自當了。

(三) 又有人言吳佩孚等的免官令。何必再假手於曹錕。我却以為這種烏煙瘴氣之令。不假手於曹錕。將假手於誰。我們國民的劣根性。「終要有書為證。」下了什麼令。他們便算數了。所以我今還有一個提議。請曹錕明日走。今夜索性請他下令解散了那混帳國會。所有垃圾。一齊請他包羅萬象帶了走罷。

(四) 就馮君地位而論。倒了渠魁。自然脅從罔治。那些小軍閥。慕馮君之義而贊成者。想也極多。反正什麼廢督裁兵等的大問題。終需在會議中解決。不久自能和平了斷。但見我們江蘇那位「齊巡師」。不但他有發難的志願。竟無打仗的能力。打仗打得那種蹩脚。人所公認。而且兵雖甚無用。騷擾却為最。崑山真茹他所親見。那種瘡痍滿目。盧何能飄然遠引。他豈不當辭職以謝吾民耶。我們紳士知爭不設護軍使矣。難道廢督說了五年。無督者已有數省。獨不知要求試在江蘇。跟着廢督麼。所以我們

一面自能請齊君作一模範。翩然下野。以表其為真秀才。一面請馮君協勸。且斷不可再派不三不四之人來做督軍。無督軍者已數省。江蘇更增其一。甚盛事也。若是近日上海局面。五鼠鬧東京。一官皆派數人。真是對不起中國。也對不起那種做官的人。某年月日某某乘上海天下荒荒之際。曾如是富貴。寫得上家譜麼。

(五) 普勸政客。稍停止獵官的活動。我在民國元年已經參透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家以為最難擺脫。其實很多能擺脫者。惟有「所識窮乏者得我」。沒有一個人不迷信。為了多薦所識窮乏。那根濕木梢。情願拚命的夸。其結果。弄得遍國依賴之人。自己亦聲名狼藉。就說到張內閣。何以太不成事。什麼閣議。並不曾提出。突然一個做馬弁的叔公。放了西北關監督了。高凌霨雖是舊官僚。却料不到新人物。如此丟醜。農商部的人。譏誚我。說你們的同黨總長。把賊獲賈販。充滿了部屋。是你們黨綱上有的麼。我為之報然。因此這一面的改革。雖無大希望。然得個小休。也要許多人放點良心出來。自家固要緩進一點。汲引所識窮乏。尤要為中國革此大弊。所以沿路捨施乞丐。裹了一班同志。燒大鍋吃飯。很有些不贊成。我讀了斯賓塞赫胥黎的議

論也很以爲然。

其餘什麼大政策。自有人主張。用不着我來瞎說。惟爭了半天空名。什麼政策。什麼法制。紙上看。並不實行。那犯不着曠日持久。渾鬧。這也是可以算一個忠告。弟吳敬恆。

十五 致邵飄萍先生辯正書

飄萍先生。

好久沒有來攪擾先生。現重又有毛細的問題。要想糟塌大報餘白。因爲昨天貴報新聞欄說。教部編輯處「並擬換吳稚暉加入。吳氏尚未十分允可。」此乃通信員誤聽。自從易先生長教之後。我們從未通信過。見過面。並非不入公門。純然尚未有機會。所以「尚未允可」之說。絕對不確的。弟斷非賣弄清高。不肯任事者。但不肯瞎任事。那種烏編輯。我現在做了獬豸王。自己要編輯的。還閣下了。那有工夫去瞎過呢。弟亦非不好與官人往來者。因爲把我去向官人說話。一定無效。所以知趣不瞎說。親友怨恨我的也很

多。然我曾替平生師事的少數人。自動的。數年前轉托朋友。巧過王叔魯。巧過張岱山。去年巧過葉玉虎。新近巧過陳瀾生。巧過龔仙洲。去年爲一少年軍人。巧過王儒堂。近來爲一醫生。要一行醫文憑。巧過鹿瑞伯。因抱關擊柝。傷賢者之飢餓。乃若有應負之責。但大都僅有效（？）或置不答。此外一字未入公門。且今日以前。尚未入一字於同黨之公門。然卽此亦可見弟非敢言毫不請托者。故此弟欲請求更正。並非標清。然亦借此出一躺風頭。因有一緣故。弟近來正與孤桐先生。相持老虎問題。乃竟想瓜分其編輯局。豈非使之齒冷。易先生之處置。固廓然大公。貴報載稱易曾訪周王皮。陳錢劉諸公。諸公皆確爲編輯界慶幸之人。然若齒及於弟。真所謂以「友誼」及之矣。何以服章先生。

且自貴報徵求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意見以來。弟略聞大論。深爲感動。曾擬有所貢獻。然無暇暢所欲言。故握筆輒止。今可因教部問題。連帶略論。蓋前向曾有何報。不能記憶。說過當易先生懷疑如入段閣。「余曾懲贊加入。」實有此事。苦贊之專爲編輯員地步。亦太可笑。現在可以一說。自從郭松齡先生倒戈以後。我們咸喜又打煞了一隻白額虎。至少北方半壁江山。或有略略整理之機會。然戰局未定。民會未開以前。什麼中央

改革。都說不到。應於十一月一號。先把中央行政機關。收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段芝泉先生忠于民國。莫妙他暫充光桿執政。（如章行嚴先生所擬。「自本月十六日起。卽不視事。我亦替他擬過。曰「國務員完全負責。庶政議定。呈交本執政令行」似乎高拱吉兆胡同。做他們牌下棋之執政。尤爲安全圓滿。當日癡愚之國民。紛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倒段。什麼不屑出任段門。竟害煞了我們敬他的郭松齡。並害煞了我們不必要他死的徐樹段。放出了一隻白額虎。現在又進了山海關。恐怕不要幾天。又輪不到我們說話。溥儀先生又跑進神武門。什麼這樣說法呢。就是所謂中央。所謂閣員。真叫做「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先說害煞郭松齡與徐樹錚。段先生千不該萬不該。也同無責任的小百姓一樣。把孫馮郭張之爭。看做軍閥相打。誰勝。我就官誰做。恐怕誰勝。我可預先得罪他。有槍階級爲不健全的輿論所作持。亦不敢直丐段先生幫忙。止有少數報紙。曾詰向執政何以不免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之職。亦充耳不聞。然又不是引退。等候徐州下了。來了孫傳芳蘇督之令。候天津下了。來下孫岳直督之令。一若執政便是足球場上之公正人也者。真乃世界之奇觀。（現在許閣許閣。還同樣做法。）然實際上。看了事後

的報紙。外交部交通部都有奸細。做不少工作。外交官不與國軍以便利。於是某國人可
以從容布置。先令李景林下一着劫子。使國軍全力對付。不能出山海關一步。於是某國
集重兵遼東。撲索迷離。鬻軍中雜了矮子。而郭將軍夫婦殉矣。於是徐專使得意洋洋的
跑進來。徐專使又遇仇家矣。向使十二月一號。中央機關早盡數取管於希望郭軍勝利
者之手。二號即免奉張魯張之職。下討伐令。逼李景林早露真相。某國不及備。則徐岳早
鎮天津。今日朝陽襲錦州之國軍。早與郭軍同入瀋陽矣。彼專使聞中央皆彼不悅之人。
亦即安全在長江上下。鼓吹其安福之勝利矣。此所以說十二月一號不即收管中央政
權。害煞郭松齡。徐樹錚兩位也。迨許閣之議。許本不欲承其乏。我亦說之曰。段執政最忠
實與安全。莫如為光桿執政。你亦不可做總理。你做總理。仍是段先生坐江山。彼大避之。
然民黨不層過問。以為又是做官了。段祺瑞執政之下的官不做。而且必要什麼攝閣等
之名目。吾黨某公且急電我曰。「殊非賢者處世之道。」我復之曰。事理甚明。譬如警權
實為用兵時之緊要機關。馮軍已知收管之矣。其餘行政機關。不過次要而已。為福不足。
為禍有餘。在呼吸勝敗之軍事中。獨不當一併收管乎。何以戰陣在前。而後防乃今坐觀。

成敗者。彼不欲擇縱。乃送之戲弄。由此不知收管者。不過收管而已。豈但行政當縮小而已。直可縮之於無。徐待軍事已過再說。號令不出北京之政府。此後之短時。尚且難言行政。何況當時。難道什麼制。什麼閣。大政方針。通電四布。真將開大平之始。彈盛世之冠。請諸公收管機關。就請諸公福國利民。榮宗耀祖乎。收管而已。並不與聯治法統共產。有所衝突。一切打仗已畢。靜待國民議定可也。國民要攝閣便攝閣。要委員便委員。要聯治便聯治。要法統便法統。要共產便共產。所以時間不好弄錯。弄錯時間反鑄成大錯矣。

要想反連累許老先生。不能不拖拖拽拽。竭力造成現在的空中樓閣。使段先生下棋。還是不安穩。所以閣員仍誤作球場上勝家的朋友觀。請到于易諸先生。他們商量去不去。我說講不到去不去。若不做段棋瑞的官。在朱深警權在握。執政威風凜凜之際。應該不去。所謂不合作也。現在他亦與公等同一光桿。又何傷乎。此去之說也。現在前敵戰事已闌散。馮煥章且下野。收管那無聊之機關。亦非必要。此不去之說也。然現在所謂段門閩人。皆非能直接行惡者。不過彼等皆小竊扒手出身。有一天。他們便順手牽幾條牛。假如教育部靠了吉兆胡同中。有人落了八千元的公款不夠。還正在那裏派充爛羊頭。

人物做留學生考試委員長。去看守看守也好。此又贊成易先生等不妨一去之說也。然看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徐待國民定了政制。再積極辦事。現在且消耗精力。替學校索薪者籌款。閑了無事。能替國語想點法子。那種烏編輯。製造洋八股課本者。直罷之而已。彼周王諸位。亦決不屑在此時幹鳥事也。

故許大總理不聲鄙言。好似出棺材必要訃文。做閣員必要方針。畢竟發了一通的四言告示。金聖嘆批三國演義。定要說「醜醜醜」。此時還有什麼中央。概括一句說。便是洋客人在東交民巷。要立個中央名目。這些伺候而已。北京的生殺之權。操諸何人。操之管海關的洋大人而已。所以收管機關。還祇是怕他「爲禍有餘」。已是滑稽已極。還要不問國民。便立什麼制。什麼閣。什麼治。什麼統。爲皇帝。坐北京。真正屁話屁話。上當上當。你要擴大中央行政。固是癡人說夢。便是縮小。「張嘉璈」式的銀行老板奉了洋大人之命。已請你坐上交椅。馬上止好向天津逃走。所以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說。先生真直捷痛快。雖地方能否整頓。要國民自動。我曾吉占旨徵諸先生懷疑。而且曾於民國十二年。對包先生世傑。請告馮檢閱者。我說現在且不要講南北議和不議和。大家且按兵

不動者五年。各修內政。第一除土匪。第二增農田。第三治道路。第四保商旅。第五養人材。第六汰弱兵。養精兵。等到家給人足。兵精糧富之後。揀一空地。決個你死我活。大家若想到爲什麼而戰。便祇是藉口。對方腐敗。現在大家皆已不腐敗。便可一笑而罷。曰：「大家不要打了。嗒老子與他統一了罷。」這就是變相的整理地方之說也。包先生達到不達到。我不能知。然吳佩孚不肯。馮玉祥僅應之。是實在的。張作霖決不肯聽。馮玉祥郭松齡又僅應之。也是實在的。則目前。馮玉祥且苦滴滴的出洋。張作霖還是不肯罷手。難道不是實在的麼。一年以來。察綏不是土匪減少麼。農工商皆有整理麼。道路不是略有興作麼。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息。地方欲整頓而鬍哥不許。又將奈何。所以一言以蔽之曰。大家都是軍閥。儘他羊咬煞狗。狗咬煞羊。咬完了。我們方有好日子過。全無黑白之可分。真正滿國的「昏百姓。」（我在民元謚貴國大百姓者。）幸有一線曙光。近來現代評論中有位「文」先生。他說：「國中實力派。如果有心收拾大局。在這時候便應當糾合全力。掃清關內敵軍。但是號稱比較開明的軍閥。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他們軍事稍一得手。便急於回轉去爭佔地盤。至於全國戰爭怎樣結束。他們無暇去管他。時局如何

解決。他們當然更毫無計劃。」這一段。若誤看了。先生方視軍閥去整頓地方。他偏說回去是爭佔地盤。先生才說是縮小中心。軍閥亦力避干政。他偏說他毫無計劃。不啻對先生罵了一頓。又軍閥方力避擴張勢力。他偏說全國怎樣結束。那末。張作霖曾如疾風暴雨。由直而魯而蘇。將解決全國。何以又大家不以為然呢。且既說全國矣。又止許他收拾關內敵軍。關外可以置之不問。皆略有說得不大圓滿之處。然文先生竟贊軍閥有「較開明」的。竟委之以「掃清」之任。託之以「結束」之事。授之以「計劃」之權。大為我輩依賴軍閥。或有救國之事。望雄雞之生卵者吐氣。否則有如高一涵先生之說。凡人一拿鎗。便非好人。一與拿槍者接近。止是上當做夢。離革命尚遠。我曾想馮玉祥不肯掃清關內。或非好人。然蔣介石他方以自己為大國民之。又大國民者。難道他一執鎗也變成軍閥。不配革命了麼。軍人即不可革命。有軍即闕革命事業。難道高一涵先生執筆銜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方無堅不摧。十分道地乎。弟屢想同高先生開玩笑。不料文先生早打了高先生的巴掌。大不以為然。文先生不願自己去掃清。要使馮玉祥去掃清。不願自己去結束。要使馮玉祥去結束。不願自己去計劃。要使馮玉祥去計劃。何以故。便以他較

開明故。較開明的。許他有一線希望。不算依賴。我願萬分之同情於文先生。張作霖反正不日就要進京。我們在「較」字上着想。算有一線黑白的。我們且褒獎馮玉祥幾句。望他「上城。」並當郭先生夫婦。留日學生。發起一個追悼會。不負他並要掃清關外而一死。

然矮子雜在長人中。已死之梁先生。為「貴親善者」斷送。未死之「較開明」者。而長人敵矮子。到底有幸否乎。故黑龍吉林之大兵西移。則關內益震。北隣不服。我們大多數却又去助「長髯公」誥責「紅人兒」。實際不啻幫矮子說話。既如文先生之意。止須掃清關中。而關外本為棄地。亦何妨讓矮子與紅洋鬼子。讓個國際戰事出來。白相。於是洋鬼子打洋鬼子。矮子打矮子的們全盤計劃的算起來。亦何妨借我國土地。供彼等相打。因為如此苟安童駭的昏百姓。止有他的昏聩心理。世界大戰爭。要在中國地面上行之。終免不了。英吉利可以拋霸權。大日本可以改共和。終要在中國地面上。有了世界大戰以後。才一定出現。你們不是常說羅素幫了中國一句都好的麼。（我們若幫一句外蒙古。更是賣國賊。）英吉利有羅素。大日本也有羅素。我不相信東西洋的洋鬼

子。現在還都像字林西報順天時報裏頭的人物。通通一樣。帝國主義。正在本國。還固鞏到歐戰以前一樣麼。他們要在我們國土上來大戰爭。我歡迎之至。我們願做爛菜葉。死在地上。滑到他們的石牌樓。否則被他暗中簸弄。永無革命成功之日。亦永無國政整理之日。零碎死。不是也死麼。所以弟輩是國民黨黨員。便不該再在北京來苟且的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統。我們已有政府。我們早有政制。除了中山先生式的國民大會。不能移動我們現行的政制。我們希望他由南邊移到北邊來。人家說廣東現在洋鬼子的氣勢很大。然鮑羅可曾挾了我們的財權。使我們不得過年。那裏比北京的洋鬼子氣勢更大。安格聯肯指點我們打敗陳炯明麼。止聽洋矮幫張作霖打煞我們的較開明者而已。我們本來也不願意望任何軍閥開明。又不願與任何洋鬼子做朋友。但是軍閥可以借那較開明的來試試。洋鬼子雖已盤据了我們的海關郵政學堂執政府。甚而至滿州東三省。確是都不好。但虫多不癢。廣東政府也弄個把試試。現在廣東快活過年。暫比北京好。止好看最後再說。我所以忽然論及此。因為新近黃昌穀先生來京。我問他廣東何時北伐。他說現在不北伐。他們要把地方整頓好了再說。那他們雖通電還用洋鬼子。我們正

在那裏整頓地方。與先生之旨合。故向先生們非黨員也。報一個喜信。又想到了北京。中央雖縮小到無可縮。還是莫名一錢。王小二不得過年。東邊的洋鬼子替我們放虎內奔。西邊的洋鬼子。叫我們兩手空空。真正要命。真正要命。還要編什麼烏書呢。並告易先生。你們內閣。若沒有同張作霖溝通。不應該對岸觀火。還作球場上的公正人呀。許總理他也是國民黨——右派罷了——難道張作霖進了新華門。肯饒他麼。弟吳敬恆頓首——一月二二日——

十六 致各記者論人心書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國事敗壞。日甚一日。不可揮淚。止能一笑。僕嘗論之。對待專暴之政治。易對待苟且之人心難。洪楊舉事。曾左既以周公孔子培之。近世光復。時論又以平等自由少之。可見智識問題。全曲線決不如我等目光之徑直。為之奈何。憤慨之詞。所謂遂與嗜痂。世固有之。燕雀巢於已焚之堂。猶爭以千年前王謝之家規。交相豔說。真不可思議。政

府借人心以肆其志。人心不過爲之傀儡而已。然樂爲之傀儡。必有至理存乎其中。故此
次民黨之失敗。雖原因多端。而正因必爲守舊反動。對待此種人心。又非我等慷慨激昂
之舊習慣。所能了事。想憂時者。已長慮而却顧之矣。我於報端。見有賀氏議論。頗忤然心
動。東人雖賢否美惡不齊。然我國國情。與彼異勢。用其法。處斷我國國事。甚整桷不相入。
政局與人心。兩相遇合。產出最近之現象。固爲正因。然爲之媒介者。實一派東洋學生。粉
飾其間。不幸而以地勢相連。遂成今果無善法以彌此憾。惟深望識時之彥。常往來歐美。
勿過拘牽於語言文字之異趣。舟車睽隔之異勢。看作大勢。多有要人。門戶出入于歐美
之間。得有一種意外之佳果。今固不能一一贅說。足下西居久。當不以僕言爲國拘。英國
學界情態。與足下居此時相同。無特別腐敗可言。亦無差強人意之動作。來者益頗多。予
民精衛。皆相聚於巴黎。稍較有生氣。然言論經濟兩窮。其苦可知。惟各人頗勤學而已。吳
敬恆白

以政學治非政學（致太平洋記者）

記者足下。僕常以爲政治乃一時之現象。後半今日。可以不用現有之政治以維人

羣之福利。惟人羣之在世界。雖狀態屢變。所以相偶之方式亦不同。而要其嬗蜕之軌途。實始終銜接。牽係前後。而互爲因果。約而言之。政治與非政治。皆得「羣法」之一段而已。自羣有學而羣法遂列科學之一。政治與非政治。既皆爲其一段。又應分枝而各爲科學之一種。研究政治者固已確然承認。所以下政學之定名 (Political Science) 今日非政治之羣法。則尚有術無學。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曰「主義」而已。不成其爲學也。其所以獨未成學之故。粗舉有二。一因立主義者。每抱狹義以攻舊物。利稱爲別異的。不樂言銜接的。遂不及列舉其牽係之前後。深究其相互之因果。而成一系統之方式。斯所以名學尚早。一因如能治其主義以科學。則欲立「非政學」。應先精究政學。於政學善羣之理。能無所遺。而後於理之違反於政學者。得見其真。今之談主義者。必夷視政學。於政學善羣之理。多所蔑棄。是謂取證不備。取證不備。通例不名爲學。僕因我國談主義者日多。安見所謂非政學不確立於吾人之手。夢想非政學。乃勸人研清政學之意。與亦增。惜我國舊日言政者。亦落於有術無學之狀態。宜不足動抱主義者之一顧。年來足下數同志與章秋桐張聖心諸賢哲。始能綜學而言政術。大誌所輯刊。不惟論斷翔允。幾有

純粹談學之傾向。所以政治學者固甚表歡迎。即望治非政治學者亦極滿意。此則非足下之所料也。故馳書報之。——一九一七。四。一〇——

▲釋非政學 致太平洋記者

記者足下。大誌第三期。有張先生一湖之通訊。齒又恆前次政學非政學之聲說。並荷獎飾萬端。心雖感勵。顧惶愧滋甚。恆不學無術。拉雜遊戲。筆舌所引論。自無系統。亦無斟酌。決非有辨論之價值。矧以張先生之精博。指其疏謬。恆皆折服。本不必更贅一詞。特張先生之論旨。本有收容雜說。反復引談。各增筆墨興趣之雅。恆本此旨。更呈數行於足下。以盡此五字之餘興。人羣相偶之方式屢變。此張先生所容許。人羣相偶。必有一方式。恆亦已言。豈敢不信。無政府之西名 Anarchy。與俗稱王國之 Monarchy。皆中國之會意字。質言之。一曰主權惟一。一曰不認有主權。如是而已。從前舊譯「無政府」為「無君主」。僅詮字義。却較允當。惟抱無政府主義觀念之人。對於 Anarchy 之名詞。實不愜心。因其不過能標不認主權而已。（吾所謂主權。固與今日政學家與西字 Sovereignty 相準者不同。然 Sovereignty 固與 Mo archy 為同意字。其初皆混言權操自主者而已。後

乃引申爲凡可作主者所共有之權。吾之主權。則混括言之。未能標其一種手段之概念。其手段之概念則所謂 *Demanding or awaiting the abolition of all it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是也。字體惟不認主權似還在方式之中。概念乃不認一切組織。已在方式之外因。此之命名。五六十年以來。已屢開大會議改。迄無有愜心貴當之字代之。最近克魯柏特金氏等之決議。以爲命名含有意義之字體。斷不能包括一主義之全。況主義之發展。彌引而廣。或彌轉而岐。無論造作何等概括之名詞。久久終不能適如其初。不若 *Anarchy* 就是 *Anarchy*。故其主義之漸漸顯露。時人亦了解之。所以普通詞典。督下注語曰。 *None government* 譯爲「無政府」。惟仍未足括其概念之全。無 *Governments* 者。恆個人所贊成。仍可別立方式也。若謂無 *Institutions* 恆個人所莫喻。是直可以無方式矣。故常懷疑。以爲人羣之相偶方式雖不同。而其嬗蛻之迹。且始終相銜。不應異乎。今日政治學者之人羣相偶法。可無方法。且不應方式。不由嬗蛻變易而來。所以始勸非政學者。亦當精治政學。然後乃得彌合公理之最新方式。足以系而統之。以爲學。而主義乃益昌。但彼人概念中之並不贊成有 *Institutions* 者。亦實不贊成今所組織。

之方式耳。其對面固自有以之方式。故若向談無政府主義之人。詰彼黨魁何人。固屬笑談。卽問有黨證否。徽章若何花色。亦可絕倒。然其反對一切組織。一切契約。而乃亦有無政府黨之共樂園。亦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約言。則殊自矛盾。此皆激而欲改世俗之謬方式。而又不勝指數。故不如渾括言之。不認一切方式。較無弊混。遂於理論爲不通。其實其人消極方面之持論雖如此。而積極方面之行爲。固無不含有「當有尤美善方式」之意。特未成學。則系統不畫。審慎而未敢輕立名義耳。卽此亦恆所認爲必當急急有待於成學。成學且必急急並稍研其銜接之舊方式也。

顧方式則方式耳。若爲 *Time* 之名詞足以標示方式者。卽可繼續而適用於 *Time*。則一大疑問。恆意非謂其不可。乃謂其能不能。若謂不可。張先生之樹義已堅卓。無論。吾亦曰。苟世界尚有二人以上。則不能無相偶之方式。 *Time* 既可適用於二人以上之方式。無政府時代。且當人類較稠於今。安得不可適。惟能不能者。則爲人人心理所棄而不用。則無從強非政學者仍沿用政學之名詞。其棄而不用之故。若以方式責之。彼固無可辨。然此仍可不可耳。若夫能不能。則我等要知此僅爲名義。幸而 *Time* 可訓

爲方式。爲含義至廣之名詞。故由希臘以來。對於城邑思想而適者。推廣而對於泱泱大國而亦適。然或不於世界而竟不適。若必以方式相繩。是天文地理禽獸草木無不有方式。一律皆可以 *State* 之名詞括之矣。衆多之學術名詞將何以立乎。恆非敢無理取鬧。作遷詞以相混人。卽就人治言人治。當希臘東 *State* 於城邑之思想之時。公民則在 *State* 之中。而奴隸則屏之。是當時希臘公民。必敢予其奴隸以名詞曰 *Without State* 可固不可。能則能矣。故夫 *State* 者。無政府主義人之克魯伯特金氏。已特著小冊以闢之。則其人必不樂沿用其名。有可想見。則其人舉希臘以來。至於今日政治之方式。截其一段。予以專名。名之曰 *State*。言此者之學。名曰 *The Science of State*。截清其未有 *State* 以前之石器時代等。歸入古人類學中。而又截彼之時代。名彼之學曰 *The Science of Rome State*。亦奚爲而不因其便。可固不可也。能則爲可能矣。且名詞之含義。已充其分。則不使更適用於其他。此名學之所許也。故名學於名詞。但問其內包外延。不問其字體造作之由來。 *State* 之字體。固爲方式。而造作伯倫智理之學。則非泛應用於方式。止應用於國家。若謂無政府時代。當有國家。此無政府主義人所期期不許者也。故字典之字。

全由孳乳而寢多。防其太多。故立轉注假借之法。取一字而當數用。中西之爲術皆同。其實方式之 State 與國家之 State 未嘗不可指爲兩字也。否則 Politic 又可訓爲刁猾。Aarchy 亦本訓爲混亂。刁猾。混亂。皆實在從本字引伸而來。是對於前者串合其各義。無異卽曰。此乃自稱文明。用政治手段欺人者耳。卽非政學人心目中政學爲一種刁猾之學。非盡可斥之爲謬妄。因其名詞之含意實有如此。故政學名詞而爲其有方式組織的之意味包含存在。卽料其「能」必沿用於非政學。則刁猾之義。正彼等所不承受也。但張先生固論可不可耳。亦或此學將成之時其人而悟此學仍可續附於 State

之末。使 State 於名詞上內含外延之範圍愈推愈廣。又何嘗不能。惟至幾何時代。終因「可」之故。而必謂其無不「能」。恆所不敢言。至恆所立非政學之名詞。本一代用 X 之物。懶惰而隨手填寫者耳。然其不可用而能用則已表明於前。None State 固希見矣。None Political 等詞則時映於眼簾。無政府黨。本亦自稱社會黨。然鬧出真社會黨。假社會黨之名詞。今日各國之政治社會黨。皆彼人所謂假社會之也。其假之之故。卽應彼之持論有曰。Not to destroy state machinery but taca pture it 耳。觀此趨勢。除是無

政府之學不成耳。如其成也。將悍然必畫政治之一段。名之爲 The Science of state 自名爲 The Science of non-State 矣。名從主人。初似不通。既立之而內含外延。皆備爲名學之所許。卽不能不縉眉而承認。久之亦卽甚普通。而羣情皆安。天地造分以來凡事皆然。豈獨區區之名詞。真正無理取鬧。藉博足下與張先生一祭。——一九一七。六。一五。——

▲附張氏原文

第二期通訊欄中有吳稚暉先生「以政學治非政學」一則。披誦之下。於此「非政學」之名。頗有懷疑。吳先生爲吾邦現時名家。學富中西。品格亦冠絕流輩。鄙人雖未獲面受教益。然每於新聞雜誌中。聆其高論。如親杖履而仰豐采。今欲假大誌餘白。以乞教於吳先生。所論範圍。亦在於學。當亦貴記者之所許也。

吳先生謂「政治乃一時之現象。後乎今日。可以不必用現有之政治。以維人羣之福利。惟人羣之在世界。雖狀態屢變。所以相偶之方式亦不同。而要其嬗蜕之軌途。實始終銜接。關係前後。而互爲因果。總而言之。政治與非政治。皆得羣法之一段而已。自羣有學。而羣法遂列科學之一。政治與非政治。既皆爲其一段。又應分枝而各

爲科學之一種。研究政治者。固應確然承認。所以下政學之定名 Political Science 今日非政治之羣法。則尚有術無學。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曰主義而已。不成其爲學也。』先生所言。政治乃一時之現象。後乎今日。可以不必用現有之政治。此義予亦認之。但後乎今日。卽不用現有之政治。亦必有後乎今日之一種政治。惟因其狀態既變。相偶方式之政治亦變耳。不得因其變。而卽舉此變之相偶方式。擯諸政治範疇之外。而謂其非政治也。先生謂非政治之羣法。則尚有術而無學。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曰主義而已。不成其爲學也。先生之意。似以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卽爲「非政治」。僕以爲先生似有所錯。請就僕淺見所及。約略陳之。吾人今旣談學。凡於學之用名。當不爲吾國舊名含義所蔽。以吾國舊名釋「政治」二字。則政者正也。以上之正。正下之不正。治者。以權力加諸人之謂。故一舉「政治」二字。卽含有智愚賢否上下等差之觀念。再繫以「學」之一字於其下。則所謂政治學者。遂爲一種治民之學。在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斷斷不喜有此學。然舍吾國政治二字之舊義。而取今世科學上所用政治之名 Politics 所含之義。則先生所

舉 Political Science 者。決非吾國所謂治民之學。含有智愚賢否等差之概念。今日定 Political Science 之界說最普通者。曰 Science of the State。德儒伯倫知里。於其國家論之篇首第一語。即曰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proper sense is the Science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state which endeavours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the State in its conditions, in its essential nature, its various forms or manifestations its development。故今世所謂政治學者。即可謂為國家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不認今世之國家。為人羣相偶最良之方式。故不認今世之國家為將來可守之方式。然將來苟有人羣。必仍有其相偶之方式。特其方式不同於今日之方式耳。國家特相偶方式之代名。將來仍有相偶之方式。亦即仍有相偶方式之名。縱不用今名。必仍有一名以名之。實之變易。無與於名。名之變易。亦有掩其實。且即以今日「國」之一語言之。東西古今。已各不同。互相參證。便滋興趣。讀者不嫌絮聒。請並略為引伸。吾邦之「國」字。古無口。為「或」。其義為戈以守其一。與「有」同音。並同義。「或」者。有也。漸以君長祚土分封。疆域日廣。一諸侯之所「有」。迥非普通人所

有之可比。乃於「或」加口。以示區異。故以吾邦古義之「國」字言。國實無異於一人之私產。今吾邦雖仍此舊名。稱之爲國。決非一人之私產矣。此名之不足以掩實。且隨實而變其義也。若以吾邦之「國」字。與再西方古今所用之名相衡量。則尤意趣油然。今日西方最普通之用以名國者如。英語之 *State* 法語之 *etat* 德語之 *Stat* 意大利語之 *Stato* 皆由同一羅馬語源之 *Status* 而來。其本義爲 *Conditio*。以先生所云之「現象」「狀態」「方式」當之。殆皆可以相合。然在歐西古代所用以表示國之義者。則非僅 *status* 之一語。希臘 *Πολις* 英人譯爲 *City* 或有時竟以 *state* 譯之。蓋在希臘時之觀念。 *City* 卽 *State* 初未嘗於 *City* 之外別有所謂 *state* 也。 (希之市府卽國家。故古代希臘實非統一之國家。) 而英語之 *policy* (卽制度或體制之義) 與 *politic* 等語。亦卽由希臘之 *Πολις* 變化而來。由此以推。希臘人對於國之觀念。卽爲一羣之相偶組織而成一市府者。羅馬之 *Civitas* 旣用以表示組成市府之市民。亦用以表示市民所成之國。而 *Civilisation* (吾邦譯爲文化或文明) 亦由之引出。更有較 *Civitas* 含義較高

之名。月 *res Publica* 是也。此語之義。既含公民身分。及公民總體。復含公民總體之公福。今日習用之 *republic* 卽由之變化而來者也。故在歐西古代之所謂國。絕無吾邦古代所謂國爲私有之義。任依希臘羅馬之何一語詮之。要不外一有組織之羣體而已。其後 *Status* 一語。漸與羅馬文化傳播之勢力。遍及於歐洲大陸。然其初用 *Status* 以爲國之表示也。必於其後繫以 *republicae* 之形容詞。曰 *Status republicae* 若簡單直之譯。則爲「羣體之現狀」。用之既久。則所繫形容之語 *republicae* 廢而不用。其義亦明。由是英之 *Natio* 法之 *cit* 德之 *Staat* 意之 *Stato* 皆用爲國之表示。今人聞 *State* 語既習。於其之本來之意思。或多忘之。不知所謂 *State* 者。原不過表示羣體相偶狀態之一名詞也。特羣體相偶之狀態。以次遞變。古代希臘初以市府爲範圍。今則積多數市府而爲一相偶之方式。將來或更改造現有之狀態。而別爲一方式。別呈一狀態。自屬意中之事。然任何改造之。苟世界尚存二人以上。則不能孤立無所偶。有所偶。則必有一方式。所呈之狀態。則必有一方式是卽 *State* 終不能滅。不滅則學之關於此 *State* 者。仍爲 *Science of State*。別無所謂

Science of non-state 此僕所以有疑於「非政學」之名詞也。卽舍斯 State 之語而就政治學之本名 Publice Science 言之。Politie 一語由 Politic 引出。Polity 者。體制也。組織之方式也。舍現時之所謂國。凡有組織之體制者。亦可以 Polity 稱之。英人 Hooker 曾著有 Ecclesiastical Polity 一書。故將來羣體組織。雖如何變遷。不能無 Polity 決不能無 Politic Science 決不能去此而別所謂有非政學也。先生之意。似以「無政學」當「非政治」而以「無政府學」當「非政學」。然苟所謂無政府者。仍有人羣相偶之方式以上。則仍有 Polity 卽有 Politie 苟謂並相偶之方式而亦可廢。恐雖今之持無政府主義者。亦不能自信。而謂吳先生猶能信之手。僕旣寡識。又不善文。拉雜率陳。語無倫次。然如吳先生固善誘後進。諄諄不倦者也。故敢以蕪陋之辭。假大誌以就正於吳先生之前。尚乞不吝裁教爲幸。張一湖白。

十七 答人書

（默子來書）近來之忙。自在足下照鑒之中。不贅告。彼此論來論去。遂體念出兩個大門類。爲人類進化之雙輪兩翼。

一曰教育 一曰革命

有教育以爲積極。則世間所謂懶人多。恐社會主義行不通。或社會主義行而世界反變爲割斗折衝老死不相往來。皆可信爲必無之事。

（答）好勤惡惰。乃人之本性。似爲定論。然於現世界之人心。或有不盡然者。皆已往世界之學說。以權利義務相折準。有以矯之而使然。所需必適如其所能。則矜貴其所能。將以多得所需。以給不虞。故於不得所需者。拒而不爲。而懶以生。又或殉其所需。而強爲其所不能。迨所需既給。卽無所餘戀。則懶又生。故目世間爲懶人多者。皆以濁世之觀念。論定固有之良心也。

（原書）有革命以爲消極。將見公理必無達到之一日。由未善而使之較善。由較善而使之較盡善。萬古常在革命之中。由是卑之無甚公論。

世間當有一班任教育之人。卽力任世界進化之學。孜孜矻矻。研求理化機工。使世

界進化者也。

（答）讀者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法政軍事等者可以當之。

走進了一個現在小學校。請問有幾樣可以算做教育。

有人說。『朋友。一點不錯。據我看來。惟半點鐘的祈禱上帝才真可算教育。』

諸公。這位所說。你們以為如何。

諸公必搖頭曰。教氣太重。教氣太重。彼乃教中人自說教中話。不是公論。

我乃曰。諸公必平心思之。勿因諸公不喜宗教便一筆抹殺。

諸公必怫然曰。請教老兄。即使將世人個個教會了。磕頭求拜。對了虛無縹渺的什麼上帝能討饒求救。要之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其何與。

如此。我即拾諸公之牙慧。批評小學校之課目曰。

譬之唱歌。所以陶情作樂也。而必唱一點鐘之愛國歌。謹尊親敬長歌。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界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讀本。所以認知代講說話之記號也。乃不惟文字通順之求。必且含有保固國祚之話頭。迂晦無味。以苦小兒之腦力。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作文。所以實習記號之使用也。而必服習古人腔調。以助返古醉性之迷惑。請問諸公。與世界之進化。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在不開化之中國。固又有如祈禱上之讀四書五經等課目。即在文明課程。亦有六十個「林格」做成一兩。十二兩做成一磅等許多無謂之歌訣。

諸如此類充斥於一日功課之中。小兒之腦力。大半耗於無意識之課目。而實可以為發明新理新器之基礎。使世界有進步之傾向者。一日之所得。曾無幾焉。

此無他。祈禱上帝者。即教士要保固他飯碗。愛國保國。尊親敬長之類者。即帝王。官吏。頑嚚老悖之人。要保固他的強權。文字之腔調。商業之度量。即文士。資本家。要保固其悅容之賤技。及壟斷之私利而已。推而準之。凡若此類。皆有所保固。此類之人。一鼻孔出氣。存則俱存。倒則同倒。故不言而喻。互相協助。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遂湊成今日之所謂

師範講義。建設今日之所謂小學教育。

故除理化機工等之科學實業外。無所謂教育。足以當教育二字之名義者。惟有理化機工等科學實業也。以彼皆曰促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進步者也。

至於今日。世人胸中之教育二字。止可叫做傳達主義。教士參與其間。傳達飯碗主義。帝王官吏。頑嚚老悖之人參與其間。傳達強權主義。一切教士。帝王。官吏。頑嚚老悖之人之兇狐同黨。各在其中捧着蟹脚。分傳各人之小飯碗小強權主義。總而言之。可名之曰傳達退化主義。或曰傳達停化主義。

於是革命之書報等與此輩為敵。此種書報亦叫傳達主義。便是傳達進化主義。

傳達主義。不得叫做教育。傳達退化與停化主義者可叫做『反對革命』。傳達進化主義者便叫做『革命』。故今日各國小學校中之課本。大半為教士。帝王。官吏等所發行之反對革命書報也。

諸公。我輩所作革命書報。傳達進化主義者。猶不過簡要其詞。供人研究科學實業

等之餘暇。藉祛退化停化之狂惑。不曾多費小兒之腦力。建議采作課本。以妨其研究進
化之學。

乃若輩傳達退化停化之書報。儼然號稱課本。冒名教育。強未來主人翁之億萬小
兒。日費腦力之大部份。讀彼書報。以遂其迷惑。其罪惡何如。且由此迷惑。使教士帝王。官
吏嚴父。長老。文豪。政客。善戰者。資本家。不絕於天壤。蠹食世間之食料。阻遏世界之進步。
其罪惡更何如。

故請諸公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政治。
軍事等者。可以當之。

（原書）世間又有一班革命黨。即永遠犧牲其身。與世界退化及停化之人反對
者也。

例如今之排滿黨。乃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滿既被排斥。乃忽伸其漢權。以造
不平。真革命黨必立刻反對之。

又如今之企望共和者。欲以共和反對專制也。是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共和

政府成。卽人人自以爲元勳。爲政黨。藉政府以自私。真革命黨又立刻反對之。

故以如是之反對。竭今日革命黨目光如寸之能力。斷之。姑立一假設之界說曰。『公理者無政府。』其實卽至無政府。而無政府之不平又必生。至於無政府之不平。始見無政府本未全達於公理。不過稍近於公理耳。

故真革命者。乃永遠焦心勞慮。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一等人。惟其有此等人。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天下後世。無論至於何種進步。皆有觸耳之言。以止其野心。而策其再進。

(答) 『後天下而樂。』乃孔孟小儒妄立一康樂和親之景象。俾所期之境。一經達到。則自己之安富尊榮亦在其內。質言之。卽如彼之夢囈。所謂三綱既定。五常既正。推之天下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而彼等之冷牛肉亦遂吃一個不了。與天地而同朽。諸公細想。他一個小小血肉之軀。連星流日蝕都看做災異的智識。如此乃欲將他一個人的見解。蒙蓋萬世。還不算專制渾賬胆大妄爲。來書先憂後樂之言。不過行文時用慣的典故。其意必不主張。然一經第三人之誤會。遂疑無政府黨真有所謂目的可達。準備

享乃共產公妻等的快樂。這真叫做大謬不然。大謬不然。真革命黨者。蓋無時不憂。無時不樂。憂者憂人生之無道。樂者樂世道之常進。其勞神瘁慮。蹈死觸禍。似憂而彼胸中隨時更易一幸樂之景象。世界無此幸樂。隨時更易一優美之景象。世界無此優美。隨時更易一潔白高尚之景象。世界無此潔白高尚。而又非若宗教家之妄想。實為有條有理。世界自然有達到之一日。這叫做樂得不可開交。有人如其不信。這是再容易也。勿有諸公試一切捐棄其做官心。做資本家心。做子孫牛馬心。做奴才順民心。做卑劣孝子慈孫心。收拾精室。做小舒服朋友心。欺誘弱女。做污穢淫畜心。以及一切英雄名士。大文豪。大政治家。大銅像家等卑鄙齷齪心。此等等退化停化之心。一切捐棄。又日日講真實不虛之科學。有進無退之公理。自然乃胸中之幸樂。優美。潔白。高尚。比衆不同。這是你們諸公自己本來所有。我也不居引薦之功。或者有人早已將他桔亡。這是他自己對自己不起。我必無瞎說之罪。

（原書）否則支那之古語有云。「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世間之事。一經達到目的。必志驕氣盈。無理之事端隨生。故即無政府之目的。一旦果達。而無政府黨將沾沾自喜。

必且爲暴於彼時。故定需有一班真革命黨再革無政府黨之命也。——一九〇七。九。二八。

（原書）弟數年來。於廢財產。廢婚姻兩層。修之甚篤。然以不學故。不得多爲之佐證。此次來口。擬研究××。卽所以達吾研究社會主義之目的也。××××。實獲我心。惟弟有欲奉商者。此主義與舊道德。相去太遠。真所謂非常異義。

（答）故新世紀報發刊後。卽同志亦跳出來拚命爭辯。

（原書）又非得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則不能實行。

（答）真無奈此迷謬之大多數何。

凡提到社會主義四字。莫不曰。主義實高尚。可惜時候不到。不能實行。我將問之曰。倘大多數人承認。能實行乎。則必曰。這也自然。不消說得。曰。然則公卽大多數中之一人。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在右則右重。雖謂社會主義之能實行與否。止繫乎各自一個人之左右可也。則社會主義之能實行。求之於各個人一己而已足。社會主義之不能實行。阻之於各個人一己而有餘。各個人可謂時者不到。不能實行者。無非曰。不要我如此。他

人不能如此。我上了當。又推而廣之。以姑息之愛。愛此世界。曰。不要你一個人如此。他人不能如此。你上了當。又如小說所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硬下斷語曰。誰肯如此。恐一萬年亦不能如此。不要叫世界上當。然此猶純乎議論道理也。其歸結則曰。我不如此。你奈我何。我則曰。你不如此。世界必如此。你奈世界何。爲了你一人。實行便遲了一點。世界亦無如你何。不過世界的黑暗史上紀念你。如此而已。

（原注。憶從前社會主義家。嘗有小試之者。而卒無動。乃以遊說爲第一義。）

遊說爲永遠進化革命第一義。我笑世人之迷謬。往往曉得了二五。便不知一十。如有人聞中無事。見人有高尚之議論。必作大家之寫意攀談。或作識見甚高卓的不屑之語。曰。『這是瘋話。只是空論難實行。』一若真真新世紀等一種印刷物。乃與筆墨紙張印刷做了對頭。不過拭穢多幾個字。於一方面不甚緊要如此。然於又一方面。新世紀查禁。乃至遠道發專電。極少也要化數十大元。又宗旨不合者。寄信來責。寫信來駁。一若新世紀一發行。中國政府及南北洋之性命休矣。新世紀一發行。則他人之宗旨行動皆爲之毀阻。不惟野蠻國之對於新世紀也。近日德國有一個博士。演說了幾句反對軍國主

義的話。德政府亦將大開法庭。審判其當否。而於又一方面。宏論之見重又如此。故我將請質兩方面曰。你們到底那一邊是。

(原書)然尋常之人。不可以××點化。鄙意有兩種方法。

(一)以小說及新聞。力摹舊社會之狀態。常說至無可如何之地位。使讀者代為之悲痛躊躇。而求其所以解決之者。如俄國某氏之誰之罪之類。然後以觀決此難題之小說繼之。此等小說。必須多其方面。使讀者無意中為之浸潤。而自然入其口圍。

(答)上文橫說新世紀。豎說新世紀。不過眼前典故。引來容易明白。并不敢說新世紀真有什麼價值。以視來稿此條。新世紀報汗顏無地。自愧未能。日夜企望。以求能者。故公布來稿。廣示同志。

(原書)(二)以理論及小說。描寫新社會佈置之法。生活之樂。如美國某氏之社會未來記。(華文節譯本曰百年一覺)使讀者想像其樂。而恨不能置身於其間。中間以一二語點化之。

(答)未來記等書所謂理想者。今日已大半見諸事實。社會家所謂無政府及共產。

皆另有不可形容之安樂美滿。然往往以舊道德之名詞。不能描寫其時之道德。以舊社會之環境。不能描寫其時之社會。故如來稿所言之理論及小說。今日之社會家。猶未能罄其胸中所想像者。多爲淺易之文章。極寫未來之情態。誠爲欠點。然其難處。並非爲形容之而筆墨易窮。實在千頭萬緒。少舉一二端。便致駭怪。故至今引而不伸。止標得幾個莊重無味之名詞。曰無政府。曰共產。曰某某。如此而已。

（原書）用此兩法。則彼等橫據成見。無理取鬧之駁難無所施。而吾輩亦不必爲之空費墨筆。

（答）無理取鬧之可笑者。或疑無政府者。是在街上殺人。放火。又云廢財產。廢婚姻。勢必至於如猪狗交合於道。或則遊心太古無爲。老死不相往來之境界。以爲無政府之境界。卽如此。此其致誤。乃不知無政府爲更文明愈改良之社會。故反以極舊社會之惡狀擬之。曾見北京某遊報載一俊語曰。「某富翁頗豐裕。有無賴八人至其家。曰。當今社會主義盛行於世。君家獨擁厚資。宜將所有財產與吾等平分。富翁曰。吾亦講社會主義之一人。你知吾家財若干。無賴曰。百萬金。富翁曰。君等人數幾何。無賴曰。四萬萬。於是

富翁取紙筆畫算曰。據你等所說。以四萬萬人分百萬金。你等每人應得二分五厘。遂以二錢銀子。分與八人。無賴語塞。無可如何而去。』此極譏社會主義之共產者。共產或云均產。或云均貧富。此猶云以世界之財產。均其利益於世界之人。無有貧富之名詞也。非人人各得其一。份。各私其所有。如其各私所有。則雖分之甚均。依然舊世界之惡法。何得稱爲新世界之進化。「均」之與「共」。特文字上之解釋。有圓滿與不圓滿之分。若必欲以文害詞。則均產與均貧富。義皆不圓滿。不若用廢財產或共產等之名詞爲當。共產云者。其實不過如一家之伯叔昆季。不曾分家而已。世界稍進化。有不分家之家族。世界愈進化。遂有不分產之社會。至平易近情者也。

（原書）弟於社會。頗有一種理想。常欲假水滸傳收煞之後。而爲之續紹。名之曰新水滸。一則以發明社會主義。必先破壞家族。而水滸傳之百八人及其他嘍囉。乃無家族者。易於著筆。二則假水滸之名。尋常之人。必取而聞之。其大意。擬卽梁山泊地方。建設世界新社會之雛形。畫爲耕地若干區。園圃若干所。工場若干。食堂若干。寢室若干。每人一寢室。男女配合之室若干。孕婦胎教之室若干。乳母育嬰之室若干。幼稚舍若干。學校

若干。養老室若干。公園若干。凡人皆每日工作若干時。惟老幼孕婦病人免。所享權利。人人平等。食宿皆在公所。衣食器用皆公備。如是。則財產自廢。惟男女配合。則於公園互相承認後。至公設配合室。記名而後入室。婦人有孕者。居胎教室。育兒則居育嬰室。一年後兒斷乳入幼稚舍。母工作如故。其時將種種姓名刪去。而以生年月日之先後。編一二等號數。將種種地名刪去。而以新畫之區域。一二三等代之。將種種紀元刪去。而以此主義實行之期為元年。元月。元日。自此以至億萬年。而其後則逆推之。亦如是。既行之於梁山泊。然後遊說各地。其違吾主義者。以電力殺之。如雷擊惡人之聲說然。一此電力能專殺一人。而不波及其他。較炸彈為勝。一必使世界悉行此主義而後已。

懷此有年。迄未下筆。一則此書有種種應用之科學。弟尚無從取資。二則弟不擅長於小說筆墨。三則於世界社會主義之學說。所見甚少。無從參考。故欲待修學數年而後為之。頃因×××純然持此主義。故不覺一吐其所蓄。以就正於諸君子焉。

憶曾與友人×××談及×××亦主張社會主義者。而不取平等主義。以為當悉去阻力。使人自由競爭。盡義務若干。則得權利若干。世界始有進步。若權利平等。則新理新

機。必至於無人焉。艱難辛苦以發明之。而世界必至退化。鄙人却不以為然。以為人無不好勤而惡惰。如久臥則必思起。久坐則必思行。人之所以有怠惰者。由所持職業。非其性所近。或由種種外緣之牽掣耳。若悉去一切歆羨巧詐之心。人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執業必無惰者。足下以為何如。

（答）強權家則以為人心皆惡。故必有法律焉。以為監督。稍講進化者。則以為人心有善有惡。故權利義務。有相抵之價值。而不知因權利而盡義務。即為自私。無政府黨則以為人心皆善。（即所謂人無不好勤而惡惰者。亦有一端也。）世界之權利皆吾人應享之權利。世界之義務。皆吾人應盡之義務。無所謂權利可以增減吾人之義務。義務可以得失吾人之權利。世界之進化。走螺旋形圈線。公理所在。永無可至之境。若笨伯下死語。必以為公理之一點可達。則天地亦息。進化之理。不過較未善。而至於善。有若螺旋線。由外圍向中心旋繞。彌繞彌近。如是而已。惟其然也。故一方面則向內而旋。形成進化。一方面則由東而南。由西而北。形成合迹。世人不察。往往以為天地之理。無平不陂。何往不復。譬若今之世界。若言其合迹。頗類古時之戰國。種種外交。軍事家。甚有似於儀衍。吳白

之流。無政府黨則純然一孟軻之仁義。然螺線則已進一圈。不過方向則彼東亦東。若別有軌轍之可合。其實彼此之遠近於公理。則儒者之道之與無政府黨。大有差別。惟彼在圈外進行。此在圈內進行。所進之方向。故粗迹略同。以彼之小影。說今後之新世界。亦未嘗不可以堅信道之心。蓋戰國之時。迂闊仁義。而尊尚功利。至於今日仁義之價。確能定其最貴。毫無異議。然則今日挾強權者。所謂有法律秩序。始足以整齊天下者。必轉瞬而為無政府世界之民人所驚笑。斷可必也。——一九〇七。九。十四。——

十八 致林子超書

（關於黃花岡立碑姓名藉貫）

子超先生執事。

頃承遠道惠賜海濱先生所編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景仰先烈。俾得供奉座右。以昭式敬。不勝感謝。惟曩年奉到克強先生寄贈一小冊。乃彼與展堂先生二人報告三月二十九攻燬督署情形於海外各埠同志。弟去冬回國。因欲向章君太炎將鄒慰丹先

生傳內評岡之詞。作一質問。曾攜回故紙一束。備編一質問書之材料。昨日開箱檢點。見黃胡兩先生之小冊亦夾在故紙之中。從前每在精衛先生處見彼所書黃花岡烈士姓名之碑文懸於齋壁者。缺名甚多。弟想碑必經展堂先生參定。胡先生昔年自己記載之報告。必早用考證。乃今日找取黃胡兩先生之報告與鄒先生事略相對。事略內雖經補訪。缺逸已足七十二人之數。汪先生亦補書於碑。然讀連江九烈士傳略。則稱劉烈士元棟所屬若六。劉烈士死。莫知其姓名籍貫。是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又讀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據徐維揚先生以述。十八烈士中有徐烈士容九。係身受重傷。及家而歿。是又可見碑上之七十二人。非盡為塚內之七十二遺骸。黃花岡檢得烈士七十二具遺骸同葬之。乃潘達微先生所報之數。雖當日既死於攻燬督署之難。乃遺骸別葬他所。例得同書於碑。毫無問題。而弟之爲此考訂者。因據黃胡兩先生報告死義人數。其確有姓名。今則不見於碑者。有相近二十人之多。雖其中有吳任之先生一人。已見烈士林文傳。當時實未遇害。又可見黃胡兩先生當時報告。亦因亂後各不相見。調查尚有未週。但除吳先生以外。尚有十數人。未知胡先生參定碑文時。曾據其昔日報告。核之後來調查。因

訪知此十數人實未遭難。故不書於碑耶。抑當參定碑文時。胡先生因流離播遷。已將其舊日報告失落耶。弟見而遺未書確有姓名之十六人。俱屬閩同志。則有可討論之價值。(一)因報告稱當日福建有四十人。今已在碑中者十九人。碑以外報告所多者連未遇害之吳任之及說明不知姓名之一人共為十八人。合之得三十有七。與四十之數相近。(二)因連江九烈士傳略中。明言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死難而無姓名藉貫。今四十人之姓名止缺其四。如此劉烈士所部之六位烈士。姓名定有在所遺寫之十六人中者。(三)因克強先生所率之同志。即為閩同志。故彼所書姓名甚備。且有不知姓名者一人之記載。尤見其審慎。當日胡先生尚因搭趁夜輪之故。未及預於戰役。而黃先生則親率閩同志左衝右突。經黃先生親手報告。自應最有價值。有此三因。故弟懸想參定碑文之時。胡先生或已失去其當日報告。而弟所藏之一冊。已成爲海內孤本。亦未可定。惜前年未將該小冊姑一檢呈。至爲疎忽。今特爲分別說明如左。

黃胡兩先生所報告死義人數。具有姓名者四十二人。姓具而名不具者一人。不知姓名者二十五人。都六十有八人。(甲)已見碑文者十二人。李文甫。方聲洞。周華。李文

楷。羅坤。饒國樑。林覺民。陳可鈞。陳更新。林尹民。龐雄。宋玉琳。(乙)證明與碑文所載之人相合者十三人。林時爽。(碑書其改定之名作林文)喻紀雲。(碑書其名作喻培倫)李羣。(碑書其字作李雁南)馮郁莊。(碑書其名作馮超驥)石經武。(碑書其名作石德寬)王鶴鳴。(碑改正其姓作黃鶴鳴)馬呂。(碑改正其名作馬侶)陳與新。(碑改正其名作陳與蔡)劉六湖。(碑改正其名作劉六符)李子奎。(碑之李炳輝。因其劉名祖奎。祖字聲近而謫)羅則軍。(即碑之羅仲靈。因其字則君。君軍聲近而謫)劉允棟。(即碑之劉元棟。係報告排印有謫)秉炳。(報告稱為四川人。必即碑之秦炳。秦秉同在禾部。檢字排印而謫)。(丙)疑與碑中之人合者一人。杜君。(報告止此一人。有姓無名。稱係粵人。疑為碑中之杜鳳書)。(丁)未遇害者一人。吳任之。(見烈士林文傳。稱吳遭禁而未殺)。(戊)無姓者二十五人。閩同志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部下死二十四人。被捉在監者六人。(今據徐先生所言。死難烈士止十有八。是被捕之六人。即在二十四人之中)。(己)碑所遺之閩烈士姓名具者十四人。郭炎別。郭增興。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天發。林民增。王文遠。曾顯。劉文藩。虞金泉。周圍生。吳

順利。(庚)碑所遺之閩女烈士姓名具者二人。林七妹。吳炎姊。

右甲至庚七項前五項無問題。其發生問題者。則爲己庚兩項。共十六人。想其中必有先生等已經訪得知未遇難者。然果否有劉烈士元棟所部之人在內。敬貢先生及海濱先生等參考。其原冊恐係孤本。故不遠郵。將就近在滬。送存精衛先生處。或登同志報。作舊日歷史記載。重行刊登附張。以廣流傳。因此事爲黃胡兩先生主動之事。報告復爲彼等親筆。甚可珍也。敬叩道安。 鄒胡諸先生並候。 弟吳敬恆頓首。十二。十二。一。於常州雪堰橋。

附鄒魯書

雅暉先生左右。燕都握別。倏又一年。遙睇申江。彌深馳系。今年一月。友人攜上海報來。見內載先生致子超先生函。係與魯討論所編黃花岡烈士事略者。讀見至爲欣喜。蓋自民國七年起。與執信先生徵集黃花岡烈士事實。印發徵集表。達數萬張。海內外報紙紛載。爲期至今。越七年矣。從未得一切實研究討論如 先生是函者。先生根據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海外同志書。死義人數。具有姓名者四十二人。姓具

而名不具者一人。不知姓名者二十五人。都爲六十有八人。列爲甲乙丙丁戊己庚七項。與魯所輯之黃花岡烈士事略姓名分別比對。將報告書有之姓名見於碑文者共十二人。列爲甲項。報告書有之姓名而證明與碑文所載之人相合者十三人。列爲乙項。此當然不發生問題者。丙項據報告書杜君疑於潮文杜鳳書合。此是一人。當無疑者。亦可不發生問題。丁項吳任之未遇害。十年時曾碑大總統府祕書。亦可不發生問題。戊項無姓名者二十五人。閩同志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部下死二十四人。被捕在監者六人。報告書無姓名而碑文列入之烈士甚多。無姓名之二十五人當歸此類。且數不止二十五人。閩同志除報告書所載者外列入者。亦不止一人。徐維揚門下則死義止十八。報告列爲二十四。徐當日記載之誤。徐先生所撰花縣十八死難烈士殉難記述之甚詳。此辨正後亦當無問題者。故先生亦云。「右甲至庚七項前五項無問題。其發生問題者。惟己庚兩項共十六人而已。」魯以爲凡曾見黃克強胡展堂二先生之報告書者。對於先生原函所懷疑。認爲發生問題之兩項。應無不各表同情。因黃胡二先生係當時親任要職之人。其報告所列烈

士之姓名。而碑文不載者。竟達十六人之多故也。而先生因此并疑及弟與展堂先生參定碑文時失落原報告書。夫亦意中應有之疑竇。姑細讀先生函後。即檢查當日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碑文原稿。以後省稱原稿。幸而檢得。乃將原稿加以附記。予超先生遂並付諸石印。以公諸世。俾知當時審查之真相。此原稿雖一點一畫。亦悉仍其舊。而碑文不載之十六人。先生列諸己庚二項者。悉皆列於審查原稿。魯之按語。并聲明統見黃先生報告書中。不過當日審查諸人。以爲不實。因不載於碑文。是參攷碑文時非失去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書。蓋黃胡二先生之報告書有未實耳。現將原稿印出奉上查閱。當能明瞭。且借此可省許多文字之陳述。而原稿之付印。亦悉爲答先生己庚二項之疑問。此問題已解決。則其餘問題均可連帶而解決。黃先生當日統籌全局。且親帶各烈士左衝右突之人。其報告姓名何以有不盡不實之處。則仍不外如魯原稿後附記所述。「當時報告在忙亂之中。傳言清吏日殺黨人。報紙復日載其事實佈其姓名。」在今日按諸事實。則黃胡報告所列姓名未盡死義之烈士。而死義之烈士。不盡列於黃胡之報告。昭昭然也。先

生以謂發生問題之己庚二項。已可將印出之第一次審查原稿內一閱而明。則先生所謂「見遺而未書確有姓名之十六人。俱屬閩同志。有討論價值之點者。」亦當可由此解決。蓋（一）似不宜以報告書所稱福建有四十之數目字。求其適合。因報告書之數目字錯誤甚多。花縣死義烈士十八人。報告書則為二十四人。其最著也。（二）似不宜因傳略中言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死難而無姓名藉貫。即斷為劉烈士所部之六位烈士姓名定有在所遺寫之十六人中者。蓋劉烈士元棟所屬六人。係根據鄭烈先生之語。（即黃花岡事略署天嘯生者。）鄭先生於林烈士文傳中有之。致魯親筆函有之。函仍存魯處。但魯後得鄭先生黃花岡福建十傑紀實一印本。林烈士文傳末段則云。「閩人被禁未殺者。僅一吳適及吳炎姊吳七娘兩女士。而陣亡及遇害者至多二十有五人。就中十人才學最優。大率閩中名門後也。餘十五人。則李雁南。李文楷之儔云。」當時死義固無吳吳兩女士。即被禁亦無之。而李雁南。李文楷則皆廣東人。而原文乃曰。「餘十五人則李雁南。李文楷之儔。」竟認二李為閩者。魯乃知其有誤。印本已有誤。則所謂「劉烈士元棟所屬者

六人」之語。又安能保其不誤。而爲之斷定其爲在遺寫之十六人中耶。（三）似不宜以黃先生親率閩同志左衝右突。經黃先生親手報告便認爲無誤。蓋今日事實證明。一查審查原稿與以後發見之事實。便可明瞭。固不必再爲多贅也。至先生原函云。「讀連江九烈士傳略。稱劉烈士元棟所屬者六。劉烈士死。苟知其姓名藉貫。是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又讀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據徐維揚先生所述十八烈士中。有徐烈士容九。係身受重傷。及家而歿。是又可見碑上之七十二人。非盡塚內之七十二遺骸。」此節悉如 先生所論斷。蓋當日死義之數。不止七十二人。不過葬於黃花岡者。是七十二尸骸。而七十二之尸骸。又未必悉符碑上之姓名也。故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開首卽曰。「廣州辛亥三月十九日之役。黨人死事者。其數不可稽。事後潘君達徵收黨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於黃花岡。」卽標明當日死義不止七十二人之意。篇中復申明曰。「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卽此七十二人亦不能盡舉其姓名藉貫。」尤爲明白表出。夫死義者既不止七十二人。當得審查又不能盡舉其姓名藉貫。故當時取義。實與來函所云雖當日既死

於攻燬督署之難。乃遺骸別葬他所。例得同書於碑之義。則凡因此役而死者。不問其尸葬何所。皆得書名於碑。徐烈士容九敗後。因傷死於家。固書諸紙。即發難前被捕。至四月初八。始就義之饒輔廷烈士。亦書諸碑。是非但尸骸不在黃花岡。且未親與攻督署之戰者。亦可書諸碑。當時對於此義。亦曾研究。因嚴得明先生之弟嚴確廷烈士。係任惠州方面之事。於任事地點事前被拘。就義。魯於原稿。按為不死於是役。第一次審查不列於碑。第二次審查嚴德明先生復行提出。嚴先生提出之名。非確廷。但第二次審查稿失去。一時記憶不起。故仍第一次審查之名。其時已足七十二人之數。因與姚雨平先生所提出之某烈士。亦因第二次審查稿失去。記憶不起。一并決議。俟將來再行彙集。審查將所得關於是役死義之烈士。另立一碑。顏曰黃花岡烈士碑。立碑地所未定。推斯義也。凡與是役之事。其在事前而死。且不死於廣州者。亦例得列於碑。將來黃花岡尸骸雖七十二。而黃花岡烈士之姓名。不只七十二。則又事實上必然之勢。蓋當時死義。確不止七十二人也。至碑上之名。與塚中之尸。更無從適合人數多於尸數。一也。誰尸誰名。無從判斷。二也。

有尸者或無名有名者或無尸。三也。加以第一次審查之時。能得之姓名只五十六人。如是不能不本死義是役之人。即得列名於碑之義。為廣義之決定。故事發前被捕就義於四月初八之饒輔廷。與事敗因傷而卒於家徐容九等。皆書於碑者。此也。凡此中義例或有研究之問題。然當日取義如是。故碑上之七十二人。實非盡塚內之七十二遺骸也。

右谷先生之書意已完。尚有一事不能不特再為聲明者。則碑文所載各烈士之姓名籍貫。魯與審查各同志皆可完全負責。毫無錯誤。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所載之事實。魯於原序中云。「茲篇付印。區區之意。實對當時同人徵集事實之念為多。」既係徵集事實之出版品。故對於原稿不欲修改。以阻投稿者之心。故於凡例第三條聲明曰。「本書各烈士之記載標題稱謂悉照各著者原稿。不加改竄。」第四條聲明曰。「本書各事實。仍歸原著者負責。將來各方事實彙齊。編歷史時。當以彙齊各方之事實為準。不以此書著者所述之事實為準。是事略之事實未經審查。魯不能為之負責。已經特別聲明。函中所舉鄭先生所著林烈士文傳一節。即其一

斑。是則不能不請先生及邦人君子予以洞鑒者。尤願先生不吝教誨。多方賜示。俾魯得借作南針。是所切禱。書久未答。并祈賜諒。再前讀大函後。以胡先生為報告書之主要人。當日情形。應更明晰。因即專函奉詢。嗣得復書。略以黃先生「爾時所得消息。大都間接之報告。或即就報紙所載。而加以判斷。故於事實不能盡合。」云云。茲將胡先生原函抄錄附上。並外付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原稿及附記一卷。統希察閱。肅此敬請道安。弟鄒魯復於國立廣東大學籌備處。一三四一。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原稿五張。曾用石印印成分送。現原稿已失。石印件亦未覓得。故祇將附記于左——

右為黃花岡烈士姓名表原稿五張。係民國九年彙集各處所得表件編列後。附以意見。寄交廣州黃花岡烈士審查會第一次會議者。凡塗抹點圈悉皆依舊。第一列林時爽至秦炳共二十一位。余按為當無誤者。當時第一次審查者得十八位。而陳文襄一位。則將稿寄返港後。魯發鄒魯負責四字。所遺者為石德寬石慶寬二名。無人證明。故第一次書諸墓碑者。此二十一位中得十九位。第二列吳適至吳炎妹共

十七位。魯按爲統見克強報告書中。當可據。亦須詢閩中舊同志與是役之人。方得確定者。而審查會中審定不確。故概未書諸墓碑。是節爲吳稚暉先生詢問黃花岡烈士姓名函中。列其姓名在己庚兩項。認爲發生問題之十六人。因十七人中除去吳適（卽吳任之）未死。則爲十六人。十六人中吳先生分男女別爲己庚二項也。吳先生認爲發生問題者。係十六人之姓名。見於黃克強胡展堂兩先生之報告。黃胡係是役統籌之人。報告至可據也。此而未書諸墓碑。疑爲參定碑文時胡先生已失去其報告。實則魯處雖無報告原本。抄本則有二。當時與朱執信先生列表發問。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事實時。實根據此本而爲排列。卽魯列七十二烈士姓名表付審查會。亦按明姓名統見克強報告書中。是參攷碑文時。非失去黃胡兩先生之報告。實黃胡兩先生之報告。有未實耳。報告書中之未實。其至明者。則吳任之。云已就義。實則尚存。花縣死義十八人報告書中。謂爲二十四人。是也。而所以致此未實者。則當時報告在忙亂之中。傳言清吏日殺黨人。報紙復日載其事。宣佈其姓名。而最足令人注意者。則死義曾載有女同志。當時以爲胡七姑。（胡先生之妹）實

則胡七姑無恙。而黃胡報告並言明閩女士林七妹吳炎妹。當時閩女同志有方君瑛曾醒二先生曾詢之。並無是人。另有烈士一人。則男人而女名者。郭繼梅是已。蓋南洋人皆呼之爲繼妹。實則是役。並無女烈士在內。至報告書中雖未言其姓名。而其人確死於是役者。亦已一一證明。足見黃胡報告所列名姓。未盡死義之烈士。死義之烈士。不盡列於黃胡之報告。第三列陳與申至陳汝環十二位。魯按爲另須多詢當時與事之人。確切證明。方能作實者。此十四姓名中。魯意至不敢信。故按語如此。審查結果悉皆不實。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列。黎開第七位。均按無可證。審查結果亦悉認不實。第八列李德山至林盛初六位。李烈士於元年已得恤款。自無誤。其餘五位。則見於烈士傳中。復與古香先生當時對魯言死義人數相符。故魯按爲最可注意。并請查元年恤案及詢廣西當時與是役之人。審查結果。則皆確實。第九列徐進胎至曹日全十八位。魯按爲徐維揚所開無誤者。審查結果。亦皆確實。第十列龐雄至陳春十四位。魯按爲何克夫所開。可無誤者。審查結果。除羅坤外。則皆審定爲實。第十一列李羣一位。注明。查李羣卽李雁南。已在第一列表中。審定爲確。此第一

次審定五十六烈士姓名之經過也。表中蓋有抄字印章者。皆在會中決定。蓋章備抄正者。惟陳文褒一位。係魯補簽字。故未有抄字印章。原稿中姓名下之注明及列名後之按語。其字體一致者。皆魯手稿。其字體不一致者。則當審查時各審查人簽注之字。其中簽注之多。以朱執信先生爲最。亦以其知之較詳也。稿中簽注（一）（此係新加以醒目者。內者皆朱先生簽注）至第一次審查原稿。雖由魯提出。審查後由魯編定及保存。但當時魯因主張粵人治粵。反對廣西盜系盤據廣東。不能安於省城。正在港居。未能與會。會議情形。不克目擊。至爲抱歉。然此原稿猶存。則當時審查之真相。可一目瞭然。至十一年春。續開審查會。審查得十六位。補泐於碑。當時原稿亦由魯手起。魯復親自在場。不過審查後。原稿存林子超先生處。十一年六月廣州變亂。林先生將原稿失去。無從再供衆覽。實憾事耳。但加此十六位。魯仍可記述者。則卓秋元。黃忠炳。陳清疇。羅乃琳。胡應昇。王燦登。林西惠。陳發炎。魏金龍。九烈士。由吳任之先生提出。周憎。張學齡。林修明。三烈士。由姚雨平先生提出。石德寬。程良。二烈士。由張根仁提出。陳潮烈士。由陳炯明先生提出。吳姚張陳各位皆當

時在事之人。所提有無不實。審查亦一致通過。其中石德寬。林修明二烈士。曾提則出於第一次審查。雖未得人證明其事。亦未經二人反證其非。第二次審查。由姚張二先生證明。自無疑義加入。惟羅坤提出第一次審查時。原注藉貫爲南海人。朱執信先生簽注爲「二十九日出險後。於民國三年爲龍濟光所害」。呂天民先生簽注「梅縣人。民國元年曾隨粵軍北伐。至甯」。是第一次審查時認羅坤爲二。一爲南海。一爲梅縣。然皆不死於二十九日之役。而第二次審查乃行加者。當時仍由何克夫先生提出。（第烈次羅士土之提出亦由何先生）并證明朱呂二先生之簽注爲有誤。由衆確切證明。始加入者。何先生係當時在事要人。以之證明。自無不實。而對於朱呂二先生之簽注。亦有辨證。惜審查底稿及議事錄皆失去。莫能印供衆覽。而何先生復不在廣州。未能再爲詢明。祇能將當時經過情形記憶者陳述。然提出必有至切當之人。審查必力求慎審。此則可爲當時同人共信者。魯於十一年六月廣州之變亂。失去歷年所積購之數千元圖書。而獨保此七十二烈士第一次審查原稿數紙。適吳稚暉先生疑問之發生。又在第一次審查未確諸姓名。子超先生

屬檢出付石印以公諸世。俾知當時審查詳慎之一斑。用再附記經過實情。庶留心史料者得其真相焉。仍請吳先生及邦人君子有以教之。

胡漢民致鄒魯書

海濱吾兄惠鑒。前日見報載有吳稚暉先生函詢黃花岡烈士姓名。所是役報告書校勘碑文用心慎密。疑兄等審查未及取檢報告書。弟知兄與執信兄諸人開審查會時。必經考檢及此。惟是役之報告書。何以有不能翔實之故。則外間或多未明。弟爲作書之一人。不能不以當日情形爲一般同志告。以釋來者之惑。一當時選鋒之組織。以求秘密故。惟各部之首領負責。不使他一部人知其姓名。卽統籌其事如克強先生伯先先生。亦僅知其中素有名之同志。而不及遍知一切。二則克強先生由廣州出險到港數日卽來弟處。以受傷斷指。乃口授弟作書。是役弟與伯先俱以三月二十九晚方搭夜船上省。未與戰事。故先後情形。當然以克強先生之意爲準。克強先生爾時憤激感傷之餘。又在省港戒嚴遷騎四出之際。其所得消息。大都間接之報告。或卽就報紙所載而加以判斷。故於事實不能盡合。一其重要者。如報告書

中指揭兩平。殺生競存。三人罪狀。全由克強先生爾時之判斷。而其後却有種種反證。足以證明三人行事不如報告書所云。乃未幾而武昌起義。克強先生既赴漢陽。而弟等又各為實際上之行動。更無就此報告書為追加更正之餘暇。克強先生對於兩平雖已諒解。而未嘗更為海外同志重提舊事。由今追憶。則踈忽之過。弟亦當分任之。蓋居常以為必有編輯革命史之一日。則訂訛正謬。不患無期。而對於此等將為重要革命史料之文件。不能隨時修改。聽其流傳。其咎實大。今幸經兄與執信當日檢查。而又幸有稚暉先生之詰問。適予弟以發言辨正之機會。弟故不敢緘默。亦信如上所云。雖克強復生亦必無異言也。兄復吳先生書時。可抄附弟書。專此。即頌近安。弟漢民

十九 復鄒魯書

海濱先生執事。

承賜示暨惠贈調查黃花岡烈士諸文件印稿。詳慎精核。搜討靡遺。盡心備至。不勝

欽仰。弟曩致子超先生書。率據一二故紙。卽加貢獻。未免躁率。但致林先生書中。弟亦早已敍及。祇因在精衛先生齋中。常見懸有闕名甚多之碑文。故偶在故紙中檢得有關係之報告。校核結果。增出多人姓名。甚覺驚喜。遂縷舉所復。急請參考。并將原稿送存汪先生保存。且盼重印以廣流傳。蓋若參考適用。則保存甚宜。今乃知先生等曩年之調查。卽從該報告入手。正因證以多方面之事實。該報告未盡確鑿。故始則任其闕名。繼乃搜求不息。從而完補。亘十餘年之苦心。凡關此事者。固隻字片言。未敢偶遺。黃先生之報告。實爲創稿時之監本。並未遺失。弟愧未能躬襄校讎。反輒以局外一得。謬加驚喜。致勞詳晰剖示。且歎且感。然在黃先生報告中。彼亦自言倉卒。不能確實。今皆以事實爲之證明。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庶該報告亦無遺憾矣。欽喜之情。爲之躍舞。求恕其躁忘。無任主臣。復請道安。弟吳敬恆十三。六十八。

子超展堂兩先生并此致意

二十 致華林書

華林先生鑒。

疎在時事新報給溥泉先生的信。說到了我。我就不能不自己來明白的答復幾句。先將你的信錄在下面。

溥泉兄鑒。林與兄多年知交。感情不惡。然對於主義上將來有對敵之時代。但私人方面絕無壞意。故深盼兄努力為貴黨謀進步。以發展貴黨之主張。惟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特刊上有云。李石曾吳稚暉是無政府黨。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要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尚且不必怕云云。但就余看來。此種滑稽論調。將置李吳人格於何地。要知道李吳兩先生與貴黨發生關係之時。卽不啻與無政府黨宣布脫離關係。各人信仰自由。未能相強。然必欲作此論調。將兩不相容之主義而強和之。豈非宣布李吳人格破產乎。望兄轉告胡君。無論是對於主義。或對於私誼。亦應重慎發言也。特此並頌自由。弟華林鞠躬。

看了這信。我先簡單的來答復一句。這次是先生誤會了。漢民先生說的話完全沒

有錯。我信他說得非常謹慎。溥泉先生將來的主義也永遠不會同先生有什麼對敵。石曾先生讓他自己回答。但我信他答出來會還同我差不多。吳稚暉是黨見過甚的一個人。從民國元年。到今年十三年。公開的發表。終有十多次。說道。「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若我同無政府主義發生了關係。我就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我才是人格破產。這是簡單的請先生不可誤會。

我們常常見面。終沒有機會談到黨事。所以見解稍有不同。便不能不趁這機會一講了。什麼是國民黨。我始終承認他是一個革命黨。又是一個急進黨。無論那一民族。那一社會。終有天造地設的三派。一是舊黨。反革命的。二是中和派。求調和的。三是急進派。愛革命的。這個三派。儘管諱言黨。惡言黨。諺云「是個垃圾成個堆」不約而同的。走到一塊去。儘管愛結黨善結黨。結來結去。還是如此。黨見皆受生性與環境的支配。沒有什麼賢否美惡可分。譬如舊黨裏。儘有聖賢。也有棍痞。他們在人格上雖互相拒斥。然在主義上則水乳交融。又如中和黨裏。儘有烈士。也有曲學。在行動上似乎不一致。然維持他們那紳士的場面。便有同好。而急進派裏。自然亦「大無畏者」。以致流氓青皮。終

究滾在一堆。先生乎。舊黨裏招得出無政府黨共產黨麼。有之。亦不過偵探託名而已。中和派裏研究社會主義學理者多矣。有掛無政府黨共產黨的招牌的麼。有之。亦虛與委蛇。如時事新報上常常采登吳稚暉及華林先生抱朴先生的言論。乃個人諾修社交而已。所以「是個垃圾成個堆。」無政府黨罷。共產黨罷。革命黨罷。不約而同的終混在一起。人家也那裏高興來代分青紅皂白。我們在舊黨眼光裏。同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裏。止認搗亂恁相信你上所舉的五個姓名華林張繼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時事新報的記者他們的實在主義。會生分別麼。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因此在歷史上說起來。所有無政府黨。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轉變而成。沒有一個無政府黨。不樂意幫忙革命黨。華林先生你道算不得一個舊國民黨麼。同盟會等便是國民黨的別名。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的名目。我們自己戒殺了自己。止幫他們革命。不幫他們升官發財罷了。現在的國民黨。還成個升官發財黨麼。正是一個被捉被拿革命黨而已。我們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還成一個無政府黨麼。他們共產黨也盡量的加入。正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所以漢民先生警告了他們純粹的國民黨。不要歧視。正是認清了革命的題目做文章呀。

說到這裏。先生必有兩個好笑。一個便是打死你。你決不相信。凡進什麼黨的沒有升官發財思想。這非但不相信我也逼住了我要說不相信。又一個是。既要革命。為什麼不直接的不幹無政府革命。這個是容易接在口頭的一句話。但是兩個問題。我皆要加着討論。說起來便當我先答復一個。

無政府主義是拿信仰道義為基礎。他雖不恤破壞。但要合無數的破壞。及教育而成。不是列甯式的用獨裁強權。掛起招牌便算。倘先生說強掛招牌。亦進化歷程上所不可少。那就到了我的問題了。所以共產黨是不免反對了無政府黨。而無政府黨却可以寬恕共產黨之所為。是比較進化的。就是我們歷程上掛招牌之為。為環境所支配。縮小範圍。又有共產黨所不能相對贊。成便是國民黨。既是他們歷程上掛個小招牌之所為。又何嘗不是我們掛個又小招牌之所為。所以克魯伯金先生熱心的加入同革俄皇之命。即無異國民黨之所為。止是無政府主義未成熟。就作成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

生吞活剝。然他們到底也還是未成熟。逼住了改成什麼新經濟。於是此次國民黨慎重於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歷程。乃是革命的適當環境。無所為億萬年有道之長。到底是一個國民黨。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將來終要共上無政府的途程的呀。至於我國人。身受黃毛綠睛人機關槍的壓迫。止要有人能把機關槍打得他們來稱兄道弟。不要把我為兒為姪到為奴為隸。我就停止了我的革命。讓別人去革命也好。我不必諱言。當胡適之先生們希望吳佩孚也有為。連我也想勸孫中山先生讓吳秀才去試試。那裏知道倒看千里鏡。越看越遠。秀才還住在十六世紀。一這也是上海那家報上說過的話。不是我用偏見來批評他的。一他口中是天天敢作大言。要將機關槍打洋鬼子。欲除了舊派的混沌家不算合了中和急進兩派人來說。機關槍者乃「政府修明。製造完具」的總名詞。並非真指着私借洋債。買來幾枝舊機關槍。便可打倒洋鬼子。有一個人。能相信他會修明二十世紀的政教。完具二十世紀的改造麼。所以儘管我來求國民黨作壁上觀。讓這古董去掛個軍國主義招牌。也無不可。無奈決決絕絕。斷定是沒有希望。我於是冠冕堂皇來依賴朋友了。我本了尊重友黨的道理。我相信政權握在

中和派手裏。在過渡時代。乃比較的相宜。無如中和派從不樂同急進派合作。終喜歡仰舊黨的鼻息。是他們自殺的根源。（自然急進派也臭味差池。不好相交。）最近數年。他們發明了一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叫人「窠裏翻」。其法居然大效。無論舊黨急進黨一例的自家相忌相殺。弄得一塌糊塗。但這個損失。非但在國事上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就拿他們自身的小問題而論。他們也不能逃於例外。他們的黨。也毀得乾乾淨淨。他們並且越弄越癡。自己固然手無寸鐵。反置脩明政教。完具製造於不談。偏去吟詩作賦。談玄復古。所以贖了一班遺少。形式上好像是他們的黨員。苟有稍露頭角的。即頓時叛了。他們雖似乎尚有些組織。無非為個人吃飯。「以待來年」。止是託詞。他們所應該嚴正主張的。乃純粹的共和富強政治。也從良心上講。中國用得着這一過程。乃知他們的闌珊。莫名其妙。忽爾舊到井田式。忽爾新到共產式。他們已經失了魂魄。他們完全考終。這是他們受了歐遊心影錄等的催眠。他們看不起現在政治。心愛如此。所謂求仁得仁。我們也就無所望於我們的朋友。那就國民黨不能不承其乏。不但一班少年。看不過中國到底去。復到戊戌以前狀態。或姑且做了一陣印度朝鮮再說。即我亦看

不過。先生也看不過。所以逼來逼去。就到了「垃圾聚成大堆」合諸急進派。共立於革命適時的國民黨旗下。造出國民黨改組。此真中國得一新生命。先生。你既是無政府黨。應該來生出這個國民黨關係。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真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功後的牢裏去坐坐。才不枉了我們。如何在他們要死要活時代。我們能同他們距離關係呢。先生。快來合作呢。

我再來回答「目的在升官發財。所以入黨」的問題。我們太拿人當人。固也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乎尤其不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卑污苟賤。忘國無恥。自然是可算奇觀。青缸裏勿出白布。豈能我們急進派獨在例外。閉籠了眼睛想想。十有八九。不堪自己回首。不過終是說守舊黨如此。中和派也差不多如此。拿自己怨怨罷了。然而這種怨法。實在是太拿人不當人。所以但盼望我們自以為尤新的人物。不要如此自怨。然而何從表顯呢。似乎這番的改組新黨。有了這麼一點傾向。到底保得定麼。這有誰敢在這種一個瘟疫流行時代。保得定呢。終是中國到底不能請外國人來代辦。所以也不能不有最後一種希望而已。我今敢在最近之現在上。及極微薄的分量上。下一斷語。比較的改組

了勝似不改組。先生你取旁觀態度。也不能抹煞罷。因此我很盼望先生不要還據一句不分皂白的流行語。叫做「無一黨不是爭私利。」便對新國民黨也一筆抹煞。你何妨換點新空氣來猜度猜度。與人爲善呢。這個意思。除却守舊黨不必去要求他們外。不但須得要求本是同派的先生們要了解。而且還得要求中和派友黨的先生們也要了解。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倘人家有一綫改進的氣象。既然自己本不願幹。應該讓別人去試試才好。（我上面說中和黨完全考終。那是指他的黨。至於他們的個人。却狠有些變得十分優雅。雖守舊黨的棍痞。還對他們防賊防強盜。恐他們出來占飯盤。而守舊黨的聖賢遺老。却識貨了。但變了一個一個的散沙。就無異在遺老裏添了點聖賢罷了。遺老的聖賢若能了解了中國事。何至二十五年前。要煩他們中和將軍出來抵死鼓吹。弄得譚唐諸烈士流血呢。）

終之羅素對帝國主義頂點的祖國。下個廢戰警告。他折轉身來請蘇俄注意製造機關鎗。是有分寸的講話。所以近來有人恐怕太戈爾被日本挖了去。言下不勝悲嘆。我說這全不了解太戈爾所鼓吹的是「世界主義」（他們如此說）若對病發藥。他本

有科學相當位置的主張。應該到中國鼓吹機關槍。到日本鼓吹做詩。難道日本準做了詩。我們自信最愛和平的民族。還會製機關槍開麼。所以他這種拿寒病的人。給涼藥他吃。他是用錯了方子了。就是他沒有盤川去日本。我們也應該料理他老人家早去日本。那末帶些剩下來的石膏大黃。把武士道的大漢去瀉瀉正好。若留在我們米湯也不能沾唇的病家。讓他來瀉得懨懨一息。成何道理呢。我借這個比喻來說明羅素廢戰。確是一義。歐戰一開。克魯伯特金老先生却無疑惑的助協約主戰。真正天公地道的又是一義。果然便打熬了兩隻母大蟲——（威廉尼古拉）——這種犧牲的戰爭。在世界大同史上不能不算一點進步罷。克先生對他英國小朋友羅世兄。取了一點異同。毅然宣戰。他今日大中國。也一定加入國民黨。況且先生相信了自己華林。何必慎防朋友的李石曾吳稚暉呢。吳稚暉是銀樣蠟槍頭。不足齒數。但跟了先生們。也不曾幹升官發財的事。所以今天還敢的回他的信。至於李石曾同劉師復。先復前盡力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到了民元之時國民黨。升官發財了。劉先生便出反對態度。李先生也勸阻若干人做官。不過一激烈一溫和罷了。劉先生在民三的印物。又怒革命黨了。到現在還在。也止有加入

罷了。到將來僥天之幸。吳佩孚遜走荷蘭。國民黨又升官發財了。我們再做昔年的劉師復。李石曾。有什麼遲呢。為什麼今日要去替他斷絕關係。其知者亦止以為我們自來空口說白話。其不知者直以為半途拔梯子呀。

我們這種幾千年私黨充斥的民族。若不導之以立黨。曉得有黨的意味。真正自殺。所以章行嚴先生的道德學問。到我斷氣的一日。我還崇拜他。他是我敬禮的朋友。他的政論。真是自己故意毀了自己。願意形成一個癡愚的書生。他反對立黨。他確不曾掛名任何黨籍。但一舉一動。終被一黨束縛住了。他以為同黨即是朋友。（他決沒有如此淺。但事實則有然。）與流俗的見解一般無二。我說但講朋友。好壞即是私黨。這便是要不得的黨也。就是國人相驚以伯有的黨。真正的黨。可說七八年來。才改數月的國民黨。才可充數。似乎已有一隙之明。完全以主義結合。不是殉什麼私人交情。我近來更有謬見。做了同黨。第一不可強算什麼朋友。反之。儘管仇敵。也不害其為同黨。做黨的事。一致對外。倘私人意見不合。永不交接私談可也。甚而至於約期決鬥亦可也。決不可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憤慨。反把自己看成黨中的妾婦。我們入黨是為要達我們自

己目的。不是替什麼主人做事。我們立個黨頭黨腳。也不過彼此適宜。便充着數好行動罷了。我們私人的好尚。自有我們的真正朋友在。我們真正朋友。不必盡是同黨。我直告訴先生。自己心許他是朋友的。皆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學究。或二三十年來的道義交。或恨他們的無黨。恨如切骨。他們恨我的入黨。也恨如切骨。所以說到政見。我們都避而不講。而家常瑣屑。賞奇析疑。我們都彼此看做寶貝。或天天一起。或相思無窮。至於同黨而已。我止佩服他們盡力從公。不勝欽敬。那種銀樣蠟槍頭。吃喝嫖賭。無所不幹。亦止視他揭下假面。早些叛黨。省得黨義受無窮污點。給之朋友二字。彼此不必提起。我之為此言。非對先生說也。我特稍有繁感。慨從前黨人的無恥反復。一塌糊塗。無非上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大當。從好的方面說。他把同黨看做朋友。黨首看做主人。是最大誤點。也便是什麼舊派。中和派急進派都鬧得烏烟瘴氣。都是誤認同黨即朋友。所以一有私人意見參差。馬上「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止要報復私仇。即取銷一生的神聖主義而不恤。（若本圖芻豢不遂而變臉者。自是各派內的敗類。）故此大改組的國民黨。他的一線生機。即在此處覺悟。舉凡懷抱急進主義。意見誤造參差者。亦望一齊團

結。我鄭重申明曰。團結。非做朋友也。做同黨而已。

以上所言。與先生無涉。我借此機會一貢獻。至有欲為先生言者。先生無端憤慨。無非是我們朋友。曾在海外。受同學主義不同之逼迫。被錮被逐。今又彼此攜手。未免離奇。不知這也誤以「不朋友」為不可同黨。克羅伯金曾欲引列甯為朋友。以為歷程上的主義。無不同也。列甯要強掛他的招牌。遂對克先生。欠了些友誼。故克先生逝去。列先生也不勝遺憾。所以我們若要替人認同學算朋友。正要把孔二先生的「施己不願。勿施於人」。首先盡了友誼。別人難道「欲善」竟不如我。不會回想前情。不勝遺憾。而廉蘭釋嫌。交誼轉深。願先生寄語諸朋友。快進國民黨。弟吳敬恆。

二一 答華林書

華林先生。

前書蒙您在時事新報上見復。你說「民黨慣用以毒攻毒之計。利用土匪軍閥。先連甲以倒乙。再用乙以擊丙。而不知丙去而甲復來。利用人者而復為人所利用。長此搜

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也。」這種「空洞洞的反復詠嘆。」便是沈雁冰先生所說「弄狡獪伎倆。」弄狡獪伎倆。在詩人鼓吹積極道德。挾有善意尚不可。豈有黨屢批評消極事件。挾有惡意者。反可含沙射影乎。似應該明白指出「以毒」之民黨是誰。所連甲之是誰。所攻之乙是誰。再擊之丙又是誰。如此庶予世人以共見。入人之罪。方爲不誣。例如所謂中和黨發明以毒攻毒之策。此恆之言也。恆之言此。則有明證。卽直皖戰爭時。時事新報記者宣言。「我們不必問是非。無論皖倒直。直倒皖。結果終去其一。」（大意如此。恰好字句。兄弟記憶力太弱。請您就便可問張東蓀先生。）此種心理。當時懶惰怯懦。困苦無告的國民。幾次打一合同（至今還是如此。）而時事新報的記者能綜合心理。明白挾出故曰「發明。」發明之界說卽「本乎確實之事實。能簡單說明。生出「術語。」變成名言是也。（例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兩利爲利損人利己到底還全得一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好壞皆可成爲名言。惟「人各有志」而已。）在心力兩窮。或隔岸觀火之人。用此以毒攻毒之名言。暗示於空氣之中。便大生效果。亦爲不得已。此中和黨願舊黨之毒攻毒。復願民黨

之毒攻毒。所謂不得已之對付也。果也。舊黨便攘臂爭爲毒矣。民黨亦銳意爭爲毒矣。故先生若曰：民黨連甲攻乙，用乙繫丙，甲復來攻民黨，是則然矣。若曰：民黨高坐乎毒外，止是連甲擊丙，這是先生弄錯了頭腦。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用情感做詩則可，用情感論事乃大謬。凡人莫不自是其黨，中和黨以爲安天下者惟彼，故望舊黨之毒與民黨之毒，皆火併而自盡，而後書生的經濟家與怯懦的大國民，可來造成一最廉價的烏託邦。此其應享之權利也。但是是非可不問矣。聽毒自相蔓延，毒且遍乎全體而殞厥躬，而先生反稱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其意若曰：民黨若能早自割其頭，授之于人而亂早平。然請問授之於誰？先生能靦顏或大膽指出其人乎？故罵民黨爲長此擾亂時局，立在舊黨或中和黨地位皆可。恆前書謂民黨在舊黨眼光中，都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中，無非搗亂。早已明白言之。

先生舊黨乎？中和黨乎？我們無政府黨屬在何黨乎？先生的好夢，在哪一張床上做起乎？若說先生立於平民的地位，那又要說到我的問題了。平民中既無發明以毒攻毒的張東蓀先生其人，自然更無能做好夢的華林先生。一般平民，不是至今還說弄到我

們沒有飯吃。倒不如前清的好。又說止要吾民安樂。便是瓜分共管。他便何妨。這種可憐的平民。我們便也不忍。若說平民中竟有張東蓀先生其人。我就不贊成他發明以毒攻毒。他最小限度。亦應拊採吳稚暉之法。竟主張請吳佩孚試試。或攘臂而起學他們先烈的蔡松坡先生。乃為正理。乃以對岸觀火之法。冀收漁人之利。擾亂之局。率平民全體。釀之而長。還請先生出來歸罪民黨。豈不大剛。民黨者本可醬可殺的人物。他們自始卽不應出來倡言革命。不但現在的長此擾亂時局。要他們抵命。便是從前什麼安慶廣州武昌雲南之亂也。一一應當實地起訴。定他們的罪名。剖棺戮屍。真難逃顯誅。倘若平民中還有先生。我就老實不客氣要毒罵曰。「昏百姓」。混帳的華先生。如果先生尚是無政府黨。先生四旁的空氣。乃不被民黨包圍。反包圍在烏煙瘴氣之中。則以民黨罵民黨。無異前清漢人自罵。若曰。「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先生亦必啞然失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民黨還能做「奉張浙盧之流亞」。我尚為民黨稱慶。否則做豬子。充專使。民黨中尚有一部分。吾不忍言。

好夢望先生善做之。異日把臂入夢。時尚彼此一笑。恆有厚望焉。吳敬恆謹復。

二二 致邵飄萍書

(關於中山先生少年時遺書)

飄萍先生。

中山先生的遺著。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見。都知道。惟有他早年的言論。止有他的自傳裏講了一點。也還是他到了晚年回憶的。並沒有長篇大章。確然是當時寫出的。供我們一讀。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得了陳援菴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錄了一篇上給李鴻章的信。介紹到十九期的「語絲」雜誌。這真是一個古董。在當時或者也同盛世危言。庸菴文編等。一例看過。在細細研究他的價值。顧先生已在語絲裏下了許多定的定評。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說。這篇文章裏說的話。自然有些時間性的幼稚話在內。然於孫先生平生的主義。還是一貫的。那篇裏所說的話。不過具體而微。是思想的胚胎罷了。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盛世危言裏。也採用了他的兩篇稿子。戴先生自恨粗疎。竟把題目忘了。現在各種閒話不表。語絲是。先生

見過的了。大報流布尤廣。何不也把他輕說一下。以供大家的快覽呢。我順便來把孫先生的年歲來訂正一下。孫先生實生於前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當西歷一八六六年。俗說所謂屬虎生也。他那篇文章。做在甲午年。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若用華法算。是二十九歲。若用西法算。恰是二十八歲。孫先生是西學堂的學生。當然用西法算。故不必有顧先生那種解釋。疑他不是那年做。就是近日中央公園發給的像片。上題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生。四十七乃是四十六之誤寫。他們已知道孫先生中國年齡是六十歲。非如外間傳說。說是六十一歲也。這固然是一件毛細的事。但仗貴報更正一下。也是很好的機會。敬候撰安。弟吳敬恆——十四。三。二七——

二二三 致朱之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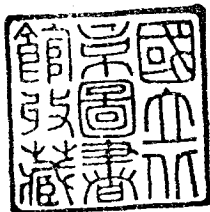
同處於有情的大流中。且本為『一個』（你卽是我。我卽是你）然恆河沙數的『分身』。各自上下南北東西。為星辰。日月。山川。草木。禽獸。（人亦獸之一）泥土。金石。糞穢。塵垢。皆需或短或長之時間。才得一合。於恆河沙數之遇合中。得同地球同中國為

朋友。已可貴矣。竟爲父子兄弟。竟爲夫婦。同寢同穴。自然爲情之至愉快至滿足。不但兩先生有然。凡真有情者無不然。弟本可不下一字批評。但以「結長伴於山林之間。吟風弄月。傍花隨柳。」爲一種目標。乃近「理智」。恐怕將來「吃人」。我則以爲有時在山林之間。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有時亦可在牛衣之中。相對涕泣。有時亦可在大宇廣筵把臂入坐。有時亦可在醜惡機器的間。你蒸火。我注油。有時亦可在古怪試驗之室。交頭以窺結晶分胞。窺吾「一個」分身。有無窮之美麗。而且山亦不必專揀蓋所未焚前之山林。亦不必專揀龍虎蛇豹。禽獸未逃匿之林。已闢羊腸鳥道。跋涉甚艱之山林。可居其間。有上山鐵道之山。有列樹夾道之林。怪石皆經布置。荆棘已並叢纏。五里有亭。十里有閣者。亦居其間。花不必雜生之野花。卽疏影橫窗之花。未經過物質剪裁者。固可傍。卽草間。錦茵十里。織飾之花。大經過醜惡物質人剪裁者。亦可傍之。柳不必曲徑沿川之柳可隨。卽雜花鐵闌。萬柳隊列之柳。亦大隨也。風不必野田芴屋外之微風可吟。卽醜惡輪船。中印度洋撼天震地之風。亦可相倚共吟。月則不必專在「綠草野樹」前。孤月可弄。觀以古物質文明之小橋石燈。愈有味。加以疎簾半垂。更有味。那加以瓊樓傑閣涼台深。

院也可以弄弄試試。從其情之所之。有『你』有『我』。廝守終身。將何所擇。尋之。飯與茹草也。若將終身焉。披彩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最可愛。便是『若固有之』四字。以此遙遙相對。陶淵明之『不慕榮利』。『環堵蕭然』。自上『聖德頌』者。其鄙陋為何如。所以乞丐式的高士。實專用『理吃人的智』。驕人。益不任情自放也。二人無上之至情。乃藉山呀。林呀。花呀。柳呀。風呀。月呀。許多物質為維繫之條件。此種『理智』作用。安得不有『吃人』。故耒耜舟楫。白紵矢。作為飯糗茹草可也。不必果是美術品之農機。輪船機關鎗。作為若固有之。不必果醜惡也。若以縱橫錯雜。接筍通管。曲拐彎角為醜惡。吾人所造之機械。曾有萬一於大宇自造之『吾人』。骨架大小若干。筋絲血管遍布。何以相擁相抱。獨為美麗。不以為醜惡乎。吾以為生『你』生『我』。任情讓我們自創造。凡我所愛之山。之林。之花。之柳。之風。之月。有可以任情點綴之。使更與我水乳交融者。點綴之。加以上山鐵道可也。成以列樹可也。觀以草茵。成為飾褥可也。緣以鉄欄。使之一望無際可也。試以巨船。震撼於狂濤中可也。觀以小橋石磴。踈簾生涼深院。無不可也。因我愛之。故今百態與之連絡。使之更美。亦情之所以有也。故情者以物質為表顯。無『傾心

呀。』『我愛你』等的記號物質。何從表顯兩情之已洽。苟無物質的朱楊兩先生。何從有愛。何從顯宇宙有此一愛之情。故以物質修飾自然之山林花柳風月。無異楊先生說『切不可再以從前一般空發虛無飄渺的非人議論。架那空中樓閣書的少著些。請努力求自己實在的學問。做自己的詩。非替別人做事。努力了解社會。講習些人情世故。免得自己上當吃虧。努力去疑心病。努力求精神愉快。清潔身體。講求衛生。』這在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這許多話來。用刀切。用切磋。用斧琢。用輪磨。把一個朱先生『身體』上弄得乾圓『清淨』。此在朋友。所謂愛之至。在過於朋友者。尤其愛之極。用許多用切磋琢磨朱先生的身體。(朱先生是同月亮一樣。是自然的。是物質的。)何異用上山鐵道裝在上山。用廣衝來在林裏。用池塘盆盎栽花。用鉄欄粉牆觀柳。(或用茅屋。同一物質。茅屋自亦甚好。然未必惟一的好。)用小橋石磴疎簾涼台深院觀月。用瓊樓玉宇。電機飛騰。度數十年有情人之歲月。也不過任情來愛而已。何必苦滴滴專學乞丐的陶淵明(有時做做。我也大贊成。以此為美術品。以彼為醜惡。我大反對。)縱筆所好。以任吾情。我之大意。却以為縱情是原則。而理智是情的奴隸。定可隨便使之服役。並不

『吃人』我是主張明加理智。不要情其面目。而理智其實在。那就要吃人了。我以為楊沒累先生的切磋琢磨她的至情。驅使理智。使朱先生『身體清淨』是情之至。愛之至。朱先生往以山林之間。傍花隨柳。吟風弄月。指定之幾件東西。同做一楊先生個終身目標。乃是理智選擇了。套着了情。使情不得自由。於是不得山林花柳風月。兩人便減興趣。豈非把你們兩人吃了嗎。(下略)弟吳敬恆——十三年七月五日——





版權所有

現代小說選 全書十九冊
實價三元六角二分

第十冊 吳稚暉書信選

編選者 何 可 人

校訂者 徐 逸 如

總發行者 更新出版社

上海海寧路寶安里

82-

26.4326